

身心障礙者公民意識調查-

以新北市三峽地區為例



研究單位: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

研究期間:107年1月至12月



目 錄

壹、緒論	02
貳、計畫目標	05
參、執行方法及內容	06
肆、研究發現	11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15
陸、附錄	
【附件一】訪談題綱	16
【附件二】受訪者基本資料	18
【附件三】基本資料問卷	20
【附件四】訪談逐字稿	24

壹、緒論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 強調身心障礙者親自參與身心障礙者相關事務，即「沒有我們(身心障礙者)的參與，不要幫我們做決定」。此精神也反映在 CRPD 第 29 條，即確保身心障礙者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的權利。整體社會的意識提升，包括身心障礙者及非身心障礙者，對於保障身心障礙者權利相當重要。歷年來，政府與民間團體為改變社會對身心障礙者的刻板印象做了許多努力，然而這些努力是否確實提升社會對身心障礙者權利的認識？身心障礙者對於自身權利的認識是否也同時得到提升？這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2017 年 10 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台灣首度國家報告審查後，列出多項國家工作重點，身心障礙者的權利意識提升亦是不可或缺的要務，但在思考對策之前，需要先了解台灣目前現況如何，而這有賴更多的研究與調查。

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1 條之規定，各級政府應至少每五年舉辦身心障礙者之生活狀況、保健醫療、就業與訓練、交通及福利等需求評估及服務調查研究。據此，內政部於民國 89 年、92 年、95 年及 100 年皆進行全國性的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¹，針對身心障礙者之家庭與生活狀況(含交通與休閒狀況)、居住狀況、家庭經濟狀況、福利服務需求、醫療與照顧需求、教育服務狀況、工作狀況進行調查。然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31 條要求國家「對身心障礙者權利落實的阻礙進行資料蒐集」，該條文中所指之資料蒐集的範圍應涵蓋公約中各項權利，即包括公民政治權利以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²從國家的研究調查報告中可發現，相較於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資訊，身心障礙者的公民與政治權利資訊明顯相當不足。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29 條要求國家應保障身心障礙者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即：

(a)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直接或透過自由選擇之代表，有效與充分地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包括確保身心障礙者享有選舉與被選舉之權利與機會。

¹ 民國 89 年、92 年及 95 年，該報告都稱為《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100 年之報告則改稱《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調查報告》。

² 2014 聯合國人權高專_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9 號訓練手冊 p.29。

(b)國家應積極促進環境，使身心障礙者得於不受歧視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效與充分地參與公共事務之處理，並鼓勵參與公共事務。包括：

(I)參與關於本國公共與政治生活之非政府組織及團體，及參加政黨之活動與行政事務。

(II)成立及加入身心障礙者組織，於國際性、全國性、區域性及地方性各層級代表身心障礙者。

台灣學術界與第三部門對於身心障礙的研究或調查，目前也著重於醫療照顧、就學、工作權等面向，而鮮有關於公民與政治權利的研究。對身心障礙者的公民與政治權利之研究，至今只有游清鑫、陳聰吉等學者所著的《身心障礙者選舉人投票權行使相關問題之研究》³以及〈台灣身心障礙者投票參與之初探〉⁴兩份文獻。這兩份文獻以台灣地區(含金門)年滿20歲以上的身心障礙人口為調查母體，研究目的在於了解身心障礙者不投票的原因為何。另外，不限於選舉權的公民政治權利研究，則有中華人權協會的《2015台灣身心障礙者人權指標調查報告》⁵，透過專家調查了解台灣身心障礙者人權落實的情況。該調查中的身心障礙者「公共事務參與權」⁶的細項指標包括：

1. 身心障礙者可以參與有關障礙者政策機會的程度
2. 身心障礙者受到歧視時能獲得司法保障的程度
3. 身心障礙者有公平投票與獲得相關資訊的程度。

此報告指出，專家們⁷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公共事務參與權評價佳，例如：我國各縣市政府都有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有身障者或身障團體代表參加。該研究也透過電話訪問一般民眾，然而對於身心障礙人權落實的狀況，民眾似乎並不清楚。⁸電話訪問對象的人口變項基本資料也並未涵蓋受訪者是否為身心障礙者，從這份報告中讀者無法了解身心障礙者對於身障族群的公共事務參與權落

³ 游清鑫、林聰吉、徐世榮(2010)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權行使相關問題之研究。中央選舉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⁴ 游清鑫、林聰吉(2013)〈臺灣身心障礙者投票參與之初探〉《身心障礙研究》Vol.11.No3.

⁵ 中華人權協會從1991年起每年舉辦台灣年度人權指標調查，目前設有「政治」、「經濟」、「環境」、「司法」、「文教」、「婦女」、「兒童」、「老人」、「身心障礙者」、「勞動」、「原住民」等11項人權指標。

⁶ 就身心障礙人權指標部分，中華人權協會調查的權利包括：生存權、健康權、教育權、工作權、公共事務參與權、社區融合與居住權、行動與資訊權。

⁷ 就身心障礙人權指標部分，中華人權協會調查的專家包括社工師、學者以及社會團體代表。

⁸ 中華人權協會的報告指出，「民眾主觀認為身心障礙者的人權保障程度相對(婦女人權、原住民人權、兒童人權等其他族群的人權)較佳，也高於整體人權的保障程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障礙者人權評價無反應的比例高於整體人權無反應的比例，此顯示一般民眾可能因為缺乏經驗或缺乏關注，因此無法判斷障礙者人權是否有受到保障或損害。民眾對於障礙人權認知有限，但有逐漸提升情形。民眾認為障礙人權現況與改善程度均優於整體人權。」

實的看法，孰為可惜。

從 CRPD 第 29 條條文可以看出，公共事務參與權的除了選舉、被選舉外，還包含參與非政府組織或政黨事務。要落實身心障礙者之權利保障，也需要充分的無障礙環境、實現身心障礙者個人行動能力、近用資訊與表達自由以及平等不歧視等社會條件的配合。有鑑於台灣本土既有的研究資料，尚未能完整涵蓋身心障礙者公共事務參與權的內容，亦未能探知影響身心障礙者族群公共參與權行使的因素，本聯盟提出「身心障礙者對參與公共事務之意識研究計畫」，期貢獻初步的研究資料，提供台灣公、私部門作為未來規劃提升身心障礙者公民與政治權利意識之參考。

此研究計畫將以新北市三峽區為調查範圍，主要理由為 2016 年新北市勞工局在三峽區舉辦的身心障礙者參與式預算投票⁹，是台灣首見以及全球少見的以身心障礙民眾為主體直接決定與身心障礙者相關政策預算分配的民主實踐，因此新北市三峽區的身心障礙者相對於台灣其他地區民眾，多了直接參與政策決策的經驗。透過研究來了解三峽區的民眾(包含身心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對身心障礙者公共事務參與權的意識，對於台灣促進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有著指標性的意義，能作為未來中央、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進行培力與意識提升計畫之規劃參考。

⁹ 2016 年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委託國立台北大學社會系舉辦「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方案參與式預算試辦計畫」，該計畫之緣起、過程與成果資訊請參見 http://pbs.labor.ntpc.gov.tw/index_1.aspx。

貳、計畫目標

一、了解影響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的因素

二、提出具體建議，提升社會(包括身心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對身心障礙者公共事務參與權之意識

參、執行方法及內容

本計畫希望了解身心障礙者的公共事務參與意識，及影響其參與意願之因素。社會模式認為障礙是身心障礙者的功能損失與社會、環境互動的結果。據此，此計畫除了詢問身心障礙者本人之外，也透過訪談同一地區的非障礙者，以了解社會與環境因素的影響。我們選擇曾於2016年舉辦身心障礙者就業參與式預算的新北市三峽區為研究地區，企圖了解，參與式預算作為一種新興的直接民主實踐方式，新北市三峽區的居民是否因為該地區辦理過身障者參與式預算，而對身心障礙者的公共事務參與權有更深刻的認識？計畫執行方式分成以下階段：

一、組成專家小組，定期召開諮詢會議（107年1-3月）

1. 邀請兼具公民參與及身心障礙專長之專家學者擔任研究總指導及諮詢委員，：

姓名	現職	專業背景	備註
張恆豪	台北大學社會系教授	身心障礙研究、公民參與	研究總指導
葉欣怡	台北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審議民主、公民參與	諮詢委員
林聰吉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身心障礙公民參與、政治行為	諮詢委員

2. 組成專家小組，定期聯繫及開會，請其針對各階段執行(文獻回顧、焦點團體訪談、輔助問卷)過程，給予專業指導與建議，以下為各次會議之簡要記略。

日期	會議記錄
2018/2/6 (二) 10:30-12:00 研究主持人諮詢會議	<p>1. 身心障礙聯盟提出之研究計畫，張恆豪教授發現現階段已有學者正進行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高度類似的研究計畫，建議此研究計畫之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應有所調整。</p> <p>2. 計畫修改部分：</p> <p>(1) 原只以三峽區為研究範圍，改以全新北市之身心障礙者為範圍。維持原本之研究假設：經歷過參與式預算之身心障礙者可能有較強之公共事務參與意識。實驗組</p>

	<p>為三峽區經歷參與式預算之身心障礙者，對照組為新北市其他地區之身心障礙者。</p> <p>(2) 研究方法：</p> <p>A. 三峽地區針對參與過參與式預算計畫之身心障礙者舉辦焦點團體，新北市其他地區之身心障礙者則可在板橋、新店等地區之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中心進行問卷調查。板橋、新店分別為新北市之政府機關核心以及都會地區，來到此處之身心障礙者來自全新北市各地區。</p> <p>B. 參與人民團體為「參與公共事務」之重要內涵之一。因此，透過訪談新北市地方性之身心障礙者團體焦點團體，了解組織如何換新血、維持(身心障礙者)會員、吸引會員、留住會員、為何留不住會員、為何會員會離開等。</p> <p>C. 針對身心障礙者之訪談問題為廣泛層次的公民參與問題，例如投票、參與式預算、參與什麼樣的組織、參與公共事務的困難（溝通或交通的障礙）等等。可以將既有公共事務參與意識的問卷或訪談題組根據身心障礙群體之情形調整。</p> <p>3. 研究計畫修改完成後，詢問補助單位調整研究計畫、研究方法以及相應補助科目之可能。</p> <p>4. 同時再邀請身心障礙領域、公共事務參與領域、性別領域之學者專家加入此計畫之諮詢小組。預計過年後再開下次會議。</p>
<p>2018/2/26(一)</p> <p>10:30-12:00</p> <p>第一次會議</p>	<p>1. 本案原計畫進行問卷調查，但因計畫未補助臨時薪資，亦無可供執行問卷調查之人力，受限於補助金額及執行人力限制，諮詢委員建議不做問卷調查，以既有統計資料補充研究報告即可。</p> <p>2. 確認焦點團體訪談方向，並初步擬定訪談題綱內容。</p>
<p>2018/3/28(三)</p> <p>14:30-16:30</p> <p>第二次會議</p>	<p>1. 關於焦點團體招募，已透過 email、傳真與公文寄發給新北市政府網站上公告的 60 個新北市身障團體，但仍只有三個團體報名出席。</p> <p>2. 諮詢委員認為可先進行焦點團體訪談，之後若有時間，再視情況再訪幾個團體，例如：新北市智障者家長總會。也可待既有資料整理成初稿後，視資料是</p>

	<p>否足夠再決定是否補訪。</p> <p>3. 關於身心障礙焦點團體訪談部分，可根據是否參加過巷子口/投票分成兩場，一場為參加過巷子口之身心障礙者，另一場為參加過投票者，並假設這兩種參與方式之參與者對公共事務態度會有不同。</p>
--	--

二、焦點團體訪談（107年4-8月）

本研究屬於探索性研究，主要目的為了解身心障礙者之公共參與意識，故使用質性研究中的焦點團體訪談法，以了解影響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之因素。本研究共舉辦五場次焦點團體，其中兩場次針對身心障礙者，兩場次針對新北市立案之身心障礙社團，另一場次針對新北市政府各局處。身心障礙者分作「曾參與巷子口論壇審議」和「曾參與提案投票」之兩場次，希望能分別了解「巷子口論壇審議」及「提案投票」對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之影響。除了身心障礙者的角度外，本研究亦納入身心障礙團體及新北市政府之看法，希望了解其推動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之經驗及觀察，並進行意見交流。

（一）籌備規劃

1. 文獻回顧及擬定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訪談進行前，研究者身心障礙公民參與相關文獻與統計資料，並根據文獻回顧結果，整理出目前各國文獻對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之分析，歸納出主要研究問題，以擬定半結構式訪談大綱。訪談大綱請參見附錄一。

2. 邀請各場次帶領者

本研究根據各場次訪談對象的特性及所在地區，邀請研究主持人擔任焦點團體帶領者：

場次/對象/日期	地點	焦點團體帶領者
第一場次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0736 會議室（新	台北大學社會系

日期：107年06月15日(五) 時間：13:30-15:00	北市中山路一段161號)	張恆豪教授
第二場次 新北市立案之身心障礙社團 日期：107年09月06日(四) 時間：10:00-12:00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 會議室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9號6樓)	台北大學社會系 張恆豪教授
第三場次 新北市立案之身心障礙社團 日期：107年09月06日(四) 時間：14:00-16:00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 會議室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9號6樓)	台北大學社會系 張恆豪教授
第四場次 身心障礙者 (參與過巷子口) 日期：107年09月15日(六) 時間：10:00-12:00	台北大學社會科學院六樓會議室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社會科學大樓6樓)	台北大學社會系 張恆豪教授
第五場次 身心障礙者 (參與過投票) 日期：107年09月15日(六) 時間：14:00-16:00	台北大學社會科學院六樓會議室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社會科學大樓6樓)	台北大學社會系 張恆豪教授

(二) 焦點團體各場次受訪者招募及出席狀況

1. 新北市政府場次

- (1) 研究對象：新北市政府主責身心障礙者相關業務的局處，包括勞工局、社會局、衛生局、教育局等。
- (2) 招募方式：寄發公文及邀請函至新北市政府各局處，邀請參與研究訪談。
- (3) 焦點團體訪談人數：共計6人，包含勞工局、社會局、教育局、衛生局代表。

2. 新北市立案之身心障礙社團場次

- (1) 研究對象：新北市立案之身心障礙社團
- (2) 招募方式：寄發邀請信件至新北市政府網站公告之60餘個立案身心障礙社團。
- (3) 焦點團體訪談人數：共舉辦兩場次，人數各為2人、1人，共計3人。

3. 身心障礙者場次

- (1) 研究對象：共分為兩場次，其中一場次為參與過「巷子口論壇」審議之身心障礙者本人，另一場次為參與過提案「投票」之身心障礙者本人。
- (2) 招募方式：請新北市勞工局代為詢問曾參與上兩活動之身心障礙者是否有意願接受訪談，再個別與有意願者聯繫。
- (3) 焦點團體訪談人數：共舉辦兩場次，人數各為 6 人、9 人，共計 15 人。

※受訪者資料、基本資料問卷請參見附錄二、三。

三、研究報告撰寫（107 年 8-11 月）

1. 將焦點團體訪談資料製成逐字稿（參見附錄四，以進行質性分析，並撰寫研究報告。
2. 於研究報告中說明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現況。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希望探討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之阻礙為何，透過對於新北市政府、新北市身心障礙團體、新北市三峽區身心障礙者之焦點團體訪談，多方了解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之現況及阻礙，初步研究發現如下：

一、新北市政府對身心障礙者公共事務參與之概念，各局處普遍知曉

1. 新北市政府各局處(尤其是社會局跟衛生局)不只針對身心障礙者事務，在其平日業務中，即有頻繁的橫向聯繫，彼此溝通、聯繫工作內容。
2. 焦點團體訪談中，各局處未談到如何促進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僅衛生局有說明政策實際推動時，會特別注重民眾的反應，以利政策順利實行。
3. 各局處與身心障礙團體的接觸與互動：
 - (1) 勞工局、社會局及教育局都有各項委員會，委員會中皆有身障團體的代表，可透過這些身心障礙團體代表，與身心障礙者進行接觸交流。
 - (2) 勞工局表示，勞工局有一些由身障團體代表組成之委員會，委員會每兩年會更換團體代表，不會每屆都同一個團體，以確保公平及民主。
4. 新北市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推動小組(簡稱身權小組)的功能：社會局表示，身權小組委員有時會給予他們一些提醒，提醒他們沒想到的地方，因此身權小組的存在有助政策推行與運作。

二、新北市身心障礙團體/身障者代表參與政策管道不一

團體是塑造公民意識的重要途徑，故本研究希望透過身障團體訪談，了解身心障礙團體如何透過社團運作促進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研究發現如下：

1. 身障社團成員即為身心障礙者，因此，身心障礙者可透過所參與的團體，向團體反映所受到的歧視、關注的議題等。例如康復之友會之家屬、會員發現公園、健身中心、文藝場所等，有禁止精障者進入之規定，向身障團體反映後，由團體彙整，並向政府反映；炬光協會會員發現新北市公共

設施之無障礙環境需要改善，炬光協會便以新北市身權小組委員身分反映此狀況，並積極聯繫地方政治人物會勘改善；盲會雖不熟悉新北市身權小組之運作，但若有需要與政府接觸、反映之問題，會直接與新北市社會局溝通。

2. 團體內部與身心障礙者會員之運作

康復之友協會有3位精障者理監事成員，但是因家屬聲音較大，團體其實是精障者家屬之代言人，故協會仍然鼓勵培力精障者自行成立團體，較能匯集精障者自身意見。

盲會之會員參與率高，主因為會務活動時會安排志工及接送車，解決交通問題，故會員之間也經常互通有無、關注活動舉辦時間。

炬光協會之會員必須是身心障礙者，理監事也是，但對外開會與各項活動似皆由創辦人/理事長主導，訪談中聽不出其他理監事、會員參與運作之情形。

3. 新北市身障團體跨團體之合作較少

炬光協會與康復之友協會皆表示早期有與其他身障團體進行交流合作，現在則較沒有。

盲會表示，新北市社會局每年會舉辦對民間團體的說明會，這也是該協會了解政府政策、認識其他團體的重要場合。

三、三峽身心障礙者：曾經參加新北市勞工局舉辦之三峽身障者參與式預算計畫者，對公共事務之了解、訊息之傳遞仍有待培力與加強

(一) 參與式預算之經驗是否有促進三峽身障者參與公共事務之功能？

首先，與受訪者一同回顧參與式預算舉辦情形時，有幾項發現：

1. 參與「三峽身障者參與式預算計畫」之身心障礙者及照顧者，許多人並未意識到「參與式預算」計畫是一種公共參與方式及行動。許多人參與巷仔口論壇僅為了了解身障就業訊息。
2. 並非所有三峽地區之身心障礙者都有收到整個計畫完整階段之資訊。參與投票之身心障礙者中，有一部分完全不知道投票前有舉辦巷仔口論壇、提案單位必須與身心障礙者討論、甚至也未收到資訊。

3. 參與式預算之資訊可近性：部分身心障礙者，尤其是精神、智能障礙者反映，在現場聽不懂其他人要討論什麼。

(二) 三峽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之阻礙為何？

綜合焦點團體座談受訪者之意見，歸納出以下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之阻礙：

1. 行動不便、不易出門：部分身心障礙者行動不便，受限於在地無障礙環境不足、無適當的交通工具，其難以出門參加相關公共事務活動。
2. 三峽在地身障相關資源稀少，多數資源都在都會區。若身心障礙者想參與公共事務，必須遠從三峽前往都會區，因此參與公共事務，對經濟狀況較差且有生活及家庭照顧壓力之身心障礙者而言，所需之交通及時間成本太高。
3. 對公共參與的管道不了解：三峽身心障礙者對於可以表達意見、申訴之管道了解不多，因此也無從知道如何更多參與公共事務。
4. 多數身心障礙者缺乏認識其他身心障礙者的機會與管道，難以形成團體意識，因此較無誘因參與公共事務、共同爭取身心障礙權利。
5. 因本身障礙特性，不易與他人交往，故難以參與公共事務之討論。
6. 許多身心障礙者或照顧者因家庭照顧壓力沉重，儘管確實收到許多身障社團之活動訊息，卻無力參與。

(三) 研究者觀察歸納之其他挑戰：

除了上述受訪者意見外，研究者亦透過訪談過程，觀察歸納其他公共參與的挑戰：

1. 資訊落差：大多數身心障礙者對社福制度的認識不夠完全、流於片面，因此不知道有哪些資源可以運用。此外，許多身障者認識之身心障礙團體不多，因此也無法透過身障團體取得資訊、表達意見。
2. 身心障礙者未能主動向政府單位或是身障團體詢問及釐清資訊：身心障礙者當中，無法使用電腦者無法查詢資料，善用電腦網路者亦不清楚要怎麼搜尋身障團體、申訴管道。

(四) 身心障礙者對於促進身障者參與公共事務的建議：

1. 若政府有公共參與相關計畫，應先讓身心障礙者可以自行討論發想，再邀請相關單位一起討論協調可行方案。
2. 比照原住民選舉，以身心障礙者為群體選出身心障礙者之民意代表，或規定不分區立委必須要有身心障礙者代表。
3. 相關申訴管道與團體資訊應以紙本寄送至身心障礙者家裡，以便無法接觸網路資訊的身心障礙者了解相關管道。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綜合以上，本研究發現，儘管三峽地區曾舉辦身心障礙者參與式預算論壇，但受限於資訊可近性不足、交通工具及無障礙環境缺乏、家庭照顧壓力大、經濟負擔大等因素，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仍存在許多障礙。且即便曾參與「巷子口論壇」之身心障礙者，多數也未意識到自己係參與公共事務，僅是為了解身障就業資訊。而身障團體方面，雖然部分身障團體主要由家屬或理事長主導，但團體亦能發揮整合身心障礙者意見、協助申訴及公共參與之功能。新北市政府部分，各局處平日聯繫佳，但辦理各項事務時，缺乏促進身心障礙公共意識之目標。至於新北市身權小組的運作，市政府、團體與民眾對此小組都不熟悉，也都未多談其功能。因此，針對如何提升身心障礙者公共參與意識，有以下建議：

1. 建議地方政府以地區(鄉、鎮等)為單位，每年舉辦身心障礙者的公開論壇或說明會，讓在地身心障礙團體擺攤招募會員、提供諮詢；政府單位可事前蒐集身心障礙者之問題，並與說明會中釐清說明整體跟身障者有關的政策與福利措施；身心障礙者亦能藉此有相互認識、討論議題的平台與機會。舉辦地點與方式須注意城鄉差距、資訊可近性，並與地方身心障礙團體合作來協助先行匯集意見。
2. 舉辦身心障礙者之公共論壇，建議可以採用開放空間結合公民審議方式。開放空間會議只需要一個主要主題，其他則由現場民眾發想、討論。待討論到一階段後再彙整歸納。而公民審議方式則需要主辦單位先將討論議題相關資訊整理給參與者，使參與者在正式討論前，對議題先有基礎認識，正式進行討論時較能減少處理資訊落差的時間，而能聚焦於對議題之意見討論上。
3. 可思考是否將「身心障礙者民意代表」法制化。並在選舉制度上給予更多誘因，鼓勵身心障礙者參選，例如檢討保證金制度、選票補助門檻等。
4. 資訊可近性:申訴管道與團體資訊聯絡方式，皆以紙本以及電子檔寄到身心障礙者家裡，以利身心障礙者獲得相關資訊。傳遞資訊時尤須注意部分視覺障礙者需要點字版、部分認知障礙者需要易讀版本。

陸、附錄

【附件一】訪談題綱

(一) 新北市政府訪談題綱

1. 民主之落實重要要件之一是需要人民參與公共事務。貴單位認為「參與公共事務」具體而言有哪些內涵？就地方政策規劃與執行時屬於那些部門的業務？
2. 就貴單位的了解，新北市身心障礙者整體而言是否積極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關注公共事務？為什麼？
3. 新北市政府(貴局)過去曾經透過那些方式促進、鼓勵身心障礙者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關注公共事務?成效如何?遇到那些挑戰?
4. 新北市政府(貴局)現在預計透過那些方式促進、鼓勵身心障礙者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關注公共事務?
5. 身心障礙者或身心障礙團體的意見是否對貴單位規劃及執行身心障礙者相關的業務上有什麼影響?貴單位如何與身心障礙者及團體互動?
6. 新北市身權小組對促進新北市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之影響?

(二) 新北市立案之身心障礙社團訪談題綱

1. 貴團體理監事成員與工作人員中是否有身心障礙者？大概的比例為何？
2. 貴團體是否招收身心障礙者會員，若是，會員招募的管道為何？
3. 貴團體曾經透過那些方式及管道，反映對政府關於身心障礙者權利或福利之政策及作為之意見？
4. 以貴團體的經驗，身心障礙者參與新北市的公共事務時的困難有哪些？
 - 新北市物理環境、資訊、以及服務的可及性(無障礙)是否是重大的阻礙？請分享具體案例。
 - 除上述情形外，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的挑戰還有哪些？請分享具體案例。
5. 貴團體內部是如何形成對政府政策或措施之意見？
6. 身心障礙者在團體內部在形成對政策或措施之意見時有沒有影響？
7. 身心障礙者是否積極參與貴團體事務?原因為何?

8. 貴團體認為新北市身權小組對於身心障礙者相關的公共事務有什麼樣的影響？又對於促進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有什麼樣的影響？

(一) 身心障礙者訪談題綱

1. 您當初如何得知三峽區的身障者就業促進參與式預算計畫？為何會去參加？
2. 參加之前與之後，您對與參與式預算的看法與認識有沒有什麼差別？
3. 在參加此計畫之前，您通常用什麼方式參與公共事務、或表達您對公共議題的看法？尤其是跟身心障礙者權利有關的議題。
4. 參加此計畫之前，如果有媒體想要採訪你問你對公共議題的看法、尤其是跟身心障礙者事務有關的議題時，你會如何反應？
5. 就您而言，您本身是否有想要表達對公共事務看法時碰到困難的情形，實際情況是什麼？物理空間環境以及資訊提供的無障礙對您來說是不是關鍵的因素？
6. 在參加此計畫之前，您對身心障礙者相關之公共事務的興趣高嗎？為什麼？
7. 參與這個計畫是否改變您對參與公共事務的看法與作法？為什麼？

【附件二】受訪者基本資料

(一) 身心障礙者焦點團體

107/6/15 第一場次 新北市政府 報名人數 6 位，實際出席受訪者 6 位		
編號	單位	職稱
G1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局長
G2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身心障礙輔導科科長
G3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身心障礙福利科科長
G4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主任秘書
G5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特教科輔導員
G6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心理衛生科科長

107/9/6 第二場次 新北市立案之身心障礙社團 報名人數 2 位，實際出席受訪者 2 位		
編號	單位	職稱
C1	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主任秘書
C2	新北市炬光協會	理事長
107/9/6 第三場次 新北市立案之身心障礙社團 報名人數 1 位，實際出席受訪者 1 位		
編號	單位	職稱
C3	新北市盲人福利協進會	總幹事

107/7/24 第四場次 參與過「巷仔口論壇」審議之身心障礙者本人

性別：女 2 男 5

障別：第一類心智神經 4，第二類 1，第七類肢體 2

報名人數 7 人，實際出席人數 6 人

編號	性別	年齡	障礙程度
D11	女	54	肢體障礙 中度
D12	男	54	精神障礙 重度
D13	男	24	唐氏症 中度
D14	男	?	智能障礙 中度
D15	女	?	精神障礙 中度
D16	男	?	第二類 中度

107/9/15 第五場次 參與過提案「投票」之身心障礙者本人。

性別比：女 4 男 5；

障別：第一類心智神經 3；第四類 1；第七類肢體障礙 1 位。

報名人數：9 人 實際出席人數：9 人

編號	性別	年齡	障礙程度
D21	女	58	肢體障礙 中度
D22	女	53	肢體障礙 重度
D23	男	50	精神障礙 中度
D24	女	32	癲癇 重度
D25	女	54	第四類心臟 輕度
D26	男	22	情緒障礙 輕度
D27	男	32	智能障礙 輕度
D28	男	39	肢體障礙 中度
D29	男	?	肢體障礙 輕度

【附件三】基本資料問卷

(一) 身心障礙受訪者

1. 姓名：_____

2. 性別： 女 男 其他_____

3. 年齡：_____

4. 教育程度：

(1)不識字 (2)自修(識字) (3)國小 (4)國(初)中

(5)高中、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6)專科及大學 (7)研究所以上

5. 身心障礙類別：

(1)視覺障礙 (2)聽覺機能障礙 (3)平衡障礙 (4)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

(5)肢體障礙 (6)智能障礙 (7)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8)顏面損傷者

(9)植物人 (10)失智症 (11)自閉症 (12)慢性精神病患者 (13)多重障礙

(14)頑性(難治性)癲癇 (15)罕見疾病 (16)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障礙

(17)新制類別無法對應舊制類別者，請說明_____

6. 身心障礙等級：(1)極重度 (2)重度 (3)中度 (4)輕度

7. 您(身心障礙者)本人是否有下列收入來源：(請依最主要、次要、再次要填列代號)

最主要：_____ 次要：_____；再次要：_____

(1)本人工作收入 (2)房租、利息、股利等收入 (3)配偶或同居人工作收入

(4)家人親戚給予 (5)朋友鄰居給予 (6)政府津貼或補助 (7)社會慈善機構給予

(8)退休金(俸) (9)其他(請說明)_____

8. 請問您覺得我們一般身心障礙者對政府的施政有沒有影響力？

(1)有很大影響力、(2)有點影響力、(3)不太有影響力、(4)根本沒有影響力

9. 請問您覺得政府官員重不重視我們一般身心障礙者的想法？

(1)非常重視 (2)重視 (3)不重視 (4)非常不重視

10. 有人說：政治有時候太複雜了，所以我們一般身心障礙者實在搞不懂？

(1)非常同意(2)同意(3)不同意(4)非常不同意

11. 台灣有許多身心障礙者社團，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服務或是向政府爭取身心障礙者的權益。您認為這些身心障礙社團對政府的施政有沒有影響力？
- (1) 有很大影響力(2)有點影響力(3)不太有影響力(4)根本沒有影響力
12. 請問您覺得政府重不重視身心障礙者社團的意見？
- (1) 非常重視(2)重視(3)不重視(4)非常不重視(5)不知道
13. 請問您平時對身心障礙者權益相關的新聞注意不注意？
- (1) 非常注意(2)注意 (3)不注意 (4)非常不注意
14. 請問您平時會不會與別人討論有關身心障礙者權益的議題？
- (1) 時常討論 (2)有時討論 (3)很少討論 (4)從不討論
15. 請問您平時會不會與別人討論其他公共事務的議題，例如社區與地方事務、環境保護、勞動權利或是其他權利議題？
- (1) 時常討論(2)有時討論(3)很少討論(4)從不討論
16.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過去有沒有參加過下列組織？
- (可複選，請勾選「有參加過」的組織種類)
- (1)加入政黨 (2)參加身心障礙者社團
- (3)社區式關注公共事務的社團，例如:社區管理委員會、社區發展協會、
- (4)其他公共事務團體，例如環保團體、勞動權利團體、性別團體、人權團體等。
17. 新北市政府有設置一個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接受身心障礙者權益的申訴以及監督新北市內的身心障礙者政策，請您知不知道有這個小組？
- (1)知道(2)不知道
18. 您（身心障礙者）是否參與過下列活動？（可複選，請勾選「有參加過」的組織種類）
- (1). 參加跟身心障礙者權益相關的會議或活動
- (2). 參加政治集會或造勢活動
- (3). 參加有關社區公共事務的集會或活動
- (4) 參加其他議題的公共事務，例如環境保護、勞動權利或其他權利議題。

- (4). 捐錢給某個社會或政治活動，或者幫他們募款。
- (5). 為候選人或政黨助選
- (6). 找公職人員、政治人物或政黨表達您的看法
- (7). 找身心障礙團體表達您的看法
- (8). 透過媒體反映意見
- (9). 在網路上發表意見

19. 您參加公共事務相關的組織或活動時，您(身心障礙者)有沒有遇到下列的困難?(可複選，請勾選「有遇過」的困難)

- (1) 因為身心障礙的情況，能不能參加要看陪同者或照顧者願不願意
- (2) 無法閱讀或聽取組織團體或活動相關資料
- (3) 欲參加的組織團體或活動之無障礙設計不佳，包含場地、行進動線設計、無障礙空間、活動流程安排、人員協助能力不足等。
- (4) 別人因您的身心障礙情況而對您態度不佳
- (6) 其他_____ (請說明)
- (7) 都沒有困難

20. 請問最近一次的選舉(民國 105 年 1 月 16 日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您(身心障礙者)有沒有去投票? (1)有去投票(請跳答第 19 題) (2)沒有去投票

21. 您這一次選舉沒有去投票的原因是什麼?(可複選)

- (1)沒有投票權，原因_____
- (2)陪同者或照顧者沒辦法一起去
- (3)無法閱讀或聽取選舉相關訊息以及候選人政見
- (4)不知道投票所在哪裡
- (5)沒有交通工具前往投票所
- (6)到了投票所，但投票所的無障礙設計不佳
- (7)無法抉擇投票對象
- (8)人不再戶籍地或沒有時間

(9)身心狀況健康不佳

(10)對政治沒有興趣

(11)其他_____ (請說明)

【附件四】訪談逐字稿

(一) 第一場次

張恒豪教授：從地方政府開始落實參與，滕秘書長委託我來協助這個焦點座談、訪談。CRPD 對身心障礙者公共參與沒有明確規定，但其精神有張恒豪教授我們的參與我們決定 G1。我之前也協助台北大學社會系的葉欣怡老師執行新北市勞工局的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方案參與式預算計畫，協調身心障礙團體，該計畫也有得獎。這只是一小步，公民參與有很多部分，從選舉、社團的參與、公共事務的參與或是諮詢委員，所以我們才有這個機會。既然已經簽了人權公約，那我們想知道新北市政府這邊有什麼樣的準備、過去對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有什麼樣的努力或有什麼樣的新的嘗試，可讓身心障礙者的公民參與有更多的介紹。我應不需自我介紹，盈萱自我介紹一下。

身心障礙聯盟專員李盈萱：各位好，謝謝各位今天來協助我們，我們做這個研究計畫是非常希望了該怎麼促進身心障礙者的民主參與，這也是人權公約和民主國家重要的一環。我是身心障礙聯盟李盈萱專員，這個計畫是我們聯盟提出，想要多多了解。也謝謝各位接受訪談。

助理：各位好我是張恒豪老師的助理，現在就讀台北大學社會系碩一。請多多指教。

張恒豪教授：我要自我介紹一下。台北大學社會系張恒豪，台北大學台灣發展中心，台灣障礙研究學會。現在成立學會了，所以特別關心這些議題。這次很高興跟障盟合作。我過去研究都在深領域，特教等。我們有個簡單的提綱，總要有個開始，從第一題開始。請各單位跟我們聊一聊。參與公共事務，在你們的單位而言，看到了那些東西，會認為從哪一步或有哪些實際的做法?... 這個題目很大喔。

G1：這個真的是蠻大的。我們不用那麼嚴肅。我們今天有勞工局、社會局、衛生局、教育局。這都是我們對身障服務，我們常常有跨局處，像我們身心障礙就業基金委員會。社會局、教育局也是我們委員。我們也常參加社會局教育局的會議。包含我們身心障礙歧視委員會，經常都會有身障人士或一些團體的代表進來。向我們身障的政策，促進身障就業的政策或是他們在職場上我們有防治就業歧視的委員會，他們在職場上碰到不利對待，因此在成立此委員會時裡面就會有身障的代表，表達他們的一些意見。我想這也有讓他們參與公共事務，委員裡面有身障的代表。這是我剛想到的。

張恒豪教授：我繼續追問一下，過去(新北市)就業歧視委員會的遴選方式是什麼。已經有身障者代表的，到底人怎麼選出來的？

G1：我們會有請團體推薦。當然我們也會，有一些社會人士，他們在這個常常出來代表身障發聲的，因為我們要考慮到如果是一個決策的委員會，這個部分要能夠來表達聲音。如果是一般的身障朋友，對這個不了解我們就不會邀。因為我們希望他是可以代表身障朋友的。所以我們會有一些，身障團體推薦，或是他平常在這個身障的就業促進經常有一些發言的聲音。我們會邀請他遴選。我們社會局也有身障小組委員。

G3：社會局這邊報告一下喔，身權小組來講也是要依據不同的障別啦，外聘委員部分除了專家學者以外，

專家學者大概四位，身障相關領域的團體代表有六位。我們會兼顧不同的障別，大的障礙類別像是肢體障礙的，或是心智障礙，心智障礙大多是他們的家長代表為主，由他們來推薦可能是理事長阿或是常務監事，對於他們在這個領域一直以來都比較關注的投入這個領域的，來做為代表這樣子。

G4：教育部分就是比較近的是跟特教有關的特教諮詢會、鑑輔會、特推會這些都沒問題，衣錠都會有代表。比較特別的是，包括各項申訴評議委員會都會有，那在教育類最高的會議是就審會，就審會裡面有身障代表，當然人數不多啦對於委員會身障代表。另外家長會家長要求一定要有身障代表，這也是另外在要求的。確實多數是用推薦的，但是我們在鑑輔會跟諮詢會配搭，就是新北的各類障別以特教法的13類來說，他用比重，讓比重大的一定要有有人推薦出來進到諮詢會或是鑑輔會。

G3：跟主席在講一下。還有一個公務局那個無障礙環境，他們的代表很多都是肢體障礙的朋友夥伴，而且委員相當的多。現在很多建築物他要蓋好。我們這邊也常接到相關的公文，蓋好後都要這些委員到現場去現勘的，新的相關的法規，而且這些障礙的委員本身也都有參加過相關的障礙環境的訓練，所以他們都會到現場，他們也都是我們工務局的委員。

張恒豪教授：我想過去已經有一些一定的基礎啦，所以新北市作為一個直轄市一定是有一定制度的管道。但是我想有兩點是這幾年一直被討論的，一個是說我們不太可能普選。因為會有專業度的問題，我們不太可能隨便找個身障素人來對身障就業給意見，但是同時也會有人說透過團體推薦會不會有團體代表性不足的問題。那有一些會開始討論說，其實團體是專業團體，他們不一定是身障者的團體，你們有沒有面對這樣的挑戰，或是面對這樣的議題的時候，你們怎麼回應。特別是，台北市身權委員會過去兩屆開始使用選舉，本身有很多問題，不見得是好的。譬如說網路投票有數位落差的問題，網路投票也會有專業的問題。可是他們有嘗試不同的改變。那不知道你們面對這樣的討論的時候，有沒有思考過做一些調整，或是嘗試不同的做法。

G1：.....我們還是都是團體推。或是我們比較認識他在這個領域的身障代表。因為障別很多，而且身障團體很多，委員畢竟還是有限制名額，大概一個委員會十幾個，各面向我們還是要顧到。所以一個委員會可能有三個身障代表，團體那麼多我們要做個平衡。所以我們不會永遠都找那些團體，兩年一任我找這些團體，兩年再找那些團體。讓不同的聲音有不同的代表，不會永遠都這些團體，永遠是他。因為畢竟兩年一任，所以我們會考慮到這個面向的代表性。

G6：我這邊做一個補充，因為衛生局的部分喔。我們以身權法的架構來看，我們比較放在鑑定醫療的部分，前面醫師做鑑定是專業性的問題。有時在討論鑑定的問題，好像很醫界的議題。但是我們有試著在一些重要的，例如年度鑑定的檢討時，都會有民眾的聲音，所以我們還是會去邀一些團體的代表。剛老師講的那個，我們 CPRD 的概念公民參與，至少對我們科的業務來說是比較陌生的，但我們其實發現到在制度面具有代表性的聲音進來一起做政策上的制定跟研討，另一部分是我們是做服務提供端。服務提供端，我自己是想到一個例子是，我們最近在長照常在推失智症的相關服務，失智也是在心智障礙類裡面的身心障礙類別，服務比較前端的時候，105年剛開始有別於以前做篩檢，開始在想我們怎麼做一個失智友善社區的時候，我們在做服務方案的時候採用類似公民會議的方式。就是，因為我們也要知道到現在照顧的家屬碰到什麼問題啊。可能因為我們公民參與在一個比較上位的政策面的東西是代表性的部

分，可是我剛想到另外一個部分是，我們在形成服務方案的時候，其實不管有沒有 CPRD 的這個概念，沒有聽過，但是永遠長官都告訴我們，這個東西到底我們的身障朋友懂不懂、能不能用，所以所有的規劃的時候，永遠在規劃階段就是會有。所以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一種參與的型態。我們失智友善社區從前年、去年推到今年，逐步在一些永和區、板橋、新店極力去推的時候，都是採用這養的方式，直接 C 張恒豪教授 11 一個類似公民會議去凝聚到底現在社區裡面的失智症這樣的身心障礙者到底欠缺甚麼東西。比較前端比較開創性的一些方案，還沒有很穩定的方案的時候，我們其實是很重視那個部分的。

張恒豪教授：非常感謝杜科長的分享，這當然算阿。參與不是只有諮詢委員會，那只是一部份而已。就像我剛剛講的，諮詢委員會他有一定的專業性，我們可以討論的是比例、或是怎麼選。但是在其他層次我們可以討論像特教 ISP，身心障礙者自己要參與。CRPD 覺得說從國小，國小學生不知道。他是小學生他怎麼會知道呢。但是現在開始覺得小學生也應該要知道他自己需要什麼支持阿，所以應該從小就參與他的 ISP。同樣我也認為這種健康照護體制的服務端應該要做到諮詢、資訊的可及性，讓使用者可以懂。你要讓他能夠有效的醫病溝通，或是有效的健康照護資訊，能讓資訊可及，讓使用者能聽得懂，這是 CRPD 有寫進去的，這是參與的前提之一阿，所以選舉公報那些都應該有針對不同障別的設計，包括你不能只有選票有點字的設計，你公報也要能夠有辦法讓他讀阿。那你是不是要易讀版。所以很高興你做這樣的提醒。只是剛剛提到代表性的問題，所以我們現在還是在這邊。那社會局呢？

G3：新北市人民團體 4000 多個。我們這幾年很努力的在做團體的培力。有團體但是真的要能夠運作、凝聚共識真的是需要時間。有時撒無，連會務都不會處理。所以我們近年每年在新北市分區會有十場的人民團體的研習會議，甚至我們現在會做團體能力的分級與培力，像有些是有專業能力的，有分不同的等級，現在有些身障團體也會開始參與，透過這樣的培訓的過程當中，他們的參與就會比較多。那也一位這樣子我在推動一些服務方案的時候他們才會來跟政府接洽。這幾年就小作所來講，會有家長心智障礙的家長團體，一陣子後他們覺得也 OK 願意來承辦這個小作所，我覺得也蠻好。他們體會到有這樣的需求，也願意發展專業方面的努力。她從都不知道，到願意瞭解出來，也需要一段時間。除了人民團體我們也有辦身障團體的聯繫會議，就我們業務的部分跟身障團體做一些報告聽聽他們的意見。這都是例行性的不只是在委員會。

張恒豪教授：請教一下，在什麼樣的機緣之下會做這樣培力的活動？你說到分級，分級的邏輯、criteria 張恒豪教授標準是什麼？

G3：這是我們人民團體科的業務，國姓性的社團本身非常有組織、具有資源，她本身已經慢慢具專業性。有些只是剛組一個團體而已。他們就是這樣來做分級。他們也來做培訓課程、性別議題、性別平等。連人民團體都來辦性別議題的培訓。我們希望人民團體的理監事單一性別要達到三分之一。像這個是我們一直很努力在做，所以我們每年除了會晤以外。還有很多議題都會注入在我們人民團體培力上面。我們沒有只服務身障團體，不過這幾年身障團體。身障團體也分兩部分，有一些是本身是障礙者本身的團體，或是障礙者家屬的團體，有一些是 for 服務障礙者的團體。所以她其實有一些不一樣的內涵。

張恒豪教授：在遴選身權委員會的時候，會注意到障礙團體的差異性嗎？

G3：老師您剛說的障礙團體的差異性是？

張恒豪教授：就是你剛剛講的有的是障礙者的團體，有的是跟家長的團體，有的是為了障礙者而存在的團體。

G3：我們如果是專業服務的，會有專業服務的代表，那也會有團體的代表，大概是這樣子，都會兼顧。團體代表有6個，都是身心障礙者的代表成立。

張恒豪教授：所以6個會有一半一半？或是依狀況而定？

G3：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差不多一半一半。

張恒豪教授：法規上有沒有？

G3：沒有沒有。

張恒豪教授：所以就是習慣。

G3：對，另外，專業服務的團體，特別是心智障礙，除了家長以外，這方面也需要一些提供團體來幫他們發聲，尤其是一些機構，像機構面臨老化。有委員提到，杜科長問一下，一個生命自主的法規是不是？

G6：病人自主權利法案。

G3：現在討論這個法規嘛，就有心智障礙的團體阿，服務的專業機構或團體代表，就會替他們服務的對象考慮到這個問題，因為他們有一些服務的個案就是心智上比較弱的，她到老了到底什麼康怎..醫療相關的法規來講，一定就是插管嘛。就這樣。這個其實跟專業有關的部分，真的需要專業團體來替他們思考跟發聲。

張恒豪教授：我想很多議題都有一定的專業性，不可能什麼都是有身心障礙身分就可以代表那個議題，那現在我們只是想知道，納入身心障礙代表的困難度或說方式、比例要怎麼抓是比較合理的，可以讓在不同層級上做有意義的運作。不可能說抓個代表進來卻不能做任何事情。我們只是希望把這些事情釐清而已。教育局部分..？

G4：我們確實有在第一部分遴選代表的時候，代表性沒問題，但是在教育的身障代表上多數都會是身心障礙的家屬團體的代表，台啤兩道(聽不清楚)幾乎都是。除了一些政策決定以外，之前跟之後試著要做的是，之前做的是直接找家長團體，或是專門服務哪一類的專業團體去做合作，意思就是說，不是所有的專業服務都是我們提供，我們找他們來合作。但是現在慢慢的我們希望過渡到我們請他們看，我們有這樣的需求，你覺得怎麼服務對孩子是最貼近的，就補助錢給他們做。就是從我們自己做，到邀請他們來一起合作，慢慢他們自己有能力自己做。我們發現家長團體是比較難的，目前我們在推適應體育，有一個家長團體專門在推游泳、水域的，那對情緒障礙的孩子幫助很大，他們有在做，他們也不知道從哪邊做判斷，我們就找師大的體育所跟他們一起發展這個案子，這個案子一開始也是我們跟他們合作，慢慢的我們希望是案子好了研究出來有東西以後，他們也發展出來有能力自己做。在行政資源或其他資源的挹注上我們就幫忙，那就變成說在服務面上會更廣、參與一起做的狀態。第三部分，教育局主對象是學生，IEP那些家長都會參加，在學校我們主推的是給學生最少限制的環境，這個體現在所有的孩子準公共參與的機會都會有，比如說一起選模範生，一起選自治代表，有些學校就會有身障學生出來。這就是一方面安置孩子在最少限制的環境，讓孩子有機會，另一個是推融合。推融合的好處是一般的孩子會覺得這是正常的很一般常態自然然而應該要有的事情，我相信對以後孩子畢業進入職場到社會，應該會對公共參與更有幫助。

所有有兩塊，一塊是對學生我們盡可能讓他通用在校服務的概念在處理，一塊是我們跟學生的家長團體、身障團體去合作，那他能力越來越多，除了提供服務越來越好以外，他也可以給建議要求我們來做什麼這樣子。

張恒豪教授：我問兩個小問題喔，因為我剛好是在寫 CRPD 意見書台灣的教育章節的人，那 CRPD 的 gener 張恒豪教授 l comment 第 4 號就在談這件事，就是說應該要有身心障礙的學生代表身心障礙的選出，另一方面應該是積極促進身心障礙學生參與 IEP，那不知道過去新北市有身心障礙學生的組織嗎？有沒有代表？我沒有在怪任何人，因為過去都是這樣做，現在只是新觀念來了，我們思考怎麼樣做調整的可能。就是我們很習慣家長決定，一般的學生也都是家長決定，那現在 CRC 就是兒童公約跟 CRPD 都開始談到說，兒童也應該有適度的參與。兒童嘛，他不是成人他不能完全決定，但是他應該參與他自己的 IEP 阿，他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東西。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接受這樣的訊息。就是，過去有沒有這樣的團體或是經驗，有沒有接受這樣的訊息，有沒有因為這樣 CRPD 的簽訂，想試著做一些事一些新的改變或調整。

G4：團體部份現在是沒有。那學校端是依照學校的機制在處理，某一個代表。IEP 這個部分，隨著教育水準(?)越來越高，學生也自己主張。所以我們在溝通階段，學生要參加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呢，在處理上專業處理上還是會有一些需求，for 學生的需求跟 for 家長的需求，會做分開的處理。小一點的孩子原則上就還沒有。

張恒豪教授：謝謝。那就你們的經驗，就小一點的孩子要參加的話會有什麼明顯的困難嗎？

G4：小一點的孩子要參加，第一個是他到底能夠表達出多少，第二個是我們在談孩子的狀況的時候，其他的人到底能不能抓好那個分寸，因為孩子都在聽，那他 m yGle 不太清楚那個專業人員講這個部分的時候意思是什麼，對孩子有沒有其他的影響。大人進來要理解不同專業給的建議是 for 哪個部分，那如果是對小孩子的話，他本身是當事者本身是被協助的人，你在跟他談接下來的服務狀況的時候你的分寸要怎麼拿捏。

張恒豪教授：謝謝。回到剛剛局長提到輪替的部分，就業歧視委員會會試著輪替，不會重複地讓同樣的團體代表，那輪替的比例是多少？

G1：像身心障礙就業基金，身障團體會比較大，畢竟是 for 他們就業的議題。所以我們會看新北市內服務身障的團體或代表，兩三年會換一次。大部分都會換，比例沒有一定但是一定會換。

張恒豪教授：剛剛社會局提到有不同種類的團體，有障礙者團體、有障礙者家長團體、有專業人員團體。那在勞工局這邊會處理到不同形式的組織團體輪替的問題嗎？還是就是身心障礙者團體或是身心障礙者家長團體為主。

G1：我們比較少家長團體，因為他們(教育局)那個比較小阿。(眾人你一言我一語)我們都是身心障礙者團體，我們會有一些庇護工廠團體的代表，還有基金會、專業團體。

張恒豪教授：不會有心智障礙者，以服務提供者為主？

G1：對對對。也有我們有身障代表。(幕僚對局長說話)比較不會有家長團體。

張恒豪教授：因為大部分心智障礙者還是以家長代表為主，不太容易有心智障礙者自己的代表，國外有啦但是要等長久的培力，其實不太容易。

C：其實不是沒有，只是比例很低。像我們庇護工場有一個視障者家長協會，他就是家長團體成立的庇護估場，也是我們協力的對象之一，當然我們很多的服務提供很多家長團體在承辦、委辦、提出意見方

面他的能力是比較薄弱的，那我們是看整個新北市甚至整個北北基服務的概念，所以我們團體的替換還是會以比較有規模性的身障團體、像育成、心路他們大規模，還有心障障礙類型，這個我們都會把他納入，畢竟家長團體比例是比較少。

G1：康復之友協會他本身也算是家長團體。但是比較不會像...

G3：因為心智障礙團體，新北的量能沒那麼大啦，大概就是新北市智能障礙者家長協會，所以我們都會邀請他們來當代表，就是照他們內部推派的可能是理事長或是熟悉業務的，因為他們是心智障礙類，所以我們至少都會保留心智障礙類的代表。因為心智障礙類人數還蠻多的，所以我們還是會保留一席這樣子來聘任他們這樣子，我們也是按照屆期，最多不會超過兩屆。肢體障礙團體比較多，所以我們會在肢體障礙類團體換比較快代表。

張恒豪教授：之前社會局這邊提到的，性平法案談單一性別不能少於三分之一。開始有身心障礙團體來說，那身心障礙人口占二十分之一，那是不是所有超過二十人的委員會都要有身心障礙者的參與。超過20人的委員會當然不多啦，我知道，但是我可以理解這個邏輯，如果我們認為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的話，那如果我們對身心障礙者人口是不是應該有一樣的設計跟思考。不知道你們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G1：我覺得每個委員會他成立的功能性不一樣，比如說一些環保啦，那個我們比較不會去參與，所以我覺得每個委員會有它的功能性，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些代表性或是他能夠來推動這樣一個會議，因為委員會是一個任務編組，所以他來只是來提一些意見，當然作為業務單位在推政策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政策規畫的主軸。所以我覺得那個委員會...現在是所有委員會單一性別至少於三分之一，那是考慮到性別的衡平。男生的思維跟女生的思維不一樣，所以需要有三分之一，變成這樣子。身障的話我們也不可能去參加委員會，我懂就是勞政這部分，就我們來講的話我們參加委員會也就是在座我們相關局處的，工務局的委員會我們也不可能去參加。所以還是有一些功能性。像主席講到，我覺得身障朋友公共事務的參與，像我們一般常人喔也很少去參加公共事務，我不知道在座喔，比例也是很低。像參與式預算，我們有做個研究，去調查整個我們在三峽地區有2900多的身障朋友，我們已經很努力地去撒透過各種管道，我想主席也很清楚，我們全部三峽地區2900多位的身障朋友都可以獲得訊息、鼓勵他們來參加，但是出來的很少、很少能夠出來。投票441。比例大概14%。

張恒豪教授：其實很高啦。

G1：但是那個比例。像我們也算是社會的中堅分子，但是我自己想我會去，比如說我們社區要辦什麼，我也是盡量不去參加。如果我們一般都是這樣子喔，身障要再出來也更辛苦啦，所以要鼓勵他們，怎麼樣去做公民培力，培力他們怎麼去參與、怎麼去表達。我也是需要被培力，第一個要有熱情啦，你參加一些公共事務。比如說社區管委會，要選我，我說不好意思我很忙。還要有熱情還有專業，他怎麼去培力，尤其我們身障朋友他很多是比較弱勢，他接受教育程度是比較低，他要怎麼去表達他的需求，有時候我們看到身障朋友，公共參與其實是要代表性他不是出來是講我自己的問題。我很困難政府要給我多一點補助，那個比較沒有辦法。可是我們現在有碰到的，三峽參與式預算我們辦了五場的巷仔口論壇，大家來表達的就是自己的問題，公民參與其實不是吧應該是我們大多數的，他們表達都是政府太嚴啦，去區公所感覺不友善，以自己的問題。我覺得公民參與，我們也是鼓勵身障朋友，那還是需要循序漸進的培力，教他怎麼表達。這個利基點很好但是還要經過一段時間。國外不一樣的，他們可能從小。我們去參訪他們的議會，他們議會就很多人去聽法案，像我去議會，沒有，很少人會去看議員怎麼表達或是他們想關心哪個，沒有。

張恒豪教授：社會局有話要講嗎？

G3：其實我們社會局基本上沒有針對身障者，因為我社會局服務的是兒少老殘，這幾年我們大概大概在不同的區有推參與式預算。今年也是跟台北大學公行系合作，跟區公所這邊，所以他們用試衡，他們先做培力，最近進程已經到父母的大會了吧。之後就社團人民團體會提出跟社會福利有關的方案，再經過票選。我覺得這個過程也不像是以前公民參與都是以選舉為主，那現在是由地方去評估他們需要什麼，由社會局去協助。那當然我們不會做任何涉入，就是看他們提出來的方案這樣，前兩年我們做的部分，看起來對身障或是對老人這一塊，民眾這方面的參與意願蠻高的，不管是提案的或是票選出來的，在這方面都還蠻高的。像許局長提到一般民眾要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應該就從現在開始培育啦，尤其是我們身障的夥伴們，基本上受限他們種種的一些障礙，真的參與的部分比較少、出來確實也比較困難。

張恒豪教授：謝謝喔。剛剛許局長跟科長談到一個核心的問題，台灣一般人公民意識不太高參與比例也不是很高。公約或是人權工作者講得很好但是人家就是不參與阿，但實際上公民參與有一定的困難度，因為不是只有抱怨自己的處境而已，要變成團體的代表，代表一群人講話，其實需要一些內部的協調過程或是一些培力的過程才能比較宏觀，或是真正跟政策對得上話，那我還有兩個問題。我也非常感謝新北市參與式預算或是審議式民主，開始嘗試這種由下而上的做法。

我有兩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教各位，一個是說，過去跟各團體或是身心障礙者的接觸過程中，參與的強度，不管是投入這種委員會阿、發言的專業程度或是能力，有沒有障別的差異？哪些障別比較能凝聚比較好的共識，然後在相關的委員會或諮詢會議上提供有效溝通的意見？哪些障別比較有一些困難。有沒有這樣的觀察？

第二個問題比較回到剛才杜科長這邊的想法，就是說我們不一定要只看委員會這些專家諮詢，從更基層的部分，有哪些部份呢讓身心障礙者更了解市政府的各種服務或是活動。特別是剛剛社會局提到，身心障礙者參與有更多的困難，我們辦參與式預算花了很多錢，過去會覺得身心障礙者出門困難阿，他可能溝通工具不一樣啊。我們看到心智障礙者很少，因為他要清楚表達就不容易了，那你要參加公民論壇或提案就更難。所以我第二個層次的問題是反過來問，就是說有沒有開始在思考在服務部份增加他的可及性，或是他的實際更適切參與服務、服務的規劃的過程。因為所有的服務不管醫療衛生健康都是，了解是重要的，要不然你無法提供服務阿。過去由上而下好像不太去思考說，使用者端到底知不知道各種服務的理念，或是怎麼操作的意義。有沒有開始做？因為CRPD也開始談可及性、可及性、可及性。不是無障礙，無障礙常被認為輪椅使用者的坡道，好像就這樣而已，但是我們現在開始談到資訊的無障礙。那accessibility我們翻譯可及性嘛，他有一個程度，不是有無而已。怎麼樣讓可及性更好，讓他如何了解阿、得到資訊阿，諸如此類的。

第二個問題比較大。所以我們先從第一個開始討論，有沒有障別的差異？

G4：障別差異，各項委員會參與的層次跟積極程度。我的觀察有兩類。一類是看那個代表是不是本身的熱誠、專業程度、對那個障別的使命感，會有很大影響。但是比較普遍的看的出來情緒障礙類自閉症類的會比較強勢一點。我們這邊比較少，因為都是身心障礙者家長團體代表，如果是身心障礙者代表的話，我在身權委員會看到的是肢體障礙類比較強勢。

G1：因為他比較多啦，他也比較能夠表達。

G4：是，身心障礙者自己的團體，我的觀察是肢體障礙者比較強勢。但是在我們家長團體裡面，自閉症或者是情障類的會比較多、主動跟積極一點。

C：我們在就業端喔，其實勞動部或是地方政府，心智障礙類是服務大宗。但是勞工局就業端比較容易被限制到的是視覺障礙者，所以在視覺障礙者在中央或地方，希望去區別他們跟其他障別的就業模式，希望提供更多像是肢體障礙者一樣的無障礙的工作環境，甚至讓他們做跟一般人一樣的就業模式，所以不管在我們職重(職業重建)的服務體系裡面，很多學者都希望能夠把視障獨立做一個整體的服務，希望有別於心智障礙者，包含一些統計分析都把視覺障礙者。

另外比較前三類都是心智障礙，再來就是視覺障礙、所謂的精神障礙。精神障礙，我們的民意代表，每當社會上有什麼新聞出來的時候，我們的精神障礙就業方面很明顯就業就會產生一些波動。我們的服務裡面很容易區別這幾類的一個概念。謝謝。

G3：基本上我們的團體代表確實肢體障礙參與比較多，心智障礙類就是家長他的思考點就沒那麼寬廣，他們比較 focus 在孩子照顧碰到的一些問題，比較是這樣，比較困難超出他自己本身的。但是我們還是很注重他們的一些意見。

張恒豪教授：好，謝謝各位，那我們回到第二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做什麼努力讓現有服務的可及性讓身心障礙者更能參與或理解，更碰的到使用的到。

G1：勞工局我們是規劃者，也希望跟使用者是貼切的，我們一直努力在找，在規劃一個新的服務時要找哪些單位或團體來幫忙，當然身障的部份比較難去找個別啦，因為新北市就有 16 萬嘛，可能工作的年齡層是 9 萬多，所以我們不可能去找，所以我們找一些有可能來跟我們做一些討論，專家學者或是專業的身障團體、或是有幾位身障代表可以表達或對這個領域比較熟。討論的話如果提供服務的時候，當然也要不斷地修正啦。宣導部份也是透過一些團體或是一些基金會、區公所，很廣地盡量的讓身障朋友知道，身障朋友很多是從團體機構或是區公所。區公所也是會有畢竟效果..。廣度很大但是能夠直接讓身心障礙朋友參與好像也不是那麼多啦，那我們也盡可能。我們不可能像是在三峽辦理參與式預算這種全部灑網，這是不可能，因為畢竟經費要很多人力要很多，但是我們盡可能用政府的一些資源讓身障朋友知道這樣的訊息來使用。因為畢竟我們政府有這樣資源就是希望有需要幫忙的來使用，我們的現在思維是這樣。

C：主席提到傳統的宣傳模式，三峽參與式預算的宣傳還是以政府的文宣為他們獲得訊息的主要大宗。但是我現在開始思考一些問題，像現在傳播媒體臉書、line，我們發現很多的家長不一定去參加所謂的基金會協會，所謂組成一個團體，但是他們成立一個所謂的族群，在臉書上成立社團。包括我自己本身參加蠻多家長自主性的社團，還有 line 群組裡面他們有所謂的共伴家園阿，甚至自閉症、ADHD 的家長，他們參加這個群組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了解，家長彼此分享，或是在這個群組裡面可以邀請到政府機關、服務的提估者在這裏面，可以丟入一些訊息來討論。像我們就服處最近推出的一個幸福餐車計畫，

他是一個在我們的觀光景點的餐車，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帶著他的爸爸媽媽，或是爸爸媽媽帶著他的身心障礙者小朋友經營這個餐車。當時這個餐車計畫就是有一個身心障礙者的家長，他在群組裡面去發酵。很多的心智障礙者，他確實離開療養階段沒有辦法進入到小作所，他的爸爸媽媽要照顧他勢必要犧牲一個人的勞動力，所以一開始的構想是說有沒有可能是一個有勞動力的爸爸或媽媽帶著這個小朋友一起接觸這個社會，開著餐車利用假日的時間，或是利用一個固定的時間去做。他的這個發想丟到一個群組上面後開始很多人有這樣的共鳴，今年我們就推動了這個幸福餐車計畫。這個由下而上的一個發想。怎麼讓基層的聲音發展出來，透過 line, 臉書，其實他們可以接觸到的群組是超乎我們想像的。我們可能砸一百萬做行銷，但是其實透過一個臉書他們會不斷地分享，不斷的計畫。這或許是我們未來可以去重視的關鍵點，可以有一些作為在這個上面去做一些發想。

G3：我想以身障者來講，以過的身障福利法經過多年來，過去身障者經過鑑定後拿到手冊後就散在社區的各個地方，那一直到我們身權法以後要換證，我們新北市是透過這次個換證，所有的個案我們都希望清楚管理，其他縣市應該都沒有像我們這樣做。我們現在是每個個案透過換證，尤其是持永久有效手冊的換證，接觸到後，我們也開始做個案管理，換證到明年換證時間到。除非有人真的是不知下落或是怎麼樣。我們是希望透過換證的部份全部納進來做個管。不過在整個環境裡面，我也發現一個，身障者是弱勢，所以他們的聯繫地址電話不斷在改變，所以我們很難去找到他，這次換證的過程，我們都有留一些電話，但是我覺得換電話機率很高，因為現在很多人常換手機，但是地址至少是知道的。

首度把這些的資源不管是用寄送的或者是直接告訴他，可以到公所去。也跟他做他的需求地確定，這幾年我們的身障福利的預算其實大幅地增加。我想老師你也知道我們身障者有所謂的租屋補助嘛，去年年底看到一個數字，全國身心障礙租屋補助，新北市身心障礙租屋補助身申請的人是台北市的三倍。我想不是我們新北市的人比較窮沒有房子，應該是台北更難買房子，台北市身障人口 16 萬多，可以我們有獲得補助的人是他的三倍。這表示是我們有讓這些訊息讓民眾可以得到，那我們這次的換證過程，我們規劃時就有考量到身障者他出來的困難度，所以我們也是全國唯一，只要一次他到公所他在那邊說來換證，公所就 c 身心障礙聯盟專員李盈萱 eck 資料、上電腦就印給他。其他縣市大概都要跑兩到三趟。我們這邊就是一次單一窗口。所以我們很多的規劃都是一次性的，單一窗口的來處理，減少我們行政的過程，讓身障者可以更方便。像我們輔具也是一樣，民眾的發聲不一定透過團體，我們的輔具的服務已經做得還蠻好的，可是剛好有個身障者在現場就說輔具的申請過去因為有很多弊端，政府希望用兩階段的方式，可是時間實在拖就拖很久。甚至有老人家申請評估去購買了之後，結果政府的補助還沒下來他就已經往生了。確實時間會拉很長。我們就是因為他這樣子的反應，我們就去縮短，想盡各種方法，在行政程序上去縮短那個時間。所以我們評估當天就算核定，核定書後補，可是他當天就可以去買，馬上就可以來申請補助。像這樣就快速縮減，我覺得我們主動思考，所以我們這幾年福利的預算應該是增加非常多。像租屋補助，如果我們沒記錯高雄才 200 多。那我們有超過 6000，台北是 2000。桃園大概 1000 左右 1900 多吧。像 ICF 需求評估的部份，其他縣市不是像我們是每個個案通通都要接觸到，一定要跟他打過電話確認你是這個人，你現在狀況 o 不 OK，需不需要政府什麼樣的協助，甚至告訴他一些政府的福利你有了嗎，需不需要幫忙？

張恒豪教授：有沒有要補充的？

G5：衛生局比較特別是我們處理的是身心障礙鑑定，就是跟社會局這邊是一個接力賽，鑑定完後他們給

身障者身障證明的發放。真的有接觸到的是剛剛講的 16 萬的裡面的 18000 多個精神障礙者的部分。通常在建立到精神障礙的相關證明的時候，新的個案社會局的資訊就會到我們這邊來。障別的各屬性的問題，但是可能因為自己在生病的時候，沒有自己生病照顧自己的意識。這個病識感沒有的時候，然後失聯跟抗拒的過程。所以在全國都有這樣的方式，就是用公共衛生的護理人員跟衛生所去訪視。人力不夠的話，再去補助一些社區關懷方案。但每個縣市做到的落實度、滴水不漏的程度就看每個縣市各自自己的努力，基本上所有的新案都會進到衛生局。所以按照我們的程序通通下去訪，另外還有一些個案不一定會願意申請成為身障者，還在那個過程裡面，身體還沒變成到這個身分的時候，看疑似病人，這時也會從醫療端協助去申請，這也是身權法裡面彰顯出來說我們要去努力要怎麼協助他去做。所以透過這些公衛訪視，希望盡量，當然難度，新北市全國人口最多，所以剛剛講的那個精神障礙者一萬八千多，可是我們實際追蹤照顧的個案是大概兩萬兩千三百、五百到八百，會有一些波動是正常波動。這個數字也是全國最多的，利用一些額外的方式去協助。還有家屬是很大的負擔，剛剛有提到團體。我覺得心智障礙類精障是一個蠻獨特的，因為造成的干擾給家人的壓力，到家人的身上，造成家人不願意照顧或是受傷很深，或是父母已經走了只剩下兄弟姊妹的這樣的狀況，狀況很多，我們有家長團體在協助我們，通常他們家裡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親人是(精神障礙者)，很少是本人是的。本人是的涉及到他的能力的問題，我們團體最重要的是要去教育另外一群新的病人的家屬，我們每一年的計畫都是跟他們結合，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量能有限，當我們要在擴大。因為他們有不可取代的腳色，外人去講跟同為家屬去溝通，真的是有差別，所以量能真的是有限制。所以現在整個雖然社會上是很重視這樣的突發案子，但是這些案子其實帶給大家更大壓力，我覺得現在在講犯罪偵防的問題，從一開始一來我們是在做公衛醫療健康的協助，所我們不太怎麼知道，也沒辦法轉換到那個頻道。但是現有的這個量能會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因為那些個案不是我們接觸到，而是他沒有意願或碰到很大困難讓他沒有辦法穩定就醫、穩定的出來做生活的復健、穩定地做就業訓練。常常在障別裡面看到，精障的團體看起來沒有像肢體障礙、感官障礙的障礙，但是他的穩定度最差，這個時候從外人眼光來看是很難看的懂這個區塊，他的連結的方式。我們一方面是透過這個方式，另外一方面我們用分區地方，剛好新北各區有比較大的精神醫療的體系，我們只能這個體系去培養關懷訪員。最近的一個計畫是剛剛講的心智障礙類，因為那個部分是雖然確診了，但是醫療沒有什麼辦法，民眾在照顧有一個很大的壓力。我們在新北的作法叫瑞麟學堂，因為睿智學堂另外有團體使用這個名稱，瑞麟學堂就是在社區裡面有一個據點有專業人員辦活動給失智者跟他的家人，同時喔。因為他帶著他，他一定要能夠照顧他的長輩，所以活動常常是兩個，教他怎麼照顧失智者，失智者就有團體同時在進行。這個團體在 105 年之前新北有六個地方，106 年開始後已經推到 10 個地方去了，一開始是推都會區，106 年開始我們覺得偏鄉也是要發展的，平溪那邊，剛好那個主任是一個神經內科醫師，我們也是強化主辦。只能做一些補充啦，這是我比較接觸到的是這兩類。

G3：張老師我再補充一下，像以長照來說，我們跟衛生局還有一個合作，到宅鑑定。就是有一些個案其實是沒有辦法出不來的，就是會申請到宅鑑定，那就是由衛生局派人到家裡去鑑定。那長照部份很早我們就，比中央更早做一些規劃，比如說出院準備計畫，如果他生病了造成有一些狀況出院需要後續需要復健，我們之前有黃金給付包的設計，那他在出院之前衛生局就已經跟我們各大醫院的出院準備小組談好了，所以在出院前三天，出院準備小組就會 p 張恒豪教授 ss 給我們的輔具中心這樣子，如果覺得他們初步有需要，通知之後我們 24 小時之內就會到 edside 去評估他的輔具。如果他有符合失能老人或是他本身就有障礙，符合資格的，就可以當天給予核定而且告知他適用什麼樣的輔具，所以他回家之前就可以把輔具都準備好。衛生局也有黃金給付包，他是要付一點錢，但是衛生局是有編預算的，他們有派

復健師到家裡去指導個案還有他的家屬你要怎麼復健，因為有一些復健尤其是中風心血管的部份，他會有一個黃金復健期，所以他那個效果非常好。如果不符合補助的資格沒有辦法申請輔具的話，我們輔具中心就會給他二手輔具，免費的給予各式各樣的二手輔具，我們一年回收的二手輔具將近一萬件，也都是免費的送給民眾。所以在這個一些細節上，我們社會局跟衛生局在長照這一塊連結是非常強的，偏區更是，剛剛講的雙溪他的主任，雙溪沒有醫院但是他們老人最多，所以他們就成立了物理治療所，我也在那邊併同成立輔具分站，所以在哪裡只要需要復健，他們的復健師就直接給予評估核定，如果那邊有合適的二手輔具就直接帶回家了。我們都是各局處串聯的方式盡量讓民眾縮短他在取得政府該有的協助的時間。

G5：老師我再補充一些，所以橫向聯繫還是很重要，因為科長這邊輔具名稱叫做「輔具超音速計畫」，其實應該是真的做得不錯。這個在雙溪的點做出來之後，後來也請他來所有我們衛生所主任會在的會議，我們的長官因為很支持這個計畫，在各相關的衛生所裡面希望廣推，因為有一些服務其實民眾可能怎麼縮短他的時間，讓他可以提早得到。

G3：所以衛生所也都願意讓我們去設輔具分站。

張恒豪教授：謝謝。

G4：聽起來教育局比較跟另外三個局處比較不一樣，包括幾個問題，精障的問題在我們還沒有到。主席提的這個問題，基本上在教育階段孩子都在，除了上下學期的 IEP 以外，其實在整個鑑定的歷程中，服務就是一起到位，鑑定同時服務同時確認，然後跨專業團隊服務的方式。要談的其實是兩塊，一塊叫做他沒有達標，他還是疑似，那時候服務怎麼辦，服務除了法令明確規定的，基本上是照樣提供服務，用的概念叫做早期介入的概念。第二個比較棘手的是，不願意提鑑定，但是每個人都認為他應該要提鑑定。這部分比較棘手一點，因為家長有同意權，那所以我們會變成是，全學校提估模式，如果你有特教資格特教資源全部進來，如果家長不願意提，特教系統以外的學輔系統還是會提估服務給他，大概會是用這樣的方式來確保那個服務的可及性，讓特教學生在校可以就學提供他的服務。

張恒豪教授：我想最後一個問題，再看盈萱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要問的。問卷上最後一個問題，那新北市的身權小組對促進新北市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有什麼樣的影響嗎？

(沉默...)

G3：因為我們身權小組喔，就是按照法規的規定啦，所以基本上如同老師這邊講的，我們就是會有一定比例的外聘委員，其中有關於專家學者以外，專家學者還是以身障團體的這個領域的專家學者為主，專家學者是，民間團體相關的身障團體、機構團體是六人。我們委員所有委員在會議裡面這幾年提供的討論內涵蠻豐富的，有時候是委員幫我們看到我們沒看到的部份，因為畢竟老實講我們都在辦公室辦公嘛，最多就是出去外面開開會或是跟相關團體，可是畢竟開會時間都短暫，我們並沒有到處四處去看到一些，所以有一些委員就會提出一些他們所看到的一些事情。不過蠻有趣的一些現象喔，就是大部分的委員還是討論到蠻多身心障礙者像是無障礙交通這一塊，到目前來講還是他們最常 concern 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單只是肢體障礙、其實有一些家裡有肢體障礙的委員代表也會去關心到。其他的內容還蠻多的，包括一些就業啦、或者就業、工作、相關一些法規、方案的部分他們都會蠻關心的。我們這邊有一些家長的意見我們也去修訂。

張恒豪教授：好，盈萱有沒有什麼補充？

G1：主席我可不可以補充。我們這個身障委員，我們勞工局也是委員，我參加所有有關身障的我們自己身障或是特教。身障小組其實談的面向很廣，我覺得可以很多是，畢竟是身障小組的委員會嘛，所以我覺得身障的族群代表比較多，6個。有看到這些代表很多都是身障自己的，他來參與他會事前來蒐集身障團體的意見，所以不是只有他團體。因為我們新北市有幾個團體他們已經有這樣的一個模式，他會去先蒐集，我要開委員會了，你們有沒有什麼意見。所以我自己在看，像那個張委員喔，他不是表示自己，他是表示有一些團體，或是身障朋友跟他反映。所以我看到這個委員會是比較發揮到公共事務參與的，他不是代表自己團體，而是蒐集，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其實剛剛提到無障礙環境、公車、停車佔用的問題，或就業、運動的問題。他們有去運動但是開放的時間啦、或是設施的問題，他們就會在那邊表達。我覺得這個委員會是很好，一定會列管，一定會做到，因為委員一直追嘛。他們提到一些重要問題一定會處理。他們這個委員會，他表達地都可以在這裡做處理。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可以表達公共事務，雖然沒有辦法所有的身障朋友。各面向都有。像我處理的是身障部份，身障就業基金委員會只看身障。那個委員會是社會參與很廣的議題。

張恒豪教授：謝謝局長補充。盈萱有沒有要補充的。

身心障礙聯盟專員李盈萱：喔謝謝各位，那我最後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因為像我們在關注身障公約 CRPD 的時候，因為我們同時也會看其他的人權公約的部份，包含這個婦女的公約跟兩公約公約，都會注意到所謂交叉歧視，或是多重歧視的問題。他其實是希望看到說，他是身障者同時他可能同時有其他不同的身分，比如說他同時是原住民、或是他同時是婦女。那所以我們在想說，比如說有一些業務我們在政府的分工的時候，很多會看到他是身障者，就會放在身障的一個科或是一個處，但是其他的處可能就不會注意到身心障礙者情況。比如說他只處理婦女的業務，業務包含健康、假設是受暴婦女。在這些服務提供或是政策規畫的時候，會不會去思考到說，這些受暴婦女或是產檢等等資訊的服務的提供跟政策規畫的時候，有沒有去想到說身心障礙者的部分。還是這個部分你們各個局處在分工的時候會怎麼樣的互相提醒、或是討論這樣子。不知道我有沒有表達地夠清楚？

G6：因為已經點到我們我就先回答。身障的委員會裡面，固定的業務報告就包含針對身障女性的生育調節、產檢相關，這只是健康的一環，像我剛剛講的精神障礙類，可能現在性別議題的概念。能夠從性別角度去做區隔的，我們就會在身障委員會提供相關相關數字。另一部分是，我不知道怎麼樣有達到交叉，但是基本上性別相關的會議的時候，我們市府裡面是六七個組，組是用議題組合起來的，一個局會跨三四個議題。有的是社會局召開跟家暴人身安全，警察局。我的感覺是那個業務出來的時候，就會增加我們橫向聯繫的機會。

G4：其實盈萱問的應該是社會安全網談的，現在案子來了那所有的問題需求，應該是全部被檢視到，而不是只是進來我這個窗口，我只處理我這個部分的問題。教育局的部分基本上特教司當一個科認為一個孩子或一個學校有關特教事情，一個案子進來一定會知會那個科同步處理。大概是這樣。

G1：以勞工局來講我們比較古早不管是在職場上的平等或勞資、就業歧視，所以當然我們身障也是重要的，局裡面也是很重視。比如說我們有辦勞工大學，那是在提升我們職場勞工專業能力。那我們對於身

障朋友他們的學分費是有打折的，這個部份我們其他勞工可能就沒有。身障或是低收入戶我們會給他們打八折，學分費。盈萱講的是這個部分嘛，是不是？就是我可以看到不是只有身障就輔科看到身障，是在各業務他們在考量身障的部分會給他們多一些協助，是不是？

身心障礙聯盟專員李盈萱：不好意思，可能我剛剛講的還不是非常清楚。我在想的是，因為在座都是很熟悉身心障礙業務的代表，那有一些其他科他負責的業務不是 for 身障，可能是 for 全部的婦女或是全部的勞工，那他們有沒有足夠的身心障礙者相關的意識，比如說他們在做政策規劃的時候，這個政策跟服務提供出去，他想的是一般的民眾裡面有一部分人是身心障礙者，他在這個規劃的時候也能夠同時顧及到身心障礙者的需求。但是有的人可能不會思考到這些部分，有的問題是這樣子。

C：像我們負責勞資關係的他負責勞資爭議，他的訴訟補助，來這邊做諮詢的時候很多聽障人士視障人士，應該是各局處都這樣，你本身受理到這個業務，你的敏感度，不管他今天是原住民、是身心障礙身分，他今天可能是去社家。各局同仁只要 touch 身心障礙聯盟專員李盈萱到這個環節的時候，我一定會透過一定管道比如說公文的形式，先去幫他彙整相關資料，或是事後由我去找社會局說這個個案有一些狀況，由我來統整來回答他。或是在做一些服務計畫的時候，裡面都會切合到他不同身分的需求，尤其是涉及到補助類別，比如說原住民我可以加多少、身心障礙者我可以放寬多少，補助期間我可以放寬多少，低收入戶我可以放寬多少。其實社福事務科都慢慢地有這樣的概念，不會說我今天只管社家，其他他什麼身分都不管我的事，不會。現在大概各局處在這幾年的整合橫向的整合，是市政府這幾年非常重視的。

G6：教育訓練也很重要。兩公約在 100 年以前沒有這個概念，但是不斷地會有繼續教育，性別的我們下禮拜也要上相關的課。就是訓練會彌補我們只有自己業務領域。

G1：我記的我們法令的檢視，前面的檢視有沒有不友善的。有一些字眼是殘障阿，透過我們全部的檢視，在就業服務我們有身障朋友、聽語障我們就要有手語的服務，我們其實在各機關都有這樣的一個訓練，或是有這樣服務的提供。這是比較沒問題的。

G3：我覺得新北市，跟其他縣市比較不一樣。我們各局處的協調，除委員會以外，有很多業務我們都有聯繫協調，我也跟勞工局都非常非常熟。我們自己內部也是一樣，除了兒少老殘以外，除了個案我會有一個專門的就是社會工作科。我們內部的會議也非常非常多，這些東西都會特別地去注意到。比如說，保護性的個案來說，我們家暴防治中心跟社福中心，我們幾乎周末也經常需要緊急安置或幹什麼，我們各業務科也都會處理，他們在判斷上也越來越清楚。像警察局有走失手鍊，走失走練是全國我們自己辦的，為什麼會這樣是因為走失手鍊是人家捐贈的都免費，而且我們是有自己的系統，那我們所有的警察同仁都知道怎麼樣去處理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們知道從白天到晚上都可能會有老人或身障者走失嘛，那警察同仁從來也不會說這不是他們的工作，他如果聯繫，我們會有單一的電話，幾乎都是當天就處理，絕對不會讓那個人警察局過夜阿，都不會有這樣的問題。所以大家的敏感度這幾年提升蠻多的。

張恒豪教授：我想時間差不多了喔，非常謝謝大家寶貴的時間，這個對我們研究案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也希望看到大家這麼努力在做橫向聯繫，其實非常的感動，也希望大家在這個領域上各自加油。好那就

這樣，謝謝各位。

(二) 第二場次

張恆豪教授：身障盟這次透過這個機會 希望了解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的情況。尤其是心智障礙者、精神障礙者有些還是需要透過家長，的確不太容易，所以家長還是很重要。這是題外話，我們回到，我們希望知道各位在組織上、組織運作上有沒有這個討論這問題，在理監事的成員或組成分子的發言上的狀況是怎麼樣。是不是從開始來。就是說你們的成員、理監事是否有身心障礙者，比例大概怎麼樣、有默契，或是有規定嗎？我記得好像不能有明文規定。之前台灣有討論過，但是有一定的默契說我們要有一定的身心障礙者參與嗎？

C2：我先來講。新北市炬光協會 75 年本來是新北市政府的政策，特教委員會裡面的小組之一。當時台北縣炬光青年志願服務團，後來發現他們都是吃喝玩樂沒有。這個上蒼安排的因緣啦，我就去成立一個團，炬光青年服務團。我剛開始在炬光的時候，就去一些電腦公司，來辦這個身心障礙電腦研習班。我蒐集一些具有熱情愛心的身障朋友來為身障朋友做服務。74 還是 78 年，我們(殘盟)王榮璋秘書長邀請我去，一些身障政策，那個從裡面呢我們炬光一起支持的，志願服務、急難救助委員會。我做全省的急難救助、個案，碰到個案，我會去了解先去家庭狀況的構成，來服務他們。... 這很有效，我自己是身障朋友。但是大家是平等的。很多身障朋友，我帶他們出去。台北縣第一屆身障委員會的時候，蘇貞昌做縣長，我們是委員。台北縣政府本來沒有無障礙設施，運動場、籃球場我們去把他爭取出來。我們在新埔國中沒有無障礙坡道，那邊校長很好，因為我 82 年去那邊讀補校，校長說你為社會做這麼多公益，我們沒有錢但是有什麼是可以補助你啊，很熱情的一直在支持我。現在就有無障礙設施。我前陣子到新北市身心障礙權益委員會，我去爭取很多無障礙停車位。還有這個禮拜一立法委員羅致政去看板橋車站，爭取機車停車位，北三門機車停車位。我們新北市 16 萬 600 多個的身障朋友，很多停車，還有好幾排的規畫停車位，後來由交通部還有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還有三位議員來接觸，做了機車停車位。

張恆豪教授：我打斷一下，你說你第一屆的身權委員，現在是第四屆的身權委員，那中間也是嗎？

C2：第一屆第二屆。現在也是第四屆的委員。

張恆豪教授：所以中間空了一屆？

C2：因為他現在是新北市的第一屆。現在才退休。白天在上班，晚上..。我們身心障礙朋友，都是肢體障礙的會員。我們不是說身障朋友就收，我們要看你，要會做事，不是來吃喝玩樂，要有社會倫理道德責任，這樣才會提升我們人民的一個品德。我們不是事業營利單位哪裡有錢為民來服務，只能匯集這些有心人，感謝他們。

張恆豪教授：我想回到第一個問題就是說，那你們的協會的理監事成員跟工作人員，有多少身心障礙者？

C2：會員有 120 位，理監事會，理事 9 位、監事 3 位。

張恆豪教授：那有多少人是有身心障礙身分的？

C2：全部阿。會員沒有身心障礙身分不能加入。

C1：他們大部分是肢體障礙者。

C2：為社會奉獻的，還有 800 多個個案。..春節加菜金我們每個給他們 3000 塊，身心障礙朋友真正是肢體上的不便不是身體上的殘缺。你再怎麼殘將心比心，要為社會奉獻才有生命價值。

張恆豪教授：好，我了解。問一下您(指 C1)的狀況。

C1：我們 12 個理監事裡面有 3 位精神障礙，工作人員 7 位裡面確切知道的有一位，因為我們不會我們不會去沒有特別問。

張恆豪教授：那家屬呢？

C1：理監事喔，理監事除了 3 位精障者以外，其他都是家屬。

張恆豪教授：你沒有參加新北市的身權小組喔？

C1：我的印象是沒有，因為通常都是公部門邀請。

張恆豪教授：因為我們上次去公部門問的時候，社會局是說，團體互推，對不對？

李盈萱專員：勞工局是說他們會輪流選，社會局沒有特別講。

張恆豪教授：好要去確認一下。

C1：我的印象裏面是沒有，可能要回去找一下資料。

李盈萱專員：應該是沒有，我有看四屆身權小組、新北市身權小組的名單。康復之友是沒有參加過。

張恆豪教授：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其實你們兩個團體都有很多身心障礙者參與，我們比較想知道說，再招募身心障礙會員的時候，會透過什麼樣的管道，是透過提供服務呢？還是透過什麼樣的管道去招募，那在會員的擴充跟維持上面，會有什麼樣的困難？

C1：這個部份我先分享一下，我們協會早年精神障礙者是贊助會員，後來我們有一些新的同仁認為，應該有他們自己。應該是第二屆會員大會就想辦法去動員、有人提案，讓精神障礙者參選。其實提過兩次，第一次我們家屬就會有很多的擔心，第二次我們想辦法就讓他過了，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印象正式會員裡面家屬，家屬大概占了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精障者大概三分之一。這個回去得詳細看。招募的管道，精障者來講，精障者跟精障者分享，邀請他們來參加。如果是家屬成員會員的部分，大概就是辦活動，這十多年來有辦家庭心理健康教育的，培訓課程中大概有少數兩三位、三四位加入。有的大概是看到我們的DM或官網，很少，就是其實我們在會員經營這個部分沒有花很多心力。心力大概都在標案上。

張恆豪教授：會有會員流失的問題嗎？

C1：有。因為會員的部分，我們兩家工作坊是跟健保署有簽合約。其他協會這邊都是標案，人力都在標案上面，不可能挪人力來經營會務，所以我們會員確實是有流失。早年最初可能有到400多個會員，後來很多會員因為也沒繳會費、辦活動也不來，我們沒有真正在經營，可以這麼說，所以會員流失，目前大概就剩100多個會員。

張恆豪教授：那標案有助於留住會員嗎？

C1：沒有。標案就是。

張恆豪教授：標案有直接服務的。

C1：直接服務就比如說，現在我們有兩個標案，早先還有更多社區關懷訪視阿、嚴重精神病患保護的業務。尤其是嚴重精神病患保護的業務，那個家庭都是不理不睬，你也不知他人在哪裡，那個根本沒有。社區關懷訪視業務這個部分，前三年都有做嘛，那個進來的會員非常非常少。現在的身心障礙家庭資源中心，我們單做精障，這個進來的特別，因為我們的社工，我們不會賦予給他這個任務，通常專注在個案的問題上面，不會特別去邀請他。所以比較少，我們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在歧視的部分，所以在會員這個部分，我們服務超過90%都是非會員，就是來自標案。工作坊會透過來參加協會的非常非常少，一年大概一名兩名而已吧。所以我必須承認我們沒有在做會員經營，應該是

要回過頭來去做。19:19

李盈萱專員：第三點的問題(註：貴團體曾經透過那些方式及管道，反映對政府關於身心障礙者權利或福利之政策及作為之意見?)，向政府、議員去申請經費，我們有歌唱班、瑜珈班。急難救助的部分，我70年做到現在，人際關係是蠻好的，有二、三十個慈善單位贊助。我去做急難救助訪視，符合的我會給他們3000塊，不符合的就沒有。我會看家庭背景如何。小孩子比較小的，去做社區關懷。每一年都有200位，中低收入戶、還有單親。在資源上去做那些給他。

張恆豪教授：不限會員嘛。

李盈萱專員：個案。

張恆豪教授：協會的個案不是協會的會員。

李盈萱專員：桃園、基隆阿。一年在新北市都是我..。

張恆豪教授：還有一個問題是說，很多團體在開會的時候，不容易有效地達成共識，或是不太容易開會。我想問康復之友協會有三個精神障礙者，有在開會時碰到什麼困難，或是有什麼特殊設計嗎？還是有特別選過適合來開會的？

C1：我當然理監事會成員不可否認都需要初步做一些篩選。我們那個屬性喔，大部分不管是家屬也好、障礙者也好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都是低的。那這三位精障者的理監事，在我們十多年前也有成立一個綠濤自立團體，就是全部都是當事者，我們有去發掘他們的意願。我們在理監事裡面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他們出席率都高，但是都是沒有聲音的。就我們一直很為難的地方，大概五六年前，在綠濤自立，他們也幾度興盛幾度衰弱，我自己接手陪伴，陪伴到後期的時候，半鼓勵半強迫的希望他們成立人民團體，有一點點被激到的樣子。後來他們有比較育樂屬性、取向。對他們來講要去爭取什麼、為自己發聲這件事，對他們來講。可能是這一群人的屬性，他們不太在意。

張恆豪教授：一般台灣人都對公共事務不太有興趣。網路上罵一罵很容易，可是。

C1：他們連到網路上罵一罵這件事都不會做。看他們臉書上面都是比較軟性、比較花花草草，他們會來按個讚。但是只要稍微嚴肅一點點，都不會來碰觸。我們協會接觸到的精神障礙者有這個特別的地方，那些復原很好的一塊我們看不到，他不會來。經常住院醫院出出入入，那一塊我們也碰不到，為什麼，前提就是不穩定。我們會服務的這一塊就是有點好又不太好。或是他的表達這一塊比較沒那麼好。表達這一塊需要去訓練，但是訓練又很不容易的地方，整個大環境文化在在告訴他們

是一個不 OK。

張恆豪教授：理監事會有跟他們有關的議題的時候，他們有沒有意見？

C1：他們不太會表達。所以我就覺得這是某種程度他們的自我制約啦，因為你看到家屬比你高，你看到工作人員。但是在他們自己團體裡面他們是吵得開的，他們會自理要去哪裡三天兩日遊，要去哪裡吃好吃的。因為綠掏這群夥伴他們都是已經有在外面工作的，他們比較多的比例是早年從我們就服輔導出去工作，所以他們的食衣住行育樂幾乎是沒有障礙，我們的無障礙的那種東西比較多是歧視汗名的部分，讓他們覺得他們跟我們是平起平坐。我們把他們納入正式會員、納入理監事會。他們還是一樣。我覺得，是要先從外面大環境改變嗎，還是怎麼樣？我們在兩個工作坊裡面去要求不可以讓學員喊工作人員「老師」，這在專業工作者裡面、在醫療體系裏面會習慣，比如說社工老師、OT 老師。所以他們已經是個成年人了

三四十歲，他還在喊一個年輕小朋友老師，因為我們先有這個方案是先從就業那邊，一個就業的學員，他覺得有輔導員在他旁邊，他要喊他老師，覺得就改由(台語)的。因為這樣子我們就反省，我們就去告訴工作人員，這是需要一些時間上，我們已經 20 多年這樣。可是勞工局那邊。我們大部分都可以做得到，但是外面因為 OT 我們都是兼任，都是外面機構的人，他們在他們原本的圈子友都很習慣都是自稱「老師」。所以變成 OT 來了，那個「老師」這個東西又跑出來，然後另外一個困擾是，在 N 年前勞工局要求我們不分障別的服務，那就輔員的困擾來自於跟智能障礙者互動，他們的說法是如果你沒有一個老師的身分他不太甩你。我不知道真實性如何啦。後來就服那邊還是有這樣，不過我們還是有不斷的要求，不要用「老師」的身分跟服務對象去互動。

張恆豪教授：有點難。

C1：呵呵呵。我覺得在工作坊裡面做到的比例相對是高，除非是主管級不熟的，其他我們都是彼此名字互稱。我們儘可能可以有平等互動的環境，盡量。

張恆豪教授：這樣的改變有明顯的改善他們的自我倡導，不要談到高階的公共事務好了，自我倡導。

C1：這個部份我們沒有細細地去詢問或找答案，這起碼你來到工作坊，喊名字可能比在 day care 或是醫院你要喊誰是老師，這是一個很大的不一樣的地方。工作坊的部分有再加入權益倡導的元素，像我們新莊工作坊的部分，他們會選他們的學代，每半年可以選他們的學員代表，不能連任，某種程度是一種培力，慢慢地有部分幾個學員他可以到外面去分享他自己的心路歷程。我們都要求，

基本上你如果願意被拍攝入鏡，我們就一定是素面相見，不要打馬賽克，我會覺得那是另一種層次的羞辱。所以他們到外面去分享的時候，都是一個很棒的畫面，侃侃而談，讓大家知道你的長相。其實現在資訊爆炸，哪有誰會記得，但是對我們自己很有，我們盡量在我們的網頁臉書上面，由我們這邊貼出去的都是，他同意我們就放，他不同意我們就不放。一種讓他們感受到一個普通的人，不是見不得人需要遮遮掩掩。在我們協會裡面。

張恆豪教授：你們協會有在理監事會討論上，參與狀況如何？

C1：我這麼多年的領導團體經驗，發現身心障礙者有自信心的比較少，需要長期的復健信念信心，因為要挑戰他的處境。慢慢的形成來參與。要領導一個團體很不簡單。要去承擔這個責任才能夠真的。我們一個團體，你有什麼意見就表達出來，一起來研究，一起來做就好，沒有什麼壓力。你不講也沒關係。

身心障礙障別、落差，那我們肢體殘障涉及到他家庭環境、教育都有差別不一樣。有些身心障礙朋友走不出來沒辦法。我們身心障礙朋友對於說，我為什麼會去 8 月 19 號，要請立法委員來。我發現很多身障朋友騎機車，到車站，這是一個問題，我會跟市政府去反應。... 因為像板橋火車站，所以為什麼在市議員民代，他很重要的人脈，我想我們都不是立法委員。

張恆豪教授：我剛剛的問題比較是說，會員裡面，會內的溝通跟會外的發言如何？特別是理監事會的時候，理監事會有沒有參與討論？

C1：他們會來談，但是有時候他們談都是他們個人。我身為主席，我會說這樣不對，因為你要去講看大眾，因為我們團體服務大眾，不是服務你個人。你發言提出來。

張恆豪教授：參與的狀況如何？

C1：有的人不敢提，因為他們有「不講沒代誌，講了有代誌」。所以很難推。有的人比較老、又跣，覺得自己是老大。有這種心態，這就是人性的，沒辦法。

張恆豪教授：有傳承的，讓新人進理監事的困難嗎？是不太容易有新一代的，有沒有討論過為什麼？

C1：對自己沒有把握。對經營社團沒有把握，所以沒有信心來做。

張恆豪教授：你覺得他們認知的差別在哪裡？

C1：差別喔，因為很簡單。目前來講，新北市現在 60 幾個團體，現在都吃喝玩樂，社團沒有錢，他們可以帶出去逛街、去辦很多，他們有軟的、想做的就去。要做的就不來。

張恆豪教授：是什麼樣的事情不來？

C1：現在人就是什麼都要享受，事情都不做。

張恆豪教授：甚麼事情不做?(問數次)

C1：就是懶惰阿，都是做不動，辦活動搬東西這樣的事情都沒有興趣、不想做。你又不能強迫他。....
變成自找麻煩啦。

張恆豪教授：你們有沒有新陳代謝的問題？

C1：這個傳承是個天大的問題沒有錯，真的很不容易，理事長要願意承擔。我們協會工作人員算是強勢的，理監事會相對負擔的責任壓力就少。不好的地方就是，像理監事一年開兩次，他們很少提案。傳承很有問題啊，我們 9 個理事來看，這一屆，去年剛改選，有三分之一有汰換。

張恆豪教授：那很厲害了耶。

C1：真的喔?呵呵。很不容易耶，都要去跪求人家來當理監事。監事的部分就相對比較穩定，沒有變動。裡面有資深的，有的是創會到現在，年齡其實也是偏高。像我們監事、常監已經 28 年，理事裡面有兩到三位都超過 65 歲。

張恆豪教授：不錯啊。

C1：真的喔，好吧。之前是有聽到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可能大概該有的服務也有了，所以家屬出來的意願也比較低，他們現在都著重在智青的陪力。我們的部份我們也期待。因為我們就比較專業服務取向，雖然是家屬團體。之前有一個顧問說，我們就是披著協會的外衣做基金會的事。我們也希望家屬的聲音能夠出來，但是就是真的一部分跟我們的文化、民族性很有關係吧，比較難一點。他們其實都對協會的工作人員信任度很高。

張恆豪教授：對外開會的時候是以工作人員、秘書長為主嗎?還是理監事?

C1：幾乎都是總幹事出去，理事長比較有空的話，他也會。因為我們早年民國 84 年，民國 83 年成立的吧，那時候我們都是家屬去，因為那時候我們沒有工作人員，我們是到 84、85 年，慢慢擴，請了第一個社工之後，作就業輔導。那時候立案跑了一年多，慢慢地有社工進來之後，工作團隊成行，都走標案路線，家屬的聲音真的比較少一點，不可否認的。我們也想改變，但是態勢已經形成。除非有比較青壯輩的說更多的話，我覺得在團體裏面就是敢說話就是贏。你不說話你就是都沒有，看起來一直都是這個樣子。還好我覺得我們工作人員素質蠻好的。蠻讓人家放心的，我不知道這樣算

不算其他 NPO 的常態，我們走向就是這樣。

張恆豪教授：北智協我媽 78 歲，做了 20 年，好不容易厚臉皮說我不要候補，結果又候補上。

C1：我們創會的理事王珊老師現在還在。她是個界線很分明的人，她也想要不要再參與，但是...。我們也不希望她再回鍋，我們覺得這是代表，這像什麼。

張恆豪教授：北智協陳節如回鍋阿。

C1：我是不希望。我是老賊級的，我總幹事幹了 N 年，我自己去年。其實我前幾年就一直再醞釀，其他人就沒什麼意願。後來我再堅定一點，後來就算成功。我現在就不是總幹事了，那我是覺得這個模式，因為我們工作人員也有傳承的問題啊，後面再來有點斷掉的危險，現在也想辦法開始在培力一些比較年輕一輩的，因為現在看到一些上市公司在交棒不順利。我們雖然是小小的一個小單位，因為我們自認為啦屬性還算單純，不管是理監事、那個初心，當年創立到現在一直保有那個理想性，雖然要屈就在標案之下。盡可能是保持我們的理想性。

張恆豪教授：你們出去開會的時候，都是總幹事還是？

C2：沒有。執行都在理事長，我們就是開會決議，理事長執行。像我們內部都依法規定 3 個月開會一次，第二次就常務理事取得共識，再來就去做。理監事一起開研習會。每個理監事都在就業，只有假日或晚上可以排行程。

張恆豪教授：那理事長有任期嗎？

C2：三年一屆。像我創會的時候，75 年創會的時候是台北縣板橋市炬光青年志願服務團，87 年成立了板橋市炬光協會，86 年時候才再改為炬光協會，現在改成新北市炬光協會這樣。一路來就是說，我做的很累換別人做，我在後面推當常務理事、常務監事阿。

張恆豪教授：大部分的聯繫都是你在做，你不會擔心。

C2：我們現在設一個行政祕書。有的時候...（聽不清楚）因為我有的時候講話。

張恆豪教授：就你們的觀察，你們會員參加各項公共事務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C2：我發覺的有吃的東西，有吸引力他們參與才會比較強。真的沒有幾個。是玩社團的概念還經營社團的概念，如果有經營社團的概念社團才會起來。如果吃喝玩樂的社團就...（聽不清楚）51：

02 想殘障聯盟阿向中央爭取...像我們食衣住行，比較麻煩是行的問題。73 年到 50 年，...

我可以坐輪椅還好，沒辦法坐輪椅的出門就累死了。像我們來講，板橋車站．．．中間高兩邊低，車停車拉不出來，那我們．．．。

張恒豪教授：您長期在新北身權小組。您覺得小組發揮的功能。

C2：朱立倫上任後，新北市在無障礙部分改善了很多。

張恒豪教授：除了無障礙環境呢？

C2：無障礙環境，．．．身障停車位（註：繼續講無障礙環境改善部分．．）

（張恒豪教授、C2 對話一小段聽不清楚）

C2：我今年67歲，做身心障礙（工作）10幾年，．．．．．張恒豪教授：在行政院層級是怎麼處理？

C2：因為我們還是很多．．．像你說身心障礙者權利保護法理面，人格權的怎麼去增進，需要思考。

張恒豪教授：你（指C1）沒有想過參加身權小組、有爭取過嗎？

C1：那個是官方簽訂的

C2：因為他們是康復之友、是精神病患的，跟我們障別不一樣。

張恒豪教授：但是縣市層級跟院層級不一樣，院層級有跨障別。但是縣市層級好像通常還是以肢體障礙為主。

C1：（康復之友協會在）勞工局那時候？？當過那個就業基金。

張恒豪教授：但是沒有什麼用？

C1：也不是沒有什麼用，張恒豪教授：但是沒有什麼用？

C1：也不是沒有什麼用，以前勞工局就業基金跟就業歧視，都是看局長，就業歧視..那時候局長能夠扛一些壓力。其他都是那樣子，在中央也是，我們的經驗，曾經有代理出席過，你講的話比較跟官方不一樣的，其實大概就是黑名單。曾經聽過一位殘障．．．所以官方就是說找一些委員會來講，我覺得官方腦袋也要翻轉，我不是為了找專家學者跟民間團體來背書，而是真的想要公民參與或是身心障礙者參與。引發更多不一樣的政策，對於身心障礙者，不然我覺得參加委員會，有一些聽到參加委員會聽得有點氣餒，不想去．．．我不清楚啦，呵呵。就是我們怎麼去影響承辦人的腦袋，還有她有沒有這個她願不願意影響她的長官的腦袋，我覺得這很重要。

C2：因為他們是精障，做精神病。真的是一群不定期炸彈。很恐怖。身障者跟．．．她發作的時候

你要去安慰她．．．會有這種情形，我曾經．．（聽不清楚）

張恒豪教授：你們不同障別的團體有機會在公共事務上互相討論嗎？

C1：早年有，我們的特惠（？）常常會辦一些研討會或活動，幾年後我的印象就沒有。各障別其實．．．我覺得我們最被汙名化。我可能會小小的岔題談一下歧視這件事。我們民國92年早期要成立新莊工作坊時，90幾年就被抗爭，被居民抗爭，台北縣那時候透過社會局主辦的研討會經常有一些交流，我那時候蠻難過的一件事就是，那時候要選鄉鎮市長時，有一個候選人旁邊陪著某一個障別的領導者，從我們新莊工作坊旁邊經過，就聽到那個障別的領導者說怎樣怎樣很負面的。我覺得我們不是本是同根生嘛，雖然障別不一樣但是障別跟障別之間還是可以有合作。另外講的，我不是要美化精神障礙者，說他們多可愛多單純。事實上就像老師講的，我們異質性很高，我們最大最根源的問題是在教育。我們國民小學教育課本都沒有教心理衛生心理健康，在這個情況下他就是一個很神秘被過度解讀的東西，所以說我們家屬跟家裡生病的人在互動是非常痛苦的，我們（家屬）很痛苦只知道自已很痛苦，不知道他（病患本人）的痛苦。吃藥也是很痛苦，整個被藥綁架住。這樣的情況要他們好好吃藥是很困難的，所以其實不管什麼病都是一樣，我自己的觀點是，這是機率問題，有人生病了、所以我們沒有生病。我的爸爸、叔公、妹妹都是精神病患，對我來講我的感受是，我們要感謝他們生病的人，因為他們生病，他代替我們受苦。我們要想辦法去幫助他們，他們的痛苦是沒有人知道，他是很難表達。他病發的時候可能是他很解脫很愉快的時候，但是我們就是一定要讓．．．現在的課綱裡面提到唯一跟精神疾病有關的只有PTSC2而已，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明確的寫在課綱裡面，其他都沒寫，其他都叫你要開心多跟人群互動。我們跟衛生福利部心口司反映，他說他們已經有跟部長．．．可是我們就是看課綱真的是沒有。看第一次覺得是不是自己看漏了再看第二次還是沒有，也請我們比較願意參與的理監事一起看，事實上是沒有。寫信去陳情也是沒有效。所以這是一個聲音夠大拳頭夠大，像那個．．．他們心口司，我們每次去跟他反映住院的困難，他們說人權團體。一定就只有台權會會去關注精神病患強制住院，我們就寫信去罵台權會。精神病患的事情是全面，不會只有強制住院這件事，你們好奇怪，為什麼只關注他強制住院，住院對我們來講何其困難阿。

張恒豪教授：對阿。

C1：在醫院裡面，我之前在耕莘醫院裡面實習兩個月，他們就是急性住院進來他們也是苦口婆心地

跟急性發病期的人勸說你同意住院，因為強制很麻煩，精神醫師要花個．．沒有醫師願意花那麼多時間去寫，而且寫了到那個審查會如果被打槍，我們檯面下聽說會被記點，所以醫師都不喜歡這件事。有沒有我們不清楚，其實他就是怕麻煩，人性就是怕麻煩，我相信大部分的醫師不會濫權隨隨便便去讓人精神病人不需要住院去住院，我覺得回歸法律層面如果這個醫師是濫權或是某種因素讓這個人住院，那就是法院相見嘛，而不是現在醫師因為扛了強制住院的壓力到法院去審理，法官懂精神醫療嗎？你後面還是要有精神醫師出具一些他的診斷程序說這個人，他的專業鑑定，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有一點脫褲子放屁，我的觀點。我們都相信人是良善的，他也考到精神專科醫師的證照。他會去胡亂診斷他的個案嗎？我們也不能說沒有，但那個不是常態，一個不是常態的事情要大費周章，關注精神病患不是只關注他住院，只注意到強制這件事，我們人權有進步到這裡嗎？完全沒有嘛。連我們家屬都會認為他是不定期炸彈這種觀念需要處理的時候，你去講這種打高空誠意麼高的，關注他住院。對搖搖哥的事件太扯了，我們看媒體也覺得他很扯，這個是政治壓力下的結果。那位去看鄭捷的未成年的男生，這也是政治壓力。這種去放大這種東西是不應該的，那不是常態嘛，我自己在急性病房實習，他就是得住院。大部分都很幸運，那出人命的時候，家屬被自己的家人殺了這個社會頂多就是同情兩把，這個人回去當人家的鄰居的時候，大家怕得不得了。社會安全網最基本就是教育，以後大家談精神病就是跟談糖尿病一樣，心情是很普通的，不會有那個特別的想法。不用再花大錢搞社會安全網。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張恒豪教授：身障盟要加油。

C1：康盟要加油。

李盈萱專員：我自己覺得很多事情就是有很多關是大家都要一起，因為不可能。強制住院有一部分是人權的問題，確實也有生活各個面向一定也是也要關注，但是一個團體他就是關注人權議題，有的是關注精神病的家屬還有社區的各種情形，這都是要一起來做，這樣子。

張恒豪教授：人約盟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看實際的運作…

C1：對，那如果要去很關注精神病患住院的議題的時候，那你也要配套嘛，今天住院是不容易的，那你社區的配套？沒阿。這個時候你去講那個誠意過高的事情，我覺得我完全沒辦法接受，我同意人權是普世價值，他今天在家裡發病的時候涉及到危險的時候，他的人權跟家屬人權其實是等重的嘛。不可能關切他的，你不要住院回家，換成去人約盟台權會住，不可能嘛，或是我們家屬去住院

也不可能啊，這中間要有東西嘛。要有措施在阿。講人權他如果不願意去那個設施，．．．教育是最根本的，應該是去倡議教育的東西嘛，你這裡不做後面怎麼做，做不起來的。好了，嘮嘮叨叨的。

張恒豪教授：所以你們這幾年來，有試圖透過團體內部的討論，來形成對公共事務的意見去找政府溝通。

C2：蘇貞昌那段時間我發起台北縣身障團體聯合會。那段時間，寫那個意見給蘇貞昌。．．．那個時候沒有辦法取得共識所以放棄。那時候精障有家屬在還好、啞障他們非常團結、智障有家長、肢障很分歧。70 年到現在都沒有中斷。台北縣殘障人協會也是我發起，意見不合 50 多個成員就散了。

C1：我忘了是民國幾年，很早．．那時候社會局陳志綱科長課長他也不錯啦，幫我們找場地讓我們開會，後來我發現，因為我們是 83 年成立，我們在台北縣是小妞妞，幾乎最後成立的，前面大老太多了。那個山頭是悍不動的，那時候古早有開過幾次會議，有一些團體也有來啦。．．．不然真的很可惜，像台中市有成立一個聯合辦公室，讓各個障別可以進去，就減少很多經營的壓力。我們協會會費一年才 200 塊，我們每次在大會裡面提說，趁著要改選理監事順便更增加會費，今年勉強勉強增加一百塊，所以我們不服務也不太虧欠。

張恒豪教授：你覺得當初聯合起來最大的困難是什麼，你說肢體障礙有內鬥，為什麼內鬥，是資源呢還是理念？

C2：我發覺理念。我們聯合起來要做事情很困難，因為他們沒有做事的專業，因為他們各自想做各自的。

張恒豪教授：為什麼台中市、台中市做得起來，台北縣做不起來。

C1：台北縣那時候官方說法是說我們台北縣團體太多了，不能獨厚某一類型的團體。我覺得，我自己看到的，理事長（指 C2）拍謝喔，我自己看到的早期很多組織比較像是議員的條仔腳，很親近的外圍組織或是白手套。有時候比較大型的選舉，很多團體在選舉的時候私下動員。對我們來講就是不願意成為什麼樣政黨的，就是很單純，因為會改朝換代，你靠邊靠邊，除非我們夠壯大，是他要來聽我們，要不然那個態勢之下我們寧可，也不是保持中立，因為會員各自有各自鍾愛的政黨。我們就是保持不跟誰靠近。我們在新北市身障團體也算是比較特別。我們不會去靠哪一個顏色的政黨或是哪一個。

張恒豪教授：你的感覺呢？

C2：真的沒辦法整合，很困難。一個人在做事情，十幾個人說不要。有共識來反映我們的福利政策，政府比較會接納。一個一個分散的，沒有一個決策出來。

C1：我覺得要促成政策的改變，還是要跟中央對話。地方型團體有先天上的限制，我們雖然是靠標案過日子，我們最核心的成員來講我還是希望靠修法。像去年發生的龍發堂的案件，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家屬願意花大錢，借錢賣田產送到那裏去，一定是現行的政策容不下，有一些漏洞在。那龍發堂會存在政府是共犯，你為什麼讓它存在50年，他一直在非法的狀態很明確，你為什麼。我們也曾經寫信 email 給各縣市希望他們一起來促成龍發堂後，這500多個個案的安置，政府要有第二預備金去處理，今年的預算都已經都在那裏了，中央就很不高興，就覺得那是非法一直助長補助他非法。我的看法是政府失責在先，你為什麼要讓它存在，因為這件事情我們只能呼籲要修法，讓很多不同服務型態的機構存在，那官方的說法說現有的病房床數是夠的，這是廢話嘛，精神並不是只有住院的問題，後面的安置才是頭大的問題啊，這是在騙不知道的老百姓，阿龍發堂政府有在做有安置，不是這個樣子。所以我們呼籲要修法，現在要做的康復之家、精神護理安置之家。要對應龍發堂的服務機構生存的空間，康家有利潤，很多的利潤。不否認也有關門的那就是非常差。台北市50幾家耶，你台北市才多少人口對不對，你利潤都，加上台北市社會局便宜行事阿。．．．所以你只要願意讓他有足夠的利潤，服務跟機構一定會長出來。所以一定要修法，不修法沒有辦法。我不是在幫龍發堂講話，他非法他環境不OK，他活該倒楣。但是倒楣的是誰是家屬，他被迫一夕之間就要，有人因為這樣出意外走了，那這樣仗要算在誰身上，我覺得是中央政府要扛起來。他們說法是前兩次已經有安置了，是你不好好處理他，你只是在付高利貸嘛。我的感覺就是這樣。這次看起來高雄市政府很有決心，可是他清空，現在又回籠30幾個。陸陸續續只有風聲過了，只要他不堅持排除，一定就是回去。現在幾個公家醫院哀哀叫，因為家屬不來買單家屬不來簽字，他們也不敢讓他出去，然後有幾個請看護，那個問題一大堆。心口司就說現在是部分的免費給付到六月，後續要安置的部分他們也不處理，非醫療安置他們都不處理，所以大家都ㄍㄉ在那裏。這真的是爛攤子一個，倒楣接到的醫院，他們自救會成員有100多個，他們告訴他們成員醫院打電話來都不要簽字，有協助一些安置到康復之家，有一些安置不了，因為有一些很不愉快，家屬也怕他們跑掉，他們不敢接回家。

張恒豪教授：有沒有別的要問？

李盈萱專員：我會想聽一兩個例子，比如說成功的例子或失敗的例子，你們的理監事或是會員想要表達跟公共事務相關的議題或是意見的情況，成功的或是失敗的都可以。我想知道你們團體在運作時的情況。。。比如說他想參加或不想參加，後來成功的經驗。這邊理事長，我也想知道你們會員都是肢體障礙者，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他想要做什麼事情，但是後來成功了或是後來失敗了。那原因會是什麼。

C2：我聽不清楚。

李盈萱專員：聽不清楚？我的意思是說，我想知道你們協會裡面有沒有其他的身障者，你印象比較深刻，他是比較積極的想要參與會務或是外面的事務。他們的情況怎麼樣？

C2：會員進來我會來評估，從活動中看他的個性是怎麼樣的，他有積極性主動性，才有可能就會推薦到理監事裡面。我做理事長的時候都是這樣的。

B：那你有沒有比較印象深刻的例子，哪一位理事或是監事，他特別對什麼樣的事務事有興趣他表達什麼樣的想法？

C2：我們的行政秘書他在讀書的時候，我去學校講的我的理念。他覺得不錯，為協會服務來參與。一個常務理事，他對我說你出去真的帶來很多的改變，我們看到很多身障朋友。對他們有很多的啟發、非常有意義，所以他們都來參與。

C1：我們的部分理監事。我的例子是，他不是理監事他本身是躁鬱症患者，他同時也是工作人員，那時候民國 80 年他到公園去，公園有禁止精障者進入的規則，那時候是我們提出來跟社會局反映的。因為我們障礙者個案本人會透過團體去反應。故宮博物院我們帶工作坊的學員去參加，門口寫。那我覺得故宮也不錯啦，他也從善如流改變規則。後來幾個運動中心的規則也是會員家屬發現跟我們反映，我們再跟體育局吧反映。我們很多事情是個案本身或是家屬發現，透過我們集體發聲。之前有梵谷展覽，台藝大校長就說梵谷不是精神病患，精神病患不可能畫出那麼漂亮的畫。這個語病就出來，我們會員看到就訴諸媒體，寫寫信去跟校長信，他就說他不是這個意思。通常都這樣啦。我想說那你有是什麼意思，你又不是醫生，幾百年前不可能診斷。通常我們都會被當形容詞一個不好的形容辭。我們都會透過這樣比較有意識的，家屬跟個案跟我們反映。

張恆豪教授：會不會有在權益保障上面，家屬跟精障者利益衝突。

C1：對沒錯。

張恆豪教授：那你們怎麼處理？

C1：我們(家屬)聲音比較大，所以他們就輸了。我們的為難之處就在這裡，有一些復原很好的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哪裡，他其實也很難回顧他的曾經的歷程或是他的同儕怎麼樣。所以這一塊有點好又不太好的，變成是家屬在作主的。我完全同意我們的利益是衝突的，所以我們早期在創會的時候，就說我們是家屬的代言人，百分之百沒有疑義，我們不是精障的代言人。也是因為意識到這個東西我們一直在努力讓他們自己出來，能夠自我。

以我家人來看，躁鬱症在鬱的時候，家屬在無知的狀態，家屬不用做什麼，因為他不會亂玩亂花錢，但是這是他最危險的時候因為他可能會自殺。他們躁的時候，是他們最快意最有創造力的時候，我們就開始煩惱，阿又要趴趴走。光是這個時候就是很衝突了，我們希望他乖乖不要亂，希望他不要吃藥...絕對是衝突的啦，因為我們的看法跟他們的看法絕對是相左的。很多時候都是相左的。這時候就要靠他們想辦法壯大。工作上我有我的抱怨，抱怨家屬的，因為我們也看到一些高端的家屬、社經背景好的家屬他們不願意參與，他們可能是扶輪社的成員可能是，都有啦。有一位學界的老師，我很同理他的處境，我們就活該倒楣要做這件事，他們都不用去回顧，他們只要看到他們的家人現在是很OK的。我覺得這是文化民族性。像澳洲的精神病為什麼會起來，因為他們一位國會議員兒子女兒是精神病患自殺了，他自己提修法倡議，在相關的委員會修改，在教育的這一塊針對小朋友針對成人針對老師的，弄得很清楚。我覺得，他(指前述澳洲國會意願的社經地位)不高嗎?曹愛蘭也透過一些人去遊說在朝的，請他出來，後來就被明確的警告。某個委員的孩子也是。...在倡議的時候，確實只要有知名人士願意說一下，比我們努力五年十年都有效，這個很現實的，可是在我們這一塊就很可惜，也可能是我們沒有很積極去找，但是不是不願意，聽到看到接觸到的，都有相當大的困難在，有時候會很氣餒。有時候同理不能用在這個時候，同理那麼高端的家屬，我們活該倒楣要拋頭露面去談，有時候又沒有效，很生氣。

C1：73幾年的時候，我太太精神病的狀況，我72年截肢，..因為壓力的關係造成他精神崩潰...(說明太太精神疾病情況與他相處情形、送到醫院、跟兒子相處的情形)

張恆豪教授：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謝謝。

(三) 第三場次

張恆豪教授：我大概說明一下，因為身心障礙者人權公約開始強調身心障礙者的參與，特別是政治參與的部分，那政治參與大概分兩大部分，一大部分是談選舉，選舉當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已經有很多人討論過，另外一個部分是社團的參與、公共事務參與、組織的參與，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機會比較實際了解到除了選舉之外，台灣的身心障礙者在公共事務參與上的情形，遇到的狀況、困難。那大概有幾個層次，一個就是現有的身權小組到底有沒有，因為縣市有，到底它有什麼功能，有沒有讓身心障礙者帶來一個發聲的機會。那另外一個方面當然是回到個人，個人組織上身心障礙者的參與狀況，那包括透過這樣的組織平台做一定的發聲，或解決他們遇到的困境，所以這些問題是不是一步一步來？

問題一：

C3：理監事跟會員全部視障者。我們工作人員全部明眼人。

張恆豪教授：沒有視障？

C3：沒有視障。

張恆豪教授：那理監事有家長嗎？

C3：他本身就視障者，然後他們的子女，我好像很少聽到他們的子女有視障，沒有碰過子女是視障者。會員本身，子女的幾乎很少碰到，我現在會員 400 多嘛，很少碰到視障者。那你剛剛提到說有沒有工作人員，其實應該是說我們有一個單位，他成立的當初是在做電話行銷，那裏頭是有，也是視障朋友，因為他還是可以用語言去溝通或什麼，有一位啦，如果真的要把他當作工作人員的話有一個，但是他應該不算啦，因為以我們行政的人來講是沒有。

張恆豪教授：那你們主要招募的管道是怎樣？

C3：其實他們很多都是介紹的。一個是自己來的，一個是介紹的，一個，因為會講介紹的這樣講好了，尤其是以以後天來講，有一些他們會進新莊有一個盲人重建院，他們會進盲人重建院去上課，那有一些他可能會去參加一些團體，學長學姐會介紹。那還有些是社會局、社會團體，他們有些會提到，你可以跟哪一些團體接觸，但這部分我不確定是不是很多。還有要上網自己找的、家人幫他找的。因為我就碰過電話是，可能是家人打電話來，說他們家誰誰誰現在是視障的狀況走不出來，

那可能會打來問有什麼樣的需求，甚至於朋友會問一下輔具或什麼，因為這方面的管道確實是比較少一點，就會有這樣的。那有些因為這樣就加入會員，那有些，因為他們視障朋友有一些習慣，圈子久了他們就說我加入哪個協會，他們就可能去加入，有時候是這樣。

張恆豪教授：所以沒有特別的時間、規劃去招募會員？

C3：沒有，沒有特別。

張恆豪教授：那會員流失的現象？

C3：一定會

張恆豪教授：整體的會員數量的穩定性是如何？

C3：沒有，因為我們比較特別，我們的協會加入會員之後，我們只收一次會費，沒有收常年會費，所以變成是你加進來就是我們的會員，我們沒有所謂的，除非是你對於團體的一些宗旨什麼的有一些侵犯，或是有一些比較不利的，會對我們可能會報請會員大會除名的，或是你自行退會的，基本上都沒有。

張恆豪教授：那大會開會不會人數不足嗎？(敏萱 05：04)

招募會員。大會每一年開會 200 多人會到，還有委託。我到協會三年，我們會員大會每年都兩百多人。

張恆豪教授：你覺得留住大家在協會的原因是什麼？服務、人情？

C3：我們訊息是所有人會寄。很多團體都是這樣，會參與的就是那些人。因為出門都是有一定的困難。

張恆豪教授：

C3：我們開會比較特別。我們理事長說，我們這一塊做得很好。因為我們開會會找交通近的地方，會有交通接送，四五部在接送，因為可以有陪同者。有些人對他們一年情感交流一下，除非很難出門。

張恆豪教授：這樣很成功阿。大會會討論？

C3：財務報表。社會局有一些公共議題會希望我們做宣導。視障朋友如果有在工作，很大一部分是

視障按摩師，所以也跟勞工局很熟。所以我們辦勞工

新北市按摩職業工會，很多社會局勞工局的訊息會互通有無、告訴大家。社會局或勞工局有一些政策，

有一些議題我們就會找老師來上課。

張恆豪教授：會有反應問題的部分嗎?例如導盲磚亂鋪。

C3：導盲磚完全沒有用，視障朋友很少人沿著導盲磚走。導到後來沒有路。我們理事長有在無障礙小組，是改善很多，但還是很多問題。

張恆豪教授：我們很疑惑這樣的事還一直在使用。浪費錢又沒效果。是否會有反應問題。

C3：有一些比較切身的，例如碰到不友善的情況。請理事長在跟社會局、勞工局開會時會反映出來。

按摩師事有一些開會時會跟我們(辦公室)講，導盲志工不足。

張恆豪教授：新北市身權小組有參加嗎?或是勞工局的。

障盟：

C3：勞工局的就業安定基金，會提供一些事障按摩的推廣，讓有技術士證照的有一些工作的機會。現在最多

張恆豪教授：理監事會開會時討論最多的會是什麼?

C3：會務活動。

張恆豪教授：參與率高嗎?

C3：大部分請假只有一兩個。

張恆豪教授：剛剛肢體障礙的團體發言率不高。

C3：跟團體的運作有關。因為我們團體 60 年，我們比台北視盲晚一年。

張恆豪教授：

C3：我聽理事長說，早期的視障都很辛苦，真正受到好的教育的並不是非常多。

張恆豪教授：有研究發現日據時代，就有盲校跟

C3：

張恆豪教授：因為某某因素，因為

C3：我們理事長希望把視障按摩提升到復健師。要不然現在視障按摩

張恆豪教授：就一個新北市的協會。

C3：會用視盟的角度去談這樣的議題。

張恆豪教授：你們跟中央團體。

C3：以盲人協進會，通常就會派理監事去。

張恆豪教授：障別的全國代表會的代表性都不是太好，只有智障者的狀況比較好。

C3：我清楚中央政策是因為我們理事長有透過視盟會來教育交流。除非有一些公共政策透過什麼方式表達出來。

張恆豪教授：很多時候你們的會員大會，是你們的活動會、聯誼會。你覺得為什麼要來？

C3：真的有人還會打電話來問會員大會什麼時候開。

張恆豪教授：理監事選舉激烈嗎？

C3：我還沒參與過。剛好是新任期。好像不高。

張恆豪教授：好像是團體的同樣的狀況。增加新血的困難。

C3：會比較參與單位活動，去找，他會參與我們的活動。有一些比較不會去參加擔任幹部。有一些參與活動性。

張恆豪教授：除了大會以外，你們會辦一些活動。

C3：他們叫自強活動。一年三四次，兩部遊覽車，40-50 個會員上下。參加活動之後就會帶朋友一起來。我們來者不拒，他們才有機會出去。我兩年前兩廳院有一個圓夢計畫找我們會員去，理事長他們又想要找視障團體，找一些視障朋友來參與。有一些視障朋友需要主動聯絡，你一定要主動找他。

張恆豪教授：你們陪伴的資源哪裡來？

C3：都是他們親友。我們之前都會找志工。今年有開始試辦一種方式，不主動提供志工。

我們找志工協會，有 30、40 個志工來，加上工作人員。在活動的視障者吃飯需要服務，困難性降低，他的意願就降低。

張恆豪教授：你們從什麼時候開始會議會用電子檔，資訊無格式化。

C3：我們還是都寄紙本，家人念給他們聽、也有會員自己打電話來問說寄什麼給他。我們現在加入會員時會問他們的溝通方式，要不要紙本。因為那是一個媒介。除非有特別要求我們才沒有。

張恆豪教授：在傳遞理監事會資訊的時候怎麼做？

C3：紙本是最基本的。Line 是我們今年才開始。如果我們 Line 群組接受度越來越高，可能會想要 Line 群組的人不再寄紙本，省一點成本。

C3：關於財務報表，我沒辦法回復理監事的想法。但是我只能針對特別的支出有特別報告。

我們通知紙本，也會電話通知，口述有什麼事情需要在會議中決議。固定式的一些狀況。我們理監事會有固定時間，提前一周或兩周通知是因為要定復康巴士。

C3：幾乎都是一周前，通知會議。會員大會都是押一個月。

張恆豪教授：你認為參與公共事務的困難。

C3：沒有切身性。因為你也碰到、我也碰到，就可以提出來。

張恆豪教授：新北市的身權小組，有這樣的申訴的管道。

C3：社會局的聯繫會報我們有提出來。他們有寄的聯繫會報每三個月一次，聯繫會報中可以把社會局，跟現在的社福狀況介紹，有專題做介紹。新北市會透過這樣聯繫。

帳盟：

會直接透過社會局溝通。新北市身權小組。每一年的聯繫會報。

張恆豪教授：有跨障別交流互動。

C3：我們有一個監事，他是遺傳後天病變。辦公室 6, 7 個人。

重安：現在的方向是早期鼓勵。一方面是。

C3：(1)地區跟全國-早期贊有新北市、

贊助會員，從台北市分出來，有些會員的戶籍並非在台北縣。服務地區是以新北市為主。辦活動跟有閒置。

公共事務上全國性團體比較佔優勢。

城鄉差異：瑞芳、金山找不到會員。板橋新莊的視障會員參與比較積極。

性別差別：男性回饋會比較多。

訊息都是而多聽的到的。

張恆豪教授：按摩工會的會員有多少？

C3：200 多人。工會你的工作地點或是戶籍在新北市。我們的規定是戶籍必須是新北市，我們的會員，按摩師應該也有一半以上。

C3：我每年開按摩師的座談會，固定有 80 多人，這兩年。按摩師只要身體出狀況、理財觀念也不好的話，經濟生活就掉下來。

企業晉用的按摩師，一周工作時數 32 小時。最低投保薪資。並沒有

受訪者會後提供資料：

1. 年度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工作聯繫會議（出席單位主要是新北市的身心障礙團體、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社區式支持照顧服務單位及新北市政府相關局處，包括教育局、衛生局、勞工局、新北市區公所）-

- 會議通知/紀錄未特別邀請新北市身權小組委員。
- 此聯繫會議至少有 3 年。

此會議會在會議前請團體就其業務或服務上提出提案，由各相關局處回覆，同時也請各局處就其與身心障礙相關業務作報告

2. 人民團體社福協力聯繫會報(季召開)

主要是社服團體出席，會議中會就新北市目前的社會福利方案、計畫等作一說明介紹

（四） 第四場次

張恆豪教授：我是台北大學張恆豪，這是身障盟的計畫。15 年的計劃我也有參與只是只要是葉欣怡老師在座。身障盟想藉著這個機會，進一步看看三峽的身心障礙者參加參與式預算的經驗，經過三

年有點久了，但是這經驗很難得，很多縣市都想仿效著做，在社會局在都發局，以勞動為主的反而比較少。這只是一部分，我們強調相關經驗跟研究都告訴我們，公共事務的參與身心障礙者的機會比較少，相關的設施跟制度都不太能配合身心障礙者的需求，所以才有這樣的計畫。三年前的參與式預算我們辦了巷子口論壇，辦了後來的投票跟實際兩個案子的製作，雖然後來也關掉了，不知這樣做完大家的心得是什麼。請大家自我介紹一下，不管你記得多少，為什麼會去參與、從哪裡聽到這個巷子口論壇、為什麼會去參加，如果都忘了也沒關係，就說你有去參加，想到什麼講什麼。哪位先？

D11：我姓范，我住在戶政事務所附近。我知道這訊息是因為我有收到一書面的通知，就去報名，明德高中那一區的，那是巷子口論壇介紹這個案子的政策，有一些經費票選的一些活動。讓我們知道身心障礙者有什麼困難就業怎麼輔導我們，巷子口論壇聽到比較多的是精神障礙的同仁，因為精神障礙者有很多種有的不會影響他的就業。他不能加班，因為到晚上幾點之後會有睡眠障礙，造成他隔天的困擾，只要他能準時下班或到七點以後下班都可以。如果超過10點就會影響。對她去找工作會有影響，他不想欺騙老闆，但是只要看到他是精神障礙就會拒絕，沒有欄位讓他表達實際情況。像我是手不方便，是還好。有些是要坐輪椅不方便，上班如果不適在住家附近影響比較大。其他有些小問題，本身都有工作。後來票選我也都有全場參與，所有提案都放在三峽圖書館那裏給我們看，老實說提案是廣告姓，我走過沒仔細看，都是聽他們再發表那些社團發表。我有一個困擾是說，我沒做功課，發表時間很短，要我提問我不曉得提什麼。最後我投票沒有投伊甸，我認為伊甸是比較大的組織比較容易要到社會資源，還有一些角落伊甸沒辦法做的，所以我填比較在地化政策：社區管委會手工皂、移動式洗衣車子。手工皂，因為不是很了解，所以填自己有興趣一直想做的，又是社區的又很方便。另一個移動洗衣車，不管身心障礙者可否就業，他是一個蠻新的產業，因為極端氣候有時很熱、有時一直下雨，讓身心障礙者有很衛生的寢具什麼也是不錯啦。我投這兩個，手工皂票數比較多。我後面有參加手工皂創業，跟另外兩個，我是幫忙因為我本身有工作。後來有瓶頸是合法化、登記這一塊，原物料什麼的我們都克服了。

張恆豪教授：你當初收到通知時為什麼會想去參加？

D11：我本身在經濟部上班做會計業務，我想知道他的財務預算是怎麼做，投下去的成本他的槓桿原

理是怎麼樣，它實質的效益是怎麼樣，有什麼值得學習之處或改進的空間。

張恒豪教授：你現在有參加手工皂的製作嗎

D11：有。對我是幫忙。

張恒豪教授：好謝謝，那請鄭先生(指 D16)。

D15：他不會講。

張恒豪教授：那麻煩你。

D15：我們家爸爸是領有思覺失調症的身心障礙者，媽媽也為了照顧爸爸得了躁鬱症。哥哥(的身心障礙手冊)是我辦的。

我們是受家暴的家庭長大，對人際關係會有排擠。我哥哥讀啟智班的，現在叫特殊教育班，他的智能只有 8 跟 9 歲，你要他認同政治還是認同其他東西的話，講真的對他來講是很困難的事情。找工作蠻讓他碰壁的，或是框他騙他不發薪水。他也有去去碰到壞朋友，詐騙集團去偷，偷一次被我媽保出來，偷二次我媽就不保了。30 幾年前那時候一萬多塊很多錢。我爸媽也沒有教，因為他們作粗工沒有時間。加上我們在學校受排擠。很多說我們住台北市很好。我爸媽做破銅爛鐵沒辦法顧到小孩，我們家一家八口，父母親不出去工作的話六個小孩要吃什麼。爸爸喝醉酒打媽媽，媽媽常常進醫院，對我們小孩來講也有陰影。今年我爸爸走了，我媽媽這個受害人還是心裡很痛、我哥哥有陰影不敢接觸人群。我學歷只有國中家裡常吵架我曠課很多，也不能怪他們。(講更多其他家人工作忙碌，父母經常吵架，自己受家暴，同時擔負家人責任)學校不管這個，學校只跟你講一句話："父母吵架不關你的事阿，上課本來就是要來上課"，你們為什麼為人師表可以講這種話，造成我心態就是我不信任政府也不信任現在的教育局，我們領身心障礙也不是我們願意，因為我們本身就是早期政府起飛黃金時期都是住台北市眼睛長在頭頂上，認為我們做破銅爛鐵看我們比較低。學校有一個老師很好有幫我們申請清寒補助，(後摘：家裡做資源回收。家長家暴。家有 6 個小孩。爸媽跟兄弟姊妹都有思覺失調、自閉症、跟人際互動有陰影。求學時受學校跟同學排擠)。

張恒豪教授：學校的確有很多改進的空間，回到我們的問題，三年前巷子口論壇，你是透過什麼管道知道，為什麼去參加。

D11：那時候是伊甸，去了解。但是我去有聽沒有懂，因為很多政治都說身心障礙怎樣怎樣，但是在

工作上對身心障礙者不同意也會排斥，就算有領身心障礙，做得再怎麼努力，薪水永遠是比人矮一截。

張恒豪教授：所以你以前有參加伊甸的活動嗎？

D11：就是你說的勞工的。

張恒豪教授：之前有參加過伊甸活動嗎？

D11：沒有。

張恒豪教授：那你怎麼接觸到伊甸？

D11：因為爸爸的事情，爸爸摔下來所以接觸到伊甸的長照中心，協助我父親幫忙洗澡。因為我一個人無法顧到三個人，爸爸年紀大、媽媽身體不好，他(指旁邊的D16)也沒辦法自己管理自己。所以我很累。可是我要跟誰講，我只能跟生命線講或是跟衛生所的人講。

張恒豪教授：伊甸的服務還有到你的家嗎？

D11：爸爸走了就沒了。所以他們有幫到我們什麼，也沒有，只有物資而已，沒有真的幫助到我們。

張恒豪教授：所以伊甸給了你們這個訊息你們就去了。

D11：對，可是我從頭到尾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他們有寄一系列的伊甸的活動、團康什麼的，可是都是在中永和，我住三峽，這麼遠我不可能載我哥去啊，加上這兩年我手腳都出過車禍我要照顧爸爸、媽媽、哥哥，我沒有時間去參加伊甸的通告的活動。講真的他們有幫助到我們什麼也沒有。

張恒豪教授：你剛說你參加他們活動聽不懂，那你後來有參加他們投票或其他活動嗎？

D11：其他的就沒有了。伊甸的活動或是投票什麼的，講的跟我沒關係啊。我照顧兩個菩薩都照顧來不及了我哪有那個時間空間去管你選舉，選舉對我們身心障礙有什麼幫助。

張恒豪教授：所以你覺得參加論壇跟你無關，沒有用所以後來就不去了？

D11：也不是沒有去，是因為我沒那個時間。因為哥哥要上班我也上班，他上整天我上半天，我還要顧兩個老菩薩一個七十幾一個八十。伊甸寄一些輔導阿、活動是免費的，但是我沒有時間騎到中永和，他們資源幾乎都是在秀朗橋或是靠近板橋那一帶。

張恒豪教授：參與式預算之後有一些活動妳都沒有去參加你都不知道也沒去參加。

D11：因為在三峽他們幾乎沒有活動。

張恒豪教授：那下一位，有沒有去參加參與式預算。

D14：那時候是寄信過來的，我就去參加那個活動。有那個辦的活動有沒有幫助。

張恒豪教授：參加那個活動你覺得好玩嗎？或是聽不聽得懂？

D14：一半一半。就看那個福利的。

張恒豪教授：你後來有去投票嗎？

D14：有阿，就去那個福利中心阿。

張恒豪教授：你會希望這樣的活動再辦嗎？

D14：可以接受那個活動，了解一些那些活動，比較清楚。

張恒豪教授：你還記得你最後投哪幾組嗎？

D14：一樣也是手工皂，還有另外一個我忘記。

張恒豪教授：你當初會什麼會想去參加。

D14：就是接到通知、想去了解一下。

張恒豪教授：你去參加的感想是什麼？講的好嗎？

D14：講一講之後就沒有再通知了。

張恒豪教授：如果有機會會想再參加嗎？

D14：還有一場是在圖書館，但是有事沒有去。

張恒豪教授：所以如果沒有事就會想去參加。為什麼？

D14：就去了解那些東西。

張恒豪教授：那些東西，你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什麼東西讓你想了解。

D14：像我再學校去上班的時候，也有介紹我去工作，我有手冊就以為我是做洗車業的，就以為我在那邊偷懶再那邊休息。之後說薪水多少都沒有到那個價錢，後來太久就沒再去做了。

張恒豪教授：所以你想透過這個趣多了解跟工作相關的資訊對嗎？

D14：對阿。

張恒豪教授：有實際的幫助嗎？

D14：幫助沒有很多。

張恒豪教授：但是有機會還是會繼續去？

D14：會阿。

張恒豪教授：好謝謝。該你(D13)。

D13 的父親 D13 父親：他不會表達他的，當初去參加巷子口的話是想希望給小朋友一個工作的機會這樣子，去了之後覺得他們這些伊甸也好、講的那些話都是可能是比較幫他們基金會爭取政府補助的一些福利，但是實質上有沒有照顧到在座的各位可能可能百分之十而已，當初我們去的時候他有提到說他們會爭取在地的庇護工廠，庇護工場是她們去的是不用繳任何錢還有錢可以領。他們在鶯歌是有弄一個小作所，可是去的時候是還要再付一個 3000 多塊，加上中午訂便當，一個月要花到 6000 塊。但是有這樣的小孩子，可能因為我他沒有辦法領到任何一個政府的津貼，你還要我帶著他做公車或專車送他，對我來說是一個負擔啦。我參加過那個，小作所他是有寄通知。

張恒豪教授：你沒有給他試試看？

D13 父親：沒有咧。因為我工作沒辦法帶他跑來跑去。

張恒豪教授：但是小作所經費跟這個活動應該是分開來的。所以三峽後來做出來的應該是在地的兩個計畫。

D13 父親：可是我後來就沒有在收到他們寄來的那些...

張恒豪教授：你們有去投票嗎？

D13 父親：有去投票。我忘了是投給誰。

張恒豪教授：覺得這個活動有意義嗎？

D13 父親：我只是想能夠去看去參加，今天來的話也是想幫他爭取到去哪邊上班，錢多少不是太大的那個，但是就是要讓他去跟一些人有更多的互動。

張恒豪教授：三峽現在比較少喔。

D13 父親：三峽之前他去都是朋友自己的開的店，請他們幫我顧孩子，我要出去。你不用付薪水，中午給他吃個飯。就是靠著個人人脈把孩子送到他們那裏做。

張恒豪教授：那他現在呢？

D13 父親：都在家裡？

張恒豪教授：沒有其他機會去...？

D13 父親：沒有耶。

張恒豪教授：因為小作所比較不是競爭性的就業市場，以照顧為主。那收費的確是個問題。那更大

的問題可能是交通。所以小作所的邏輯是希望廣設至少可以解決交通，收費的確是個問題，但你把競爭性就業市場跟在家沒事做兩個極端的話，這裡可能是支持性就業，只要有一點支持就可以有完整的就業，這裡是庇護工廠讓還沒辦法進到競爭性就業市場的人在這裡訓練，希望可以往這邊走，比較偏照顧，獎勵型的，讓你在這裡做，小作所變得要付錢。因為他有照顧人力的安排。如果小作所放在三峽你會考慮送他去嗎？

D13 父親：可能會喔。

張恒豪教授：3000 塊確實是不少，但是以照顧人力來說，現在聘一個人就是三萬多起跳，因為他也要專業的社工人員嘛，那 3 萬多一定的人力配置，政府可以補助一些但不可能全額補助，我的理解是不太可能不收費。你覺得 3000 塊可以接受嗎？

D13 父親：雖然他可以教，需要一個人顧著。擔心他在路上走的時候碰到人家將那種有的沒有會欺負他。怕的就是這樣，他們這種小朋友的情緒起伏會比較大，他時常跟我媽我姊姊講話腔調比較激動，沒有那個心。

張恒豪教授：通常我們說如果他有比較多的人際互動，在家也比較穩定會比較快樂一點。要不然整天綁在家裡很無聊啊。

D13 父親：所以我們就是會每個禮拜到外面去跟一些朋友啊一起。車友很多，跟他的互動也蠻好的。也想讓他去工作，讓他覺得自己有賺錢多少。他有 200 塊就說要買一台法拉利給我。(笑)

D13：摩托車啦。

D13 父親：反正他有一點店前就覺得這個錢是不是很大。讓他用勞力去賺的錢就會覺得我這樣賺的錢是不是花錢很好。

張恒豪教授：有小作所還是可以試試，只是鶯歌有點遠。

D13 父親：我後來就沒有再接到任何三峽小作所或是任何身心障礙的活動都沒有收到。

張恒豪教授：真的是蠻可惜的。當初新北市政府選三峽做活動，一大原因是三峽相關組織跟活動最少，所以想透過這個機會想讓更多人一起來做身心障礙者的公司、活動或社會企業。也希望用這個機會讓身心障礙者出來看看有什麼事可以做。我覺得可惜是當初做兩個方案後效果沒有這麼好。不是完全沒有效果，但是廣度跟提升參與率部分...

D13 父親：像剛剛這個小姐說有開手工皂的這個我就完全不知道。

D11：他是有寄通知有報名。

D13 父親：我是完全不知道。

D12：我是去三峽圖書館，他有三個團體，手工皂是在三峽老街，第一個位置有專賣店。有五個團體上台介紹他們的工作性質這樣，我有一張單子是市政府他教你這個手工皂。

張恒豪教授：你有去嗎？

D12：我本身喔不能接觸太多的人群，會有壓力。我跟這位先生(指 D16)一樣是在三峽慈濟園區做資源回收的工作。我看到他記起來了。我做兩三年。我記得他。

D15：他(D15)做一年多，因為他之前.. (說明碰到職場暴力情況、被欺負、在過年前解聘) 這都是在剝削他們，因為有手冊他們才能跟政府另一個工資，.. (說明本身工作情況，工作距離遠、老闆答應會調薪但是沒有調薪) 我前年出車禍，老闆說你手這樣子我沒辦法請你，請回家吃自己，。我要老闆開解雇的，讓我申請勞工失業補助，死都不開給我。

張恒豪教授：你有想過去申訴嗎？

D15：我去哪裡申訴？

張恒豪教授：... 勞工局？

D15：申訴沒有用阿，他給我一句話你沒有證據。沒有錄音，你空口說白話沒有用。

張恒豪教授：所以你去試過了？

D15：試過了沒有用啊。我哥無緣無故北解雇我也去申訴，打水飄沒有用沒下文。

張恒豪教授：回來李先生，你當初怎麼會回來參與這個計畫。

D15：忘記了... 接到信或是接到電話聯繫。

張恒豪教授：你當初怎麼會想去，你想知道什麼或是哪裡吸引你？

D15：我覺得是個機會我就去聽聽看，所以我參加的。但是後來可能聯繫呢頓提，投票阿，我都沒有收到通知。我地點電話都有寫，但是沒有接到通知。前一陣子你們學校兩個徒學友到我們家做問卷查。他們跟我講已經投票了，選舉了，我說我沒接到通知，我以為這個計畫已經停止了。聯繫上出了問題。

D15：我也不知道。

D12：也沒通知你。

李盈萱專員：有些人是用通訊投票有些用網路投票。

張恒豪教授：應該是雙管齊下，書面跟電話都有。因為網路以人沒網路。三樣會有兩樣。

D15：我們是都沒有。

張恒豪教授：我去問問看，或許電話沒有人接。

D11：或是有的看起來像是廣告信你沒注意。我去手工皂課程看起來真的很像廣告，你沒注意以為廣告紙。你沒注意嗎？

D15：沒有啊我很注意在看。通知我們這種去投票沒有。

D11, D13 父親：投票電話都有，對對對。

D15：可是我們沒有阿。

張恒豪教授：我們去查查看，顯然有人有收到，有人沒收到。可能剛好打幾次沒有人接或是寄丟了。

D15：有可能伊甸知道我們家比較遠，他有打幾次電話來問我要不要參加這個課程。我跟說我沒辦法出去，我出去兩個老的又給我摔傷或是跌倒我很麻煩，加上他也不會負責任也不會交通工具，只能坐公車。... (說明哥哥的工作狀況)

D11：老師我想回一下那位爸爸(D13 父親)說的巷子口論壇，我講實話真的聽無你恭啥，我是政府單位塊寄我當然知道是甚麼，你去說的，那些團體在競爭，就像我們在丟補助案這樣。團體在競爭他們的東西，每個團體都來跟我們遊說，我不太接受遊說，我是拿海報拍照那個，我應該是第一組。後來的組都拿海報。我在明德高中那一區的。

D13 父親：北大會為爭取論壇這些或是今天的這樣子，我蠻佩服北大的學生不管是為了功課還是怎麼樣，真的有為身心障礙..

D11：我覺得以後如果要再辦，就身心障礙者自己辦，不要有業者進來，那次最大失敗是業者進來，亂了。很多人只知道那個計劃幾百萬要做什麼，亂了。每個人都再講，那個風險後面都沒有考慮，就像是再行銷商品，就是這個活動最不好的地方。後面到出來真的是有難度，可能要個案輔導。但你前置亂了後面就不要談。

張恒豪教授：你說業者進來亂了是什麼意思？

D11：每個都來遊說你不會覺得很亂嗎？我到底今天勞工局你的政策是什麼我聽不到，我只聽到這個社團來遊說，我們要票選。

D13 父親：就是他們要爭取更多的政府對他們協會的補助會更多，。

D11：我們就分組一組一組。

張恒豪教授：不過一開始參與式預算是希望透過大家的參與可以有一些新的創意或是大家比較想做的東西出來。但是好像這個過程中，沒有這麼順利。

D13 父親：比如說像我們現在討論，討論好了交給他們。

D11：他們再規劃，我們再跟他談，政府再監督，這樣比較好。

D13 父親：對。

張恒豪教授：你說的他們是誰？

D13 父親：協會

D11：社會工作團體，看你的範範圍要給哪些。

D13 父親：伊甸阿、智障者家長協會。

D11：整個活動看起來就是對台北大學的肯定，全部學生進來每個訓練全部都有，你發現學生真的很有水準。從第一場我就跌破眼鏡。

D13 父親：我只有去參加過巷子口那個再永安街圖書館，後來一樣去那邊投票。投票的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我去投一投就想快點走，就不想聽他們在那邊說"你來來我們這邊怎麼" 55：20

真的很像候選人。

D11：我覺得這個方案應該是政府來跟我們介紹，而不是廠商，這有點像是選舉拉票。我之前都沒有講實話，今天才講實話。

張恒豪教授：感謝你們講實話。我們就是要聽實話。參與式預算就是因為以前政府做的事情有盲點，都是由行政人員的角度來思考，所以希望透過參與或是民間團體，或是任何人都可以組團隊嘛來發想什麼樣是可行的，但是真的也是做了三年真的有些問題。有些團體想做的不太可能做到，考慮到現實的技術面或是成本，政府補助還是有限啦，他總共就是 200 萬，還要有人力根永續經營。我們也想聽聽大家說，如果要重新辦要怎麼辦比較好。或是說辦這個到底有沒有意義，這個辦下去是 200 萬給執行單位做，光辦這些巷子口討論花了一百多萬。學生不是義工，學生是有微薄的工讀金。但是我們訓練是有訓練。感謝大家肯定。你剛剛說政府做比較好，政府做真的比較好嗎？

D11：我不是說政府做，我是說巷子口論壇不要有業者，找個人來主持，我們想到提案再討論是不是

要找業者，好像賄選。

D13 父親：資源完全是 0 的情況下，他就一直講我們機構你們小孩怎麼樣。

張恒豪教授：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組織啦。

D13 父親：我們想法就是就我們現在這樣子，不要有業者來，機構的人來，比如說我們討論三峽這邊有什麼適合，藍染也好啊，手工皂也好啊。三峽在地的一個文化，因為有他們傳承。好我們的提案出來再去跟機構討論，我們送三五個計畫書給機構出來，再給政府看這樣的計畫可不可行。

張恒豪教授：你的意思是不要提案單位太早出來，先從完全的討論跟參與開始。

D11：由下往上就是這樣子，你先傾聽第一線人民的聲音。

D13 父親：現在就是怕說台北大學這邊有沒有經費可以下。像我們今天這樣大家先來提案，寫提案再給，看阿沒錢了。

D11：資源可以調整...但是就是要怎麼去問到第一線每個人。

D13 父親：電話訪問我也覺得可以啊。電話中跟我們說孩子怎麼樣，也可以啊。

D11：其實新北市村里幹事，他一定知道他住的鄰里裡面有哪些人是身心障礙者。

張恒豪教授：其實再做這一次的參與式預算時，有跟村里幹事請他們幫忙，因為名字跟地址要對起來。請問各位過去都有參加過身心障礙相關的協會或是活動嗎？

D11：有，花蓮的。我是花蓮人，所以參加花蓮的身心障礙協會，後來那個協會都沒有再辦活動，沒有人接手，就中斷。

張恒豪教授：其他各位呢？

D12：巷子口論壇是我第一次接觸參與，有信件有通知來參與，以前都沒有任何單位辦個什麼座談會都沒有。

張恒豪教授：所以你會希望有更多這樣的機會嗎？

D12：我希望有這個機會。都會參加。因為有機會比較有希望。找工作啊。手工皂我覺得蠻適合，他需要來店面做行銷，我這個病喔比較不適合接觸到人，因為太多人喔我會產生這個不舒服的感覺。所以我就沒辦法做。

張恒豪教授：你需要人少安靜的空間。

D12：是。工廠我也是沒辦法做。像我現在在慈濟園區，接觸到 20 多個人而已，我做了兩三年，都

做得很好，我就一直這樣做下來。沒有薪水但有供餐，是義工。我覺得要接觸人群，不要一直封閉在家裡。工作蠻喜歡的，做的蠻愉快的。那邊有一些宗教活動，有參加。工作愉快就好，不要產生我這些症狀出來，我三年來都沒有出過什麼問題。不要一天到晚待在家裡。因為我會聽到有人講話的聲音，有工作的話，跟師兄聊天的話，那些聲音就比較不會出來。

張恒豪教授：那你呢有沒有參加什麼協會？

D15：沒有因為我沒有空。伊甸寄再多活動，我都沒有空參加。

張恒豪教授：所以你本身的工作跟家庭照顧工作讓你沒辦法參加活動。

D15：對。（說明家庭照顧情況、工作兩頭燒的情況，有次出去工作）

張恒豪教授：為什麼第一次的巷仔口論壇你會出來？

D15：那次我沒有去，是他(D16)去的。他自己去，好像是去健安國中吧。

張恒豪教授：他自己去？他接到通知

D15：是那個打電話來，我留地址叫哥哥去，本來他叫我也要去。但是我要顧爸爸媽媽。但是他去了也聽不懂，因為他耳朵聽障、先天性智能不足、爸爸打他他也會有恐慌，也不會表達，你問他政治的問題，身心障礙的問題，他也不知道阿，他也不懂啊。伊甸服務這一塊只有我爸爸這一塊。

張恒豪教授：那你有尋求伊甸其他的服務嗎？

D15：就只有伊甸阿。其他我要找誰？

張恒豪教授：伊甸沒有日照嗎？日間照顧？

D15：沒有。因為日間照顧離我們太遠，都要自己載，阿我們都沒有車。

張恒豪教授：所以交通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D15：竹崙只能騎車、開車、等公車，要不然就要走下山。到區公所騎車 25 至 30 分，沒有車一個小時。我們家四個人的身心障礙手冊都是我在跑，所以區公所每一個人認識我，我沒有工作；他沒有工作，我不去爭取這個，誰要幫我。姊姊不幫我。兩個妹妹也沒有工作能力，我大妹得了思覺失調症、腦部病變，待在家裡一整天沒人管他無所謂。我們家就出了三個思覺失調症。（說明哥哥先前被雇主解聘，。去勞工局投訴也沒用）

張恒豪教授：請問你們這邊的是不是有參加身心障礙的協會或是家長團體？

D13 父親：沒有。

D11：三峽這邊真的很少。

D14 的姐姐：伊甸那些 D14 又不需要，我們覺得伊甸去照顧更有需要的，三峽區我們也沒有特別積極搜尋這些資訊。所以那天這個論壇寄訊息來的時候，就想去了解看看。那個來電的人來說他沒有在工作，我們說他之前有一個老師帶他去陶製的工廠工作，可能人家講的訊息很清楚，但是他接受資訊上有一些誤解，我知道的時候他已經沒有再做了。我當時也沒有特別去了解。我剛剛才知道說原來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這樣。後來他國小的校長開饅頭店找他去，知道他的情況，他很開心很有成就感。後來那個校長有一些狀況就停掉了。後來就是爸爸的朋友給他一些機會，但是可能溝通上有一些誤解阿，就沒有再做，弟弟也是很認真。老闆的想法，當然希望員工可以做到一定的事情，但是還要多花一些心力去協助他。

我們也希望不要去領這個，爸爸媽媽也覺得沒關係，我們還可以協助他，不需要。我們也希望不要去領這個，給更需要的人。學校老師也會訓練坐公車什麼的一些能力，像剛剛我也 push 他講，不是我覺得他怎麼樣，而是他可能也有自己的想法在。三峽可能是比較少，還有我們擔心造成工作老闆困擾，所以沒有積極在找三峽的活動。

張恒豪教授：其實有智青，智能障礙者青年的活動，他們會一起出去玩。三峽可能沒有，在新北市、台北市。

D14：台北市可以啊，我可以坐公車坐捷運都會做。

張恒豪教授：看你有沒有興趣，有智能障礙者聯誼出去玩、逛夜市等等。

D14 的姊姊：他之前也有在我們這邊的春暉工作？

張恒豪教授：為什麼沒有繼續？

D14 的姐姐：(問 D14)對，你怎麼沒有繼續？可能是身體的關係。春暉要搬石頭什麼那些，他有開過刀，所以可能擔心身體。

張恒豪教授：春暉是比較傳統機構的運作，管比較嚴、有人覺得好，老師的權威比較大。我覺得智青那邊去認識一些有相同經驗的朋友，可能可以找到找工作的方式。我就有認識的智青在餐廳工作，他不一定做到全職，可能做 20 小時，因為做太久他也受不了，但是就有一定的薪水、不會整天在家裡。他們一群人，就有時候會出去玩。因為是智青，所以有社工會幫忙，金錢的管理等。現在有幾個組織在做，育成在新北市有在做，智總是最大的，各地都有團體，還有人一起出國去香港，因為

有自己賺錢。

張恒豪教授：你(指 D13 父親)為什麼沒有去唐氏症家長協會？

D13 父親：之前是我太太在帶他，我們兩個離婚了，我上班什麼怎麼樣，我真的也沒有時間帶著他去什麼協會。剛剛說慈濟有這種志工可以去，我如果知道就會把他丟到那裏去。春暉之前有巴士的案子可以去，但是後來案子流了，我有想帶他去但是就沒有去。聽他們剛剛這樣說，我會帶他(D13)去慈濟也好、春暉也好。

D15：要的話就帶到慈濟的資源回收站那裏去，他們的師兄師姐比較多，而且他六點很早就開門了，他有提供午餐，晚餐還可以多帶一個便當。(說明一事件，家人生病到醫院去對他發脾氣、哥哥又不懂，抱怨家庭照顧壓力)衛生所會打電話問我，因為我精神壓力真的太大。

張恒豪教授：什麼樣的機緣你接觸到慈濟？

D15：我小孩小學時有接觸慈濟。大概有 20 年左右。那個慈濟的園區以前是回收的地方，我們都知道那個地方。(講家庭照顧壓力..)你們有這個討論會，我想說剛好我爸也走了，所以也可以過來聽聽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是他有去參加問他一問三不知，記者會說三峽身心障礙者怎麼樣，我越聽越模糊。新北市資源很少，尤其是三峽。很多人看到有身心障礙手冊就不願意聘用。

張恒豪教授：你說不管是電視選舉或是參與式預算都很難懂，你覺得要怎麼樣比較容易懂?需要專人特別解說嗎?要特別解說嗎?這變成是勞工局跟提案單位在報告。

D15：互相踢皮球。像我們這樣子談還 OK，如果人多，像大姊說的，根本就菜市場一樣，在拉攏，聽不到重點。像我們今天開這樣子的會議，我們知道問題在哪裡，人少、工作，有些機構願不願意幫忙，尤其在三峽。我有打電話去問庇護工廠，都額滿了，一個月 3、4000 塊還要自己付錢，沒有落實到照顧我們身心障礙者。

D11：我有一個建議，因為身心障礙者障礙別不一樣。因為每種障別需求不一樣。我們巷子口論壇沒有分障礙別。我覺得一定要分。

張恒豪教授：因為很多庇護性就業會分障別。那時候參與式預算有討論過，因為要分障別可能就找

不到人來，至少我們辦的地方一定要無障礙、要手語，但是我們沒有做到的是易讀版，把資訊簡化。因為我們是第一次做，也希望這樣的經驗可以讓我們學習。對 2015 年參與式預算還有什麼建議想法。

D11：建議就是我剛剛講的，不要業者。

張恒豪教授：不要業者太早進來。像今天這樣暢所欲言想到什麼就寫，有人臨時也沒想到。近來暢所欲言可能也會想到說什麼樣的工作更適合他。之前那個做法，就是把第一階段稍微改良，不要讓業者直接來。

D13 父親：應該這麼說啦，看學校這邊能不能先蒐集公司行號加油站，看大概適合，哪些私人企業需要請這些人的調查出來之後，我們再辦一次巷子口阿，至少你們有就業的資訊方面在上面，當企業主徵求到他們需要的人，幫他們找到工作可以做，這樣經費方面會比較省啦。而且有些私人的企業每年都要繳那個稅嘛...

張恒豪教授：是辦身障就業博覽會？

D13 父親：有嗎？

張恒豪教授：有每年都有，可能三峽比較少。三峽真的遇到一個在地就業機會就少，交通也是一個問題。

D11：訓練也是少阿，都要跑很遠。

張恒豪教授：這部分我們可以跟新北市勞工局反映這個問題，因為過去很多還是會看人口密集度，因為北大社區進來多了四萬人。現在變成十幾萬人的地方，變成希望在這邊辦職訓或什麼應該是有機會。我不敢說做不做得得到但是我們可以試看看。

D11：用搭配的方式跟社區大學。

D13 父親：如果台北大學社會系去跟公司行號聊，這個機會應該蠻大的。

張恒豪教授：台北大學自己都很需要。(眾笑)不只是財源不足，連定額進用也常不足。

李盈萱專員：我想補充一兩個問題好不好？就是剛剛鄭小姐提到說，聽起來你常常跟政府部門打交道，不管是身心障礙手冊，或是你家碰到就業問題，你也會去跟勞工局反映，聽起來整體而言，你跟政府打交道的經驗都不是很好。那我想問其他人在座的，那范小姐本身就在公務部門上班，在座

其他人過去有沒有跟政府部門溝通過、打過交道的經驗是什麼，那樣的經驗是什麼，那你們的印象是什麼?是不是都跟鄭小姐一樣都是不太好的經驗?

D13 父親：沒有碰過。巷子口。

李盈萱專員：所以巷子口算是第一次跟政府部門有一點接觸的經驗。

D13 父親：對對第一次。

李盈萱專員：那你會不會跟朋友論說現在政府對身心障礙者怎麼樣，比如說路不平阿或是怎麼樣?你們會討論嗎?

D13 父親：沒有，我是有參加泰山職訓中心的課程，有去參加。office 設計的。

李盈萱專員：那其他幾位?沒有。

D14 的姐姐：因為沒有去申請阿。

李盈萱專員：也不一定是申請津貼，或是跟勞工局申訴，比如說其他的事情。

D15：應該是我比較多。因為我家有四個，區公所看到我都認識我，關心我，我要找朋友談也沒有人要跟我談，因為覺得我是精神障礙。(分享工作上自己受到肯定的經驗以及被欺壓的經驗)。

李盈萱專員：那你碰到這樣的情形時剛剛說是去跟勞工局申訴，但是經驗不是很好。

D15：一次是電話，一次是跑到羅斯福路勞保局那邊去問。最後他們跟我說要老闆開(離職證明)，每個工廠要聘用兩個身心障礙才跟政府領那個錢，為什麼我要被扣錢，薪水比較低，工作量還比別人多。我不計較就被占便宜。(抱怨工作上工作量大事情)

李盈萱專員：那你跟勞工局反映經驗不好後，這個你就算了嗎?還是有再繼續申訴?事情

D15：(說明去申訴的細節)只能無奈、吞下去。

李盈萱專員：你跟伊甸長期接觸，你沒有跟他們分享、或是碰到衛生所，你沒有跟他們說?

D15：他們只有鼓勵你安慰你。(說明家人的態度跟家人碰到的求職碰壁情形)我能跟誰申訴?哥哥只好去做慈濟的義工阿，還可以學習做人的道理。我覺得你(對 D13 父親說)可以送去慈濟的環保站，他畢竟那邊有師兄師姐，一個禮拜至少還有兩天可以上課，師兄師姐會開導一些心靈可成你可以坐在那邊聽，以後他可以學習工作。你去那邊不管是老是少，師兄師姐會關心你，有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不會覺得你是被遺棄的。

李盈萱專員：謝謝你的分享，謝謝大家。

張恒豪教授：時間差不多了，謝謝大家。

(五) 第五場次

張恒豪教授：我是台北大學教授張恆豪。身心障礙聯盟做的一個研究計畫，因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裡面有提到促進身心障礙者公共事務的參與跟社團的參與，所以我們做了一連串的調查訪問跟研究。特別在三峽做是因為三年前台北大學葉欣怡教授做了一個參與式預算的計畫。我們看到這是台灣第一個針對身心障礙者做的第一個參與式預算，我們想特別針對有參與過這個計畫的朋友，來理解聊聊他們參與的經驗，不管是投票、還是提案還是參與前半部的巷子口論壇，或是單純只是投票，重要就是說，到底這個過程包括後來的展示、聯絡跟投票對身心障礙者有什麼樣的意義跟影響，有沒有用。因為這是焦點團體，我們希望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話盡量講不用怕得罪人。上一場就有人說聽不懂參與式預算的報告到底在講什麼，資訊太複雜或是太多人在拉票，沒有時間看到實際的內容。我V的意思是說，大家的感受不一樣，有什麼就講什麼，不用擔心。到時候這些資料會匿名。只是我們希望很明確的知道說，到底辦這個活動有沒有意義。大家的感受大家的體驗經驗跟想法是什麼。我們是不是很快自我介紹一下，彼此認識一下比較容易講話。因為每個仁參與程度不一樣，有的人是從頭開始參與，有的人是參與後段，因為三年前已經有點久了。

D22：不好意思，請先解釋一下什麼樣叫參與式公共事務，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參與式公共事務，是嗎？

張恒豪教授：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

D22：那公共事務可不可以舉一下例子。

張恒豪教授：公共事務有一部分當然就是選舉，其他就是各種公共議題的討論或是反映，或是參與人民團體。包括遇到路障去舉報，這是一種個人式的公共事務的參與，包括是參與協會，不身心障礙或非身心障礙者協會，不是家族的事務。或是參與政府的委員會、或是參加學校各種社團活動都是公共事務的一部份。就不是私人家庭的。選舉也是公共事務。

?: 那接觸政黨的民代的也是公共事務。

張恒豪教授：除了專職的黨工，因為那是他的職業。有什麼問題盡量問沒關係。因為參與式預算就是一個非常新的概念。

D22：參與式預算？

張恒豪教授：參與式預算就是參與公共事務的一種方法。透過民眾社區的參與去決定公務預算要怎麼使用。三年前做的這個新北市勞工局的參與式預算，就是勞工局有一筆錢，透過參與式預算，包括提案、審議、就是巷子口讓大家知道到底提了什麼案，案子的內容是甚麼，到底有沒有用、大家喜不喜歡，需要什麼樣的調整，然後再去投票，希望透過希望設籍三峽或是住在三峽的身心障礙者去投票，去選出他們希望在三峽辦的跟身心障礙者就業有關的兩個方案。所以這是參與式預算大概的做法，台灣好幾個地方都在做，北投、台南。通常不會是太大的預算啦，要蓋橋或是這種大的不可能透過參與式預算，通常是社區的一些調整，像是花園城市田園之類的、人行道改建啦相關的事務。

D22：相關的事務那如果我提一些比較針對我們殘障的需要的 些政策，比如說現在一直在講長照，好像只服務老人，可是像我們這種肢體障礙，有時候走不出去的人，看可不可以看我們的服務比如說送飯，我們最不容易出去買飯的。可是現在里長跟我說只有服務老人而已，事實上老人很多人 65 歲以上很多人都還是健步如飛。

張恒豪教授：其實長照政策大概不是參與式預算會處理的問題，但是針對長照政策提出建議就是一種公共參與。現在長照政策應該是不設年紀了，看你要什麼去問里長，現在去問各縣市的長照中心他就會跟你講現在長照政策改了。本來是 55 歲以下不算。現在拿掉了但是他會有長照的評估。

D22：長照的評估現在不限年紀，是看需求。里長應該被 tr 張恒豪教授 ining 一下。我覺得很瞎。

張恒豪教授：你可以去找各縣市的長照中心。

D25：那個伊甸有那個同儕支持者，有個人助理，就是像照顧他們這樣。

D22：可是他又限制一大堆，要你的家長直系血親你的配偶你的小孩加起來總收入不可已超過。

張恒豪教授：長照應該不會卡收入，是要不要付費的問題。

D25：他會有一個條件。

張恒豪教授：對，長照不是免費的，所以你低收入戶可以免費到某個時數。如果你有家庭部分收入的話，他就要部分的收費。

D22: 我不懂我們以前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裡有個殘障者並不是家裡的責任，是社會上也要共同伸出援手。這個概念請問對不對。

張恒豪教授：是阿。

D22: 那這樣的話家庭收入為什麼要三代加起來，變成責任又歸到家庭的身上。

張恒豪教授：這是好問題。但是這不是我可以處理的問題。就現在台灣社福政策還是以家庭為單位的，所以他不太能。這不是我的意見，這是中央政府現在的邏輯還是以家庭收入為考量，把資源給更需要的人，換個角度來說，他的資源是非常有限的，他沒辦法普及式的給所有需要的人。

D22: 這樣概念就是說我們現在從小接受的概念，弱勢者第一個想到就是我們這種拿拐杖坐輪椅的，如果把現在殘障所有的福利做一個 list 表，你會發現新住民、原住民還有低收入戶絕對都是非常優先非常多。我們能夠拿到的就不行，因為我們卡到全部都要跟三代家在一起，那就跟我們念的這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這個觀念是相背而馳的，變成我在家中會受家人的討厭，我的女兒父母，我這麼老了還要幫助你養你。

張恒豪教授：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也不是我..可以處理的問題。但是身心障礙資源是不是真的那麼少。

D22: 他不是真的少喔，他是設了一堆條件設限。你可以去調查 105 年開始我都不知道所有殘障的都被設限，這樣比一比我覺得我好想當新住民好想當原住民。我好想不要工作父母也不要工作。一旦我父母工作我就變成他們的擔子我在家就說不出話來，都沒有辦法講話。這是身心障礙者的一個痛苦。在尤其這一兩年，法令實行的時候有沒有問過我們，啪一下就實行。

張恒豪教授：來，身障盟。

李盈萱專員：呃..

張恒豪教授：我們要做這個大計畫也是在思考這個問題，說真的，新住民有新住民事務，原住民有原住民委員會，性平有性平委員會，身心障礙公共參與的管道相對是限縮的，他只有行政院的一個身權小組，但是身權小組是半年開一次會，有縣市的身權小組。縣市政府處理事務性的問題，不太能處理這種政策問題。這只是這個計劃的一小部分，也是在想說怎麼可以讓身心障礙者參與公共事務的管道更多元更有影響力。

D22: 我們就說我們走不出去，因為很多人說都是家人要幫助，就像你剛剛說有輔助照顧的他也限一

大堆，如果你的父母有工作、你的小孩有工作有收入抱歉我們就部幫助你呢。那他們沒空帶我出去怎麼辦呢。怎麼去參與你們說的公共事務。

張恒豪教授：這就是我們想知道的。作為一個研究身心障礙政策的人，過去三五年來台灣的確有一些新的措施，不完全限縮家庭收入，包括自立生活同儕支持，你可以去問問看，如果你需要的話。

D22：我問過了他說你的女兒超過 16 歲以上他就應該幫助你。

張恒豪教授：你問哪個單位。同儕支持不會去受限家庭收入。

D22：我問社會局阿。

D25：那個是伊甸基金會在負責，你問錯人了。

D22：伊甸基金會也是說你家裡有什麼限制。我的感覺是這些限制都是把責任推到身心障礙的家人。

張恒豪教授：我想有這個計畫真的去希望看到大家參與公共事務的困難，現行政策有他的問題，這不是我能處理的。

D22：但你能幫我們反映。

張恒豪教授：我要講的是，幫反映永遠沒有用，就是要自己去反應才有辦法有反應。因為現在專家學者是沒有用的。我要講的是說，就我的理解你剛講的這些限縮並不是在所有政策上都是一樣的。包括長照、自立生活服務，已經有很多跟家庭收入脫鉤了。有些部分可以再去細問。我們是不是就回來今天要討論的問題，大家先互相認識，再來看到大家看到的問題在哪裡。這樣可以嗎?你先。

D29：阿。別人先好了。

D26：那我先好了，大家好我叫鍾凱丞，我是屬於情緒障礙者，我還是學生。三峽那個當時投票的提案，那次的時候我對傳統技藝有興趣，所以就只有參與投票。之後就沒有再關注。直到最近才有收到身障聯盟的聯絡，才來參加這個會議這樣。

張恒豪教授：你說是因為看到投票的提案傳統技藝有興趣。

D26：那時候有三到六種吧，每個都看，主要的話都是傳統技藝去傳承或改革的部分。我覺得要改的話，現在是個科技的時代可能很快會被淘汰。

張恒豪教授：那你有參加投票嗎?

D26：有我有參加投票，我後來投一個跟藍染有關係的。藍染讓我想到法藍瓷，看能不能做出些藝術的結合，藝術骰之類的。

E：大家好我叫劉文智，住在大德路。(D22 在旁邊提醒說：)參加投票。

張恒豪教授：參與式預算有幾件跟三峽就業相關的。你還記得投什麼？

E：忘了。

李盈萱專員：你是怎麼投的？現場投的還是通訊投的？

D22：通訊。我們兩個(D22, E)是通訊。

李盈萱專員：喔所以是在家裡看完他的資料再投這樣。

D22：我是王秀銀，住三峽，還想知道什麼？

張恒豪教授：參與 參與式預算的什麼部分？

D22：參與，我是希望對我們肢體障礙者，選舉投票什麼的。因為我現在還能出來，以前有一陣子是不能出來的，我希望投票可以在家裡用密封式的方式投票。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好，政府不會因為都得不到我們的票就忽略我們。投票的方式不一定都要出去，有一些老人家出門也不方便，你也找不到人陪你出去，投票這方面比較直接一點。我目前在外商公司工作，外商公司允許我在家工作，我根本都不用出去。這樣的一個概念應該是挺好的，國內的企業應該也可以接受這樣的一個。因為現在電腦都那麼發達，你要 meetD27ng 或什麼的透過網路就可以 meeting 了。只要你有才能不一定要因為肢體殘障走不出去。而不能夠做一些事情，投票這件事情就學學，既然可以在家裡工作，也可以在家裡投票。

張恒豪教授：其實我們在執行 2015 年那個計劃的時候就有特別想到你要提高身心障礙者的投票率，你要改變投票方式。所以我們是多軌並行的。有網路投票、通訊投票，也有到那個投票點。傳統投票方式也有，其他方式也有，這樣才讓更多人參與。

D22：身心障礙者有投票的權利我相信政府會更重視我們的存在。重視我們的存在才會聽到我們的需求，

D28：我叫王育濡也是住三峽，我也是有參與那個投票。但是太久我也不曉得我選什麼東西。

張恒豪教授：那當初為什麼想去投票？

D28：就是有收到通知單。我是用網路。

張恒豪教授：那投票過程中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D28：還好因為用電腦。

張恒豪教授：所以我們當初就真的設計過有網路投票有通訊投票。

D21：各位好我姓蔡蔡惠卿。在 105 年那時候我有參與投票是現場投票的。投票方案是自己可以當老闆，為什麼會選這個方案是因為，身障者其實找工作時第一眼印象就是立足點的不平等，職場上可能要比別人更認真更努力，所以才可能獲得認同，如果可以自己可以當老闆的話，也可以學得一技之長，應該是比較有發揮的空間。

張恒豪教授：所以為什麼會選擇到現場投票，你有去看那個展覽嗎？

D21：有，因為當初也是收到通知，有到三峽圖書館那邊，他那邊有在進行投票，也有投票區，那時候做的蠻盛大的，也有聽取他們的簡章內容。有幾個方案可以選擇，我就選擇自己可以當老闆，像這個(拿出 D22M)，有手工肥皂、手工果醬。

張恒豪教授：那你覺得那時候展示的資訊充分嗎？

D21：我覺得蠻充分的。

張恒豪教授：你那時候有提問嗎？

D21：那時候我沒有提問，但是現場有人在提問。聽過簡報也有一些講經驗分享的，那可以投票我就在現場投票。那時候說帶回去也可以通訊投票網路投票也可以。

張恒豪教授：那你滿意投票的結果嗎？

D21：滿意。

張恒豪教授：後來有參與相關的？

D21：有，有參與手工皂這個。

張恒豪教授：你有參與再前面的那個巷子口論壇嗎？

D21：沒有，就參與投票這一塊。

張恒豪教授：所以你參與投票後就也有去參與手工皂

D21：對。有。

張恒豪教授：你覺得有得到效果嗎？

D21：前面其實都還不錯，他有找專業老師來指導教導，經過培訓時數，訓練的一些。本來對手工皂完全不了解，後來有深入了解知道他們技巧。

張恒豪教授：謝謝。

我是蘇麗雪，我有參加投票，投自己當老闆。當時有手工皂、手沖咖啡、伊甸那個。我們 D25：有出來創業賣手工咖啡，但是後來生意不好就結束了。

張恒豪教授：問題在哪裡？

D25：沒有生意阿。我們只有做假日。開幕第一天生意還不錯，朋友捧場，後來就沒有。

張恒豪教授：特色不夠？

D25：特色不夠裝潢地點設備都有關係。因為我們沒店、人坐很不方便。

張恒豪教授：整體而言你覺得從提案、參與、投票到實作下來，有意義嗎？還是白忙一場？

D25：對對對，花了這麼多時間，沒有得到收穫就對了。還投資了，買東西啊，每個人意見不一樣，所以各買各的，好幾千塊，成本都沒有回來。

張恒豪教授：提案過了不是有補助嗎？

D25：沒有。咖啡機大東西有補助，沒有每一樣都有補助。花了那麼多時間，做生意也不是那麼容易。

張恒豪教授：你會覺得寧願不要參與嗎？

D25：沒有。我也是希望能做成功阿。

張恒豪教授：所以你會覺得有機會嘗試也不錯這樣子，雖然算是失敗的。

D25：生意不好，沒有賺錢，大家就一直退縮，剩你一個人。

張恒豪教授：了解謝謝。

D27：我是林澄駿，我住白雞山莊那邊。我沒有參加過投票。是收到新北市勞工局的電話，所以就過來。

張恒豪教授：你參與式預算從頭到尾都沒參加？

D27：沒有，我第一次。

李盈萱專員：可是勞工局那邊的名單是有參加過的，還是你的家人有參加？

D27：沒有。

張恒豪教授：呃。那美麗的誤會。你覺得我們再幹嘛...

D29：我叫林忠良，我也都有參加。嗯...學點知識吧。

張恒豪教授：你當初有去投票嗎？參與式預算？

D29：有阿，現場投的，三峽圖書館、選伊甸跟什麼三峽老街。像他們說的，我回去之後有跟我家人

講，他們說像他說的只會賠錢。

張恒豪教授：那個計劃沒有市場價值？

D29：對阿。...攤子我家有，換我做。家人說你賣了也是賠阿。所以就算了。

張恒豪教授：你有去參加培訓喔？

D29：對阿，網拍。開了四節課，去兩節而已。

張恒豪教授：我解釋一下當初為什麼要做參與式預算。新北市發現在他所有的區裡面，三峽區裡面的服務是相對的少的，幾乎只有伊甸跟春暉。春暉主要是做住宿的，相關的不管是庇護工廠或是服務其實是比較少的，身心障礙者就業比例也是低的。所以他就透過參與式預算刺激或是集思廣益，讓三峽地區的人或團體，不管是什麼團體，來提出比較有吸引力、在地可以發展促進就業的提案所以才這樣做。這有點實驗性嘛。以前都是政府給職訓，或想像某些職業去做推廣。參與式預算想改變這樣的作法，想去聽在地的團體在地比較做得下來的的事情，以前被批評。三峽地區的人跟身心障礙者有沒有新的提案可以試試看。當然說真的，一開始就沒有期望太高，實驗性的東西成功就成功，創業失敗率都很高，新創、政府補助的創業方案大部分都撐不過三年，我們當然不會天真地說我們做參與式預算每個案都可以活下去，或是變成一個企業、變成在地活得很好的在地企業。也不是這樣我們就亂花錢，花了200萬在提案上面，100多萬在整個參與式預算的規劃，從說明阿、展示阿。你可以想像一般投票就是投票所，我們弄三種，要弄個網頁還要寄通知、還有打電話。其實都是錢。然後這些巷子口的討論，要主持、要說明、要場地費、交通費，這些都是錢。我們不是浪費錢，有一部分是在思考有沒有辦法改善身心障礙者聲音沒辦法被聽到的狀況。因為剛剛這位小姐講，王小姐大家覺得投票就是最直接民主，大家發現身心障礙者投票有很多問題啊：出不去、在場投票。因為人口少、障別差異又很大，所以我們才開始想說有沒可能在公共事務的參與，參加社團事情、促進就業上面有更多的管道讓身心障礙者可以講話。所以這個焦點團體的目的有兩部分，一大部分回顧大家過去參與投票的經驗，看大家覺得有沒有意義或是浪費錢。上一場有人說那個方案沒有用，因為他的身心狀況不太適合後後來的提案，可是對他來說這是他第一次被人詢問他的意見。或是說他可以去一個決定，他的聲音可以被聽見，他就覺得某種程度是一種肯定。我比較想說，對你們來說，這個機制，你們去投票了，有意義嗎？還是根本我有來就投一投畫一畫就算了，到後來可能是個失敗的經驗，反而還賠錢。

D26：這個投票其實是缺乏團體認同。雖然有投票可是大家都不知道不了解，雖然是團體的，但是我們投票是個人的。我不瞭解其他人的狀態，所以就缺乏一個團體的認同。大家都個頭各的，各做各的。發展就很難發展。

張恒豪教授：你覺得要怎麼改善？

D26：改善也要長期改善。不可能短期的。他還有人數的問題。人的數量有擴大，又缺發向心力。個體發展的話就很沒辦法做市場競爭。

張恒豪教授：你認為缺乏團體的力量的意思是說，要有更多的討論把人聚起來嗎？

D26：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更完善的網狀的發展體制。

張恒豪教授：所以要有更多的資訊揭露讓大家知道他在做什麼嗎？

D26：對，還有。像剛剛小姐講的，沒有客人的原因就是市場競爭嘛。開店可能是政府的人交給他了，他照做可是沒有自己的特色，少了特色。

張恒豪教授：所以你認為這樣的機制沒有辦法產生有特色的具有市場競爭力的提案嗎？

D26：因為哪裡都有各式各樣的，缺少了那個關鍵點的問題。

張恒豪教授：好的我了解。

D22：我覺得身心障礙者是不是一定要就業，如果真的沒辦法就業也不應該強迫身心障礙者一定要就業。像我肢障者一定要我做打掃的工作或怎麼樣，我覺得這不盡然啦，這不一定需要。這回到社會福利政策。回到就業，設計的話應該是肢體障礙，分成身體的障礙或是心理的障礙這兩方面，從這兩方面去分別設計的話會比較有用，如果是肢障者的話可以設計一些課程是可以上網他不用出去，上網就可以接受訓練他不用出去，不是肢體障礙就可以設計一些技術方面的課程，針對我這次看到，我有參與。我覺得這些在市場上都應該是被淘汰的，手工肥皂、一大堆根本都賣不出去，咖啡現在有 starbucks, 手沖咖啡怎麼賣得出去呢。你今天要交人家釣魚，我當初看的話我覺得去做一定賠錢的因為市場機制是很殘酷的。你一定要身心障礙者有工作，結果跳海的是我們這些，賠錢的是什麼。

張恒豪教授：我完全了解這個問題。當初試著做參與式預算，也是希望有沒有可能透過在地的提案，變成有創意、或是看到在地的需求。像我一開始講的嘛，現有的職業重建、身心障礙就業，很多想的都是過時的，或是有限的職種職場，很多其實早就有了，職訓阿、肢體障礙者用網路、視障者接電話。

D22：沒有阿，現在職業訓練還是一定要到職業訓練所阿。

張恒豪教授：地點的改變可能是一大問題。所以我們在想的是說，這個計畫他們想的，是在地最知道在地的問題，有沒有可能在地去生出在地看的到的市場。

D26：這個計畫該不會是這個社區轉型的吧。

張恒豪教授：有一點這個味道。但是顯然結果不如預期阿，好像還是一些大家想的到，我不敢說他都是被市場機制淘汰，因為人人在賣咖啡，還是一直有新的咖啡店出去而且賺錢。但可能賠得更多。手工皂也是阿，很多人在做，還是有人做出來，就像他講的，那個關鍵點在哪裡。有沒有一些新的發想出來能不被市場機制淘汰。

D28：廣告，你政府鼓勵我們出來創業，一開始創業的時候沒有人幫我們去打，怎麼打個過星巴克跟八十五度C。你在前面把我們推上戰場的時候，你後面總要給我們資源阿，總不能我們打到沒子彈，打到彈盡援絕了後面還在想說殺殺殺，我怎麼殺我只能沒辦法。我覺得鼓勵我們就業教導我們技術我覺得OK，讓我們有謀生能力可以，可是剛踏出去那第一不真的很重要，如果我們沒有任何的資源。我真的撐不到後面去。政府既然有意幫我，如果要參與這個計畫，我們可能有幾個團體，可能像是格子工廠的概念，把我們幾個特色的點聚集在某個地方，透過政府辦活動或是怎麼樣讓大家知道我這個地方有這些特色，有這些團體在銷售，讓外面的人知道，可以來這邊消費或怎麼樣。像那位小姐說他的咖啡店只有他朋友知道，我三峽人我也不知道他開咖啡店，誰知道要去那邊消費，完全不知道。

D25：我們在那個藍染公園那邊。

D28：你藍染公園是逛到那邊的人才會知道。我們都不知道。

D26：我想問一個問題，身心障礙者中年，可以像我們正常青年有一個就業補助方案嗎？身心障礙者有這一塊的補助金嗎？沒有的話可以提意見嘛？

張恒豪教授：我的理解是沒有。

D26：身心障礙者像我這種年紀可以適用於青年就業，可是中年人可能沒有了，可能也可以提類似的。

張恒豪教授：這個的話有可能。

D22：政府現在就是補助青年就歸青年，你身心障礙沒有錢的話就歸到低收入戶，並沒有特別針對我

們因為我們立足點就不平等了，我們從小一開始要去就業就碰到非常多的挫折，我小時候那時候大學聯考老師不能考醫生不能考公務人員不能考，好康的全部不能考，所以我們被迫，那時候已經喪失了一些權利，現在我們還是跟一些人...身心障礙的補助大家有補助到什麼嗎？

D26：那是一種不無小補的概念。

D22：如果你有(摘..抱怨身心障礙補助太少比原住民新住民差)，回到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就業，就業的話分兩部分身心障礙的職業訓練，作詞作曲寫作阿，網路繪圖肢體障礙都可以做，這方面訓練可以透過網路訓練提供我們更多方面的工作。說實在你今天去工作沒有人會憐憫你，你做出來是好人人家就接受，你不會說你是身心障礙者沖手沖咖啡，人家頂多出於憐憫來買一次，第二次就沒空阿或怎麼樣的。這樣不如直接補助錢給他，也不需要花那麼多請人家來訓練身心障礙者還要錢下去還要賠一堆。

D26：他是給你一個資源讓你自立自強的發展。

D22：那你要自立你的釣魚竿夠不夠好，不夠好的話是讓他陷入泥沼。是你釣魚竿夠不夠好的問題，必須先篩選。我不是要批評那些東西，可是做一下 m 張恒豪教授 rketing，到三峽老街去看一看有多少人在賣手工皂。一整排 100 塊還是沒人買，結果叫身心障礙者來學這個東西。我覺得要選好的釣竿，還不是一個過時的。

張恒豪教授：這真的是一個好問題啊，創意跟有市場的東西在哪裡。我完全可以理解你一直在既有的產品去思考身心障礙者就業不太容易有突破，因為成功率就低阿。所以當初才想用參與式預算希望激盪出新的東西。換個角度講，最後這兩個方案是投票出來的，是大家選出來覺得最有機會的，大家最想做的。

D22：沒有因為只有這幾項可以選。

D28：我比較懷疑這幾項是誰幫我們訂出來的，是我們身心障礙者去想出來書我們想定這些這些的嗎？還是有人幫我們選出來，就這些讓我們選。

張恒豪教授：當初有一個公開招募的過程，但是公開招募願意來投的也有限，公開招募沒有什麼限制、你只要填出你的做法。你不可能隨便填的 id22e 張恒豪教授不知道怎麼做嘛。所以你有一個基本的計畫書就會讓他們說，就有一個評選機制讓大家挑。

李盈萱專員：我想補充一個問題。因為這個計畫有好幾個階段，投票是比較中間的階段，投票之前

他發出一個訊息說，相關的廠商或是機構或是團體可以來提案，可是他提案的這個過程必須要跟在地的身心障礙者討論，那個討論就是在所謂的像仔口論壇，在地有辦了三場。你們有知道前面的這個資訊嗎？

D22：還是回到老問題，像我們就出不去。

張恒豪教授：所以我的問題是說您當初是有收到訊息但是因為沒辦法出門，所以沒參加？

D22：對。

D28：我是沒收到訊息。（在場也有一兩位說沒收到訊息）

李盈萱專員：所以你們收到投票的時候是方案已經出來了，所以你們沒有辦法參加到前面討論的部分？

D26：你剛剛說方案不是政府提出來的，是廠商提出來的。

李盈萱專員：就是有興趣的廠商去提案。

D26：如果我是廠商，我提出來我自己做就好了啊。

張恒豪教授：其實提的都是在地的團體。伊甸、三峽老街。不是廠商，是在地的團體，不一定是身心障礙團體，有有身心障礙團體。

D28：我們是沒有收到前面的訊息。

D21：也沒有收到。

D28：收到就是要投票，收到就那幾個，那幾個你就選一個看起來稍微還可行的。

張恒豪教授：因為她是身心障礙就業，所以我們要求所有計畫都要有身心障礙者參與，但是可能沒有做到邀請所有身心障礙者在第一階段就參與去發想新的提案，如果有機會真的可以試試看。如果沒有團體，個人突然有個 iD22e 張恒豪教授要提案不是這麼容易。

D28：我覺得是蒐集大家的意見，但是沒有收到訊息，也沒辦法提供自己的意見。當然投票是多數決，如果你把訊息發給各個殘障身障者，身障者去回答心中想要的問題，最終還是要做個統計，最後細分下來再來挑選，都已經是議事覺給大家來選擇的話，大家可能比較好選。現在重點是，我們不知道前面的事情。只知道我們就五條路給你走，你就選一條吧。可是前面我們想走哪一條路嗎？我們想走的路有被聽到嗎，沒有就五條路給你選而已。以後如果可以蒐集大家意見出來的話，再給大家圈選會比較有意義。

張恒豪教授：也許真的可以試試看，當初可能在那部分，做得不夠完整。當初還是針對團體發邀請要他們跟身心障礙者討論，並沒有在第一步就請所有身心障礙者提案。除了參與式預算之外，你們過去有參加過任何社團嗎？沒有的話為什麼？

D26：你是說聽障協會、智障協會那樣？

張恒豪教授：對。

D22：針對肢體障礙來講，我們還是走不出去啦。我個人一遇到下雨台灣的地磁磚越來越濕滑了。出不去。可不可以讓我們網路。

張恒豪教授：現在很多團體是網路在招募阿。

D22：有嗎？

D28：我是有參加行政院網路點子網路平台。我就投票過一個希望政府支持身心障礙者 55 歲可以提早退休。(三四個人說對對對)後來沒有阿，政府用一個職災失能的方式去，失能才可以 55 歲。我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原住民 55 歲就可以退休。他把我們身心障礙歸類到失能那邊去，他如果我們證明失能的話 55 歲就可以退休。

D22：失能的條件是非常嚴格的。

D28：我就覺得很奇怪，原住民 55 歲他沒失能就可以退休了。我小兒麻痺快 40 歲，站一個小時左右，身體就快不能負擔，想到 65 歲才可以退休，我沒辦法想像我 65 歲還可以站著。

D22：小兒麻痺到 50 歲後之還有一個小兒麻痺後遺症，所有肌肉會漸漸地沒有力氣更慘，為什麼我們比不上原住民新住民他們的條件都好優。(D25：對對)比如說我女兒唸書，你只要是原住民新住民每學期就有 2 萬 1 的補助，我們呢還要全家三代父母小孩的所得全部加一家有沒有超過才能獲得補助。還分輕中重。(D25：同意)可是大家對社會福利第一個想到的是你們這些拿拐杖坐輪椅的拿走了我們背負這樣的罪名。這樣的話在教育的課本裡面把我們排除沒關係，我們一毛不要領。弱勢團體定義出來沒工作的、原住民、新住民，我們不要。

張恒豪教授：我是研究社會運動的啦，

張恒豪教授：我是研究社會運動的啦，這一部分會討論一個問題說身心障礙者為什麼沒有這個政治影響力，走不出來不完全是個理由耶，還是可以出來啊。你也可以說新住民也走不出來啊。

D22：新住民走的出來啊，有腿就可以出來。

李盈萱專員：溝通還是差很多。

D26：我覺得這跟 228 有關係。

張恒豪教授：我們真的希望透過這個機會，促進身心障礙者的政治參與，不只是選舉或投票而已，其他層面的參與管道或機會。因為我們有看到大家講的問題，這麼多弱勢團體，身心障礙者的聲音是比較少被聽到的，但是我們一直要希望刺激大家去想只是走不出去而已嗎？也有人說在身心障礙裡面，使用輪椅的是聲音最強的，因為看得到、去抗爭坡道、那個是非常有廣告效果的。身心障礙的狀況真的非常的多，不是只有肢體障礙跟心智而已，還有聽障、視障還有不同的狀況。所以如果你看身心障礙者做為一個大的群體的時候只是其中的一點。我是希望透過這樣的團體來談說，除了走不出去之外，通常是投票這件事情啊。你可以在網路聚集朋友你可以在網路做各種宣稱。除了網路還是有一些參與的機會啊，那問題在哪裡。

D22：問題可不可以請社會局來啊，他是服務我們的，先從網路開始。每次打電話去他都說你要自己過來辦理。這個心態就很可議了。先從國家開始先有網路的設備可以透過網路來了解我們的需求，真正幫助到我們聽聽我們的心聲。

D28：我覺得最重要是沒有人替我們發聲，網路上有阿，我們都有在網路上發表我們的意見，可是政府不重視也沒有，只是越多的訊息丟在裡面沒人理你，石沉大海，我們也有參與供公共平台的討論，可是政府都沒有給我們想要的答案，只是把我們編到失能那邊去，失能跟殘障怎麼可以掛上等號呢。

D26：主要問題是公共事務上聲音太小。

D28：如果可以的話，現在選舉就有女性保障名額也有原住民保障名額，為什麼殘障就不能有保障名額，我們就是需要這種人來幫我們發聲，他才能知道我們心裡的感受。沒有人替我們發聲我們老百姓在下面喊得要命。政府應該也要幫我們成立一個保障的殘障的委員阿。

D22：我打電話立法院問過了，有殘障的立委。但是他就說你們沒有錢就是跟低收入戶依樣阿，失能了才能退休阿。這就是目前管轄身心障礙的這些立委。

D28：但是這些立委並不是身障者。最重要他不是身障者，根本沒辦法了解我們要什麼。山地原住民知道他們需要他們的家園他們的獵場，身障者呢沒有呢，因為立委都是一般正常人，他哪知道我們真正需要是什麼，沒辦法感同身受啦，並沒有說希望這個社會給我們很多。只是希望有人在國會議堂上幫我們講出來而已，並不一定要通過，因為每個人有很多的要求，不可能每個人都答應，至少有專門的人替我們發聲。立法院裡面有國防委員會社福委員會，可是裡面並沒有我們身心障礙者的代表。

李盈萱專員：我想補問一個問題是說，沒有身心障礙者的代表的意思是說，不是身心障礙者選出來的代表？

D28：對，假設我們立法委員，身心障礙者用另外投票的方式，讓我們從身心障礙者

D26：像保障名額。

D28：對，但是是全台灣的，比如說全台灣保障 2 個身心障礙者讓他進入社福部或社會委員會去。像我選的立委對我一點作用都沒有，因為不了解我們的現況也沒辦法替我們發聲。我覺得就是需要有人來帶頭。全台灣的身心障礙者用選票去選出這個立委。區域立委什麼對我們幫助都不大，因為都不了解我們心聲。政府有這個美意的話就提供一個或兩個名額是由身心障礙者保障名額，要不然我們選的立委都是很健康的，其實進入社福委員會，我們的意見還是沒辦法完整被提出來。

D22：這邊(問卷)第 17 點有提到一個新北市有一個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我們也不知道他在那裡他的電話。我是覺得不如從這裡開始，他進用的人就是殘障人士，還比說要我們去做一些小生意還來的好。

張恒豪教授：我們大計畫有一部分討論到這個喔，但是現在是說代表怎麼產生，好像不可能做一個身心障礙者的普選，目前用遴選的方式。我們不太覺得是一個OK的方式，因為遴選政府會找熟悉習慣的人。

D28：規定政黨的不分區立法委員裡面一定要有一個是身心障礙者，他不用我們選，不分區強制一定要有一個是身心障礙者來當立委。這也不常是一個方式。

張恒豪教授：其實這個不是不可能。我們在研議階段，也看過全世界沒有人這樣做，但不代表我們不能這樣做。就像台灣的原住民代表比例是高到全世界唯一。但是要怎麼做，這可能會有一些討論。我們是不是可以要求十席以上一定要有一個身心障礙者，因為之前有一個不成文的默契，就是兩個大政黨是會提至少一個身心障礙者，上一屆國民黨楊玉欣，這一屆民進黨王榮璋，這一屆國民黨就提到很後面，排到非常後面，對我來說，這個在政策上不可行是一大問題。但是這好像有比較多身心障礙者團體的支持，一大部分我們看到身心障礙者的團體參與率是低的，我們可以理解身心障礙者出門困難。或是其實生存就很難，我怎麼再組織團體加入團體，但是我們也看到不同的弱勢團體裡面，還是很多人克服、或是透過團體的方式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我想反過來說，到底組織起來身心障礙者，不管跨障別或單障別。除了明顯地出門困難外，到底問題在哪裡。其實我們有身障盟，身障盟有上百個會員團體。像視障團體他們就非常團結。

D22：可不可以有一個力量把各個私人的身障團體組合做一個統籌。

張恒豪教授：現在就有身障盟。

李盈萱專員：有阿，我們聯盟是蠻早期二、三十年前組起來，當時就是很多不同有聽障、視障、智能、相關的團體。因為很多團體大部分是在各地做比較零星這個區域的服務，或是他們是家長，但是政策面的部分他們比較不會去碰觸，所以才組了一個以前叫殘障聯盟，現在改名叫身心障礙聯盟。

D22：是私人的。能不能有一個團體統籌各地團體。

張恒豪教授：現在影響力最大就是身障盟。

李盈萱專員：算是蠻有影響力，畢竟是蠻老牌的團體，過往二三十年在比較高位階的像有一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還有一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是聯合國的，也是很多民間團體包含我們，強力說我們要把這樣子的法律比較高的位階，原住民也有原住民基本法，提高到法律比較高的位階的權益保障會比較高，但是他落實到各個階層、各個地方。他實際上的那個法規跟能夠落實的狀況可能落差很大，像您剛剛講很多身障補助的是以家戶作為基本的計算(D22：身心障礙)是身心障礙，這部分他要去改變會花更多的時間，但是有一些東西確實是有逐漸在改變。

D22：你可不可以幫我們提一下我們的福利為什麼遠低於新住民、原住民、低收入戶。是不是鼓勵我們都不要工作，就可以變低收入戶。

D25：低收入戶也不好辦耶

D28：里長簽名蓋章就可以。

D25：哪有那麼簡單...還要查三代。

張恒豪教授：中低收入比較簡單，低收比較難。

D28：我們那邊中低好像不用阿，身體都比我們還要健康。

D22：對阿，原住民他們身體都很健康，他們 55 歲就可以退休，我們還要作到 65 歲，

D28：我覺得如果要實施這種法。

D22：幫幫忙吧，幫我們發聲。

1：21：10 (D28, D22, D25 紛紛表示對原住民 55 歲可退休、身心障礙者卻要 65 歲才能退休之制度不滿)

D28：我記得這個平台(編註：指"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身心障礙者 55 歲退休之提案網址)，有表決兩次。

張恒豪教授：我們可以很快講，因為今天不是要討論這個議題啦，就是說，一是原住民提早退休這件事情，大部分的健康醫療社會福利學者，只要頭腦清楚的，都會說這個政策是有問題的，就是說，原住民的平均餘命是低於一般人沒有錯，但他不是所有原住民都低於一般人，所以有一個因為身分別卻沒有看他實際的狀況的問題，特別是都市原住民，我認識自己本身是原住民的醫療人類學者都說這個政策是錯的，他反而造成反向歧視。身心障礙者 55 歲退休的這件事情上面，國外有身心障礙有提前退休的制度，一樣他不可能所有身心障礙者都因為一個身心障礙身分可以提前退休，因為這個提案後來有作了一個身心障礙者平均餘命的調查，包括平均健康餘命，但是發現跨障別，其實差異非常的大。我記得聽障吧平均餘命高於一般人，所以在這個基礎上，因為身心障礙身分就讓所有人提前退休，是不符合基本的退休保障的原則的。

D22：那不符合可以把聽障先排除嗎？

張恒豪教授：所以國外做法都還是個別認定。現在問題是說個別認定的標準是什麼，是不是你說的失能標準，這就有疑義了。因為失能是一種全有全無的概念，你 either 能工作，或是完全不能工作。醫療社會學者會覺得說，也許這個有鬆動的空間，例如能不能針對失能去作一些合理調整，降低工

時，因為另一個問題是，這個政策一直建立在說提早退休不要工作是好的事情，現在所有的健康政策醫療政策都告訴你，有工作是好的。

D22：老師你先了解對殘障者的需求有工作不一定是好的，對你們來說有工作是好的，怎麼樣證明自己的能力，我告訴你我們要活下來已經很不容易了，還要去證明我們有工作能力。

張恒豪教授：我同意你一開始的講法，你不能逼所有身心障礙者去工作，這是沒有道理的，有一些身心障礙者要進入競爭性的就業市場就是非常困難，但是我不同意你第二點的說法，因為至少跨國的調查都告訴你能工作的人還是希望自己有工作，因為工作通常代表了尊嚴、代表社會關係、代表收入，比津貼好的收入。所以我一直講就是說，現在政策有沒有可能讓身心障礙者他的健康狀況、他的能力會因為年紀而提早老化的部份去降低他的工作時數，而不是簡單一刀畫出來說提早退休，身心障礙人權公約開始談合理調整，有一部分就是 cover 這一個，是不是可能除了工作空間的提整，不一定要跑去一個地方工作。我開始談工時的調整，所以這不是不可能的。我要講的是說，身心障礙團體不要一刀切，能工作不能工作，失能不失能，55 歲一定怎麼樣一定不怎樣，這不是一個合理細緻的社會政策。就像我談原住民 55 歲退休是不合理的。就這麼簡單。那學者講的很有限，政治有政治的問題，不是學理可以解決的。1：26：04

L：各位都有根據自己的生活有一些需求，也有一些想法。這邊有一些手工皂、手工咖啡的技術已經學到了，可是還有進一步的問題需要處理。這邊是從平常生活、交通各個部分，有題到網路是個比較好的做法，也有在網路平台上有一些覆議投票的動作，這邊也有一些不一樣的看法。剛剛有提到說，在政黨或是立委也提到說可以有一個身心障礙代表的立委，可能本身也是身心障礙者，但是我們知道說，個人的經驗，我有肢體障礙我同時也知道聽障的人在想什麼，所以總要有一個大家匯集意見的過程，就是要聽不同的意見嘛，我想知道的是說，例如身障盟他們有在匯集不同團體的意見，在座有些人不知道這個資訊，我想知道說，各位如果想要把自己的意見表達，現在的困難是什麼？剛剛聽到第一個是，還不知道有身障盟，現在知道有身障盟之後，大家會願意去表達你對於身心障礙福利政策的想法嗎？你覺得可以怎麼樣去表達，你覺得我們可以怎麼樣去匯集這個意見。剛剛聽到不一樣的意見，我也想聽聽看這邊(指：尚未發言過的參與者)幾位姐姐跟先生的想法是什麼。

D22：我是比較實際的人你們身障聯盟可不可以給你們的網址阿電話阿。Google 下去的話可能有一大堆。

李盈萱專員：這就回到老師剛剛說，我們今天．．．參與公共事務可能有很多不同困難，第一個可能行動跟交通，第二個可能有很多管道，但是你都不知道這些管道，所以你只是．．像我們上一場有人跟政府接觸過一兩次的經驗不好，他就算了，但是其實可能還有多不同的管道你可以去嘗試其他管道可能是暢通的。像我們今天問卷裡面寫的新北市身權小組他是有一個接受申訴的功能，但是看來很多人都不知道有這樣個管道存在，或是新北市在地的部分也有很多的團體可以直接去跟政府的單位做一些反映，如果他不涉及修法、而只是在落實上做得不好，地方的政府就可以來處理。那我們今天想要了解除了這些有一些交通物理空間上實際的困難，有一些是資訊沒有傳達到的困難，我們希望更加了解還有什麼實際的困難。我們蒐集意見後做出我們的報告，就可以給政府一些更具體的建議說，在什麼部份我們可以有更多的改善，讓身心障礙者的意見能夠更傳達到能傳達到的地方。匯集意見老實說是一個不容易的過程，剛剛王先生講到說身心障礙者55歲退休的部分，有人覺得這是一個保障，有些人說他其實能力都很好，但是很擔心說年紀一到就會被雇主說你要退休。

D28：我老實說我也不想要55歲退休，政府把我們定成失能這個我們比較有意見。我覺得我還有能力我要繼續工作。只是說55歲時政府要給我們一個公平的評斷的機制、現在證不、他就把我們畫成兩刀失能，可以工作或不工作，我比較疑慮是這個。像剛剛先生說的，我可能體能不行可以縮短工時。我不是說55歲政府一定要讓我退休，我退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如果有工作我的社會我的交際都是需要，只是體能可能不像年輕時8個小時或是12個小時。像剛剛先生說的用不同的方式讓我們適應我們生活的方式在社會上一樣繼續工作。

李盈萱專員：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打斷一下。因為我們已經進行了一個多小時，有一位夥伴比較晚才加入。

D24 母親(講台語)：因為他喔(指D24)什麼都不會，洗澡做什麼，吃飯就是流鼻水。我帶他去耳鼻喉科看，都是我要。

李盈萱專員：這樣，那周媽媽您之前有參加新北市辦的這個活動的投票，是她自己投的嗎？

D24 母親：是我來用的。

李盈萱專員：阿你是怎麼收到這個訊息？是寄到你家裏？

D24 母親：她什麼都不會，每樣都要我，洗澡什麼．．吃飯要我餵．．．

李盈萱專員：那您當初怎麼收到那個訊息要投票？怎麼決定要投票？

D24 母親：我想加減參加，要不然．．也沒法度。來這也是要我帶。她讀到國中畢業，但是都聽不見去。

李盈萱專員：你投票之後對你們有什麼幫忙否？

D24 母親：沒。我覺得我帶她真的是很辛苦啦。現在32歲了耶。

D22：阿你有申請身障照顧者嗎？

D24 母親：沒，補貼都補貼一點意思而已。補貼那個沒有幫助。

D22：也沒有申請照顧的？

D24 母親：照顧的不喜歡，她爸爸也不要阿，有一次我在醫院腳骨折受傷，請一個人來洗澡，還要補60幾塊。她爸爸不要，我那時在加護病房，我還要顧她顧我頭家，一天要弄10幾顆藥。(說明照顧D24的細節)

李盈萱專員：阿周媽媽你這麼辛苦有沒有跟誰跟政府說你的困難？

D24 母親：阿講也沒效阿？

李盈萱專員：有說過嗎？

D24 母親：沒有。講也沒有。覺得要幫她申請什麼，可以補助什麼，又要查到你的兒子。

D22：你如果有厝就不行了。

D24 母親：什麼都不行我就算了。

D22：對阿就這樣啊。

(D24 母親跟 D22、D25 討論家人不願意分擔照顧責任、政府都以家庭收入決定是否給予補貼)

(張恆豪教授，李盈萱專員、L 疑惑民眾理解的制度跟實際制度上有落差)

張恆豪教授：我的理解是，長照跟這些補助跟家戶所得脫鉤。

D22：我們現在去申請殘障的補助．．

張恆豪教授：我們，因為我弟弟是極重度身心障礙者，我們家是申請的到。一拿到國民年金，因為他無法工作。

D22：他住哪裡？

張恆豪教授：住機構。周末帶回家。但可以得到機構補助費阿。所以我們這兩個加起來幾基本上可以 D21 o v D23 r 他的機構，他是跟家庭收入所得脫鉤的。像我們家的狀況，我不能跟他同戶，因為我有收入。但是我媽有房子沒有問題啊，她（媽媽）跟他（弟弟）同一戶阿。所以有一部分已經脫鉤了。我想我們今天沒辦法討論這一些，我可以了解大家的痛苦，因為過去的確是合在一起的，的確所有的補助都跟家庭收入綁再一起。但是現在．．．

（D24 母親、D22 表示對政府查家庭收入之不滿、闡述自己家庭情況、以及身為照顧者的辛苦）

張恆豪教授：我們了解現在的政策要申請補助很麻煩，．．．今天是要討論說，大家碰到這樣的問題時，有沒有找朋友、找團體幫忙？

L：你有找里長幫忙嗎？

D24 母親：里長？無效。我沒有去找過，因為大家社會都沒辦法，我們要怎麼講。．．．

張恆豪教授：今天時間差不多了，我們還是要回到原本的問題。一方面政府的資訊其實很不透明，連這個參與式預算一開始給的資訊好像都沒有預想到這麼高。回到大家日常生活的經驗，除了政府的經驗，有團體組織的資訊跟經驗嗎？團結力量大嘛，那為什麼身障團體沒辦法團結起來，或是說你們遇到問題的時候不會找一樣的身障朋友一起想辦法做點事情？

李盈萱專員：你（指 D29）有什麼想法？看起來好像有想說？

D29：就聽聽看。

李盈萱專員：那你剛剛聽了這麼多，有什麼想法？

D29：不錯啊。

D24 母親：勞退，90年開始跟我的勞保我繳最低，剛退下來，國民年金也不能繳、老人年金都沒有。都沒有了，一個月3000多都沒有。很氣耶。

L：碰到這種情形，你有想說要跟誰爭取？

D24 母親：我不知跟誰爭取。我們60幾歲了。

L：我們看看其他人有什麼經驗，這邊姐姐可以講一下如果碰到、申請障礙補助時有碰過什麼問題嗎？（D24 母親的抱怨聲音很大，其他人說話聽不清楚）

D25：．．．所以我就沒有辦。．．．擔心申請勞退的話，殘障津貼就沒有。

張恆豪教授：你有去找懂的人嗎？

D25：沒有，我後來就沒有辦。想說改月退，就不用擔心錢花掉了怎麼辦。

D21：我想勞退，勞保退休跟勞退又不一樣。因為現在有新舊制的關係，現在可能是要到65歲，之前是到60歲就可以退休。有一次領跟年金制，現在都想要年金制。我還沒有到推休年齡。剛剛有講身障者可能餘命的關係或是身體的關係，希望可以提前到55歲，我覺得值得省思，可以也應該力馬因為身體到了55歲，身體機能各方面可能都會退化。可能在職場上不是他不做，能做他一定做。而且我們肢障的人，其實不希望受同情，也希望用我們能力去換錢報酬。有時候真的礙於身體的不舒服，所以能夠到55歲，如果可以繼續工作就繼續工作，沒有人可以強迫你退休。如果到55歲真的沒有辦法需要在家裡休息的時候，是不是法律上有這個規範讓我們可以55歲就退休。有時候不是努力工作就真的對自己有帮助，有時候對自己身體會更．．．

L：我問一下您跟這位先生都有一樣想法，你們有想過說這樣的想法要怎麼讓現在政治人物知道或是讓一些政府官員知道。

D24 母親：你們去幫我們爭取說國民年金．．．

L：這位媽媽你等一下，她（D21）還沒說完。

D21：剛剛有提到身障立委或保障名額這個部分，還不錯，因為他比較知道肢障也有分輕中重度的部分。我相信他會比較感同身受，一般人沒辦法感同身受。

L：還有其他的可能嗎，除了要推一位代表之外。

D21：就是可以發聲，如果立委、可以立法的話。我覺得是一個福音，不見得我們強迫55歲一定要退，而是55歲的時候可以是我的狀況。像我也超過55歲了。我也知道他們的訴求跟心聲，的確是有一個這樣的問題。正面來想，有人認為肢障者能力不會輸給一般人，有的甚至更傑出。如果能工作獲得高報酬當然更好，但是一旦因為身體的狀況沒有辦法繼續的時候，是不是這部分可以有的人選擇55歲退，不代表他不工作。

李盈萱專員：不好意思我想再追問一個問題，您剛有說您對這個制度的一些看法。您在之前有分享您的看法跟比如說其他的社團？

D21：沒有。

李盈萱專員：那會跟朋友家人討論嗎？

D21：其實也沒有。是剛剛這樣講我覺得是有道理的。因為以前一直沒提，因為社會大眾就是這樣，那我們跟大家也要一樣。沒關係我們就跟大家一樣。我們生活都是碰到問題自己解決。所以也沒有尋求協助。只是透過這樣有一些朋友這樣的心聲，我覺得是有道理的。

L、李盈萱專員：您（D26）剛剛是否要講？

D26：我在想申請補助，大家都要懂得法規。像我也是跟家人戶籍分開，避免收入的問題。

D22：我跟媽媽也是收入分開。

D26：對，所以全部都要懂。

D22：我懂了，就是不能申請。

D26：身障聯盟的部分，你們能不能增加曝光，社群媒體或是新聞媒體的曝光度。有些基金會大家不知道，媒體曝光大家都知道了。

李盈萱專員：有，我們三不五時會開記者會．．．．就您所知的團體您會去參加嗎？可能我們的曝光度還不夠高所以大家不知道我們。

D26：其他團體有阿，像伊甸、小額捐款，我會這個團體我知道他不是詐騙的。重點就是知名度的問題，知名度大的話就不會去懷疑他。

李盈萱專員：那你以前碰到跟身障者有關的議題的話，你會跟哪些社團，身障團體討論嗎？

D26：身障團體的話沒有。

李盈萱專員：那政府單位或網路媒體呢？

D26：因為我小時候到長大都是在正常環境，從小學開始都配在正常的班。我沒有去上那種位身障者設立的特別的班級，資源都是學校給了。管道溝通的話比較少，因為我們上課（跟特殊班級）是分開的，我是在正常教室上課，只有在偶爾一些特教老師，會交流一下。因為我算是比較獨立自主的。其他的話就是家訪。都是家長跟師長在聯絡。

都是家長跟師長在聯絡。

D22：因為身障團體很多個，而且都是私人的，政府可不可以，像你講的新北市有一個身心障礙者權利推動小組，這個我們找的到嗎？

李盈萱專員：有他在新北市政府網站上找的到。

D22：除了網站上找的到，他可不可以社會局發給我們這個資訊，給我們網址或電話，因為有些障別

的人也沒有辦法上網路。讓我們的心聲可以統一，讓各個小團體讓跟這個工有的組織去反應，這才是一個整合的方法。

李盈萱專員：我們會給社會局建議，這是一個蠻好的建議。

張恆豪教授：有一部分是說個別對政府的建議當然非常重要，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調查看到可及性的問題，你的資訊跟溝通管道有沒有暢通。這部分在結案報告我們一定會寫沒有問題。但是第二個層面的問題還是說除了個別面對政府或是身權小組以外，每個個人的問題的集合跟溝通、共識集合是重要的，可是我們會看到台北市團體相對的多，所以他有比較多的互動集結、或是透過集體的力量跟政府互動，要求政策改革的機會。但是這個計畫為什麼選三峽，或是我們選在這裡辦，我們看到的就是說，非都會區像新北市的團體數量跟力量相對低很多。還是回到我們剛剛一直在重複的問題，對住在三峽的你們而言，找到一樣的夥伴或是團體，得到資源的困難在哪裡。我們講團結力量大嘛，那為什麼你們不團結呢？一個人去講通常沒有用。

李盈萱專員：他會說這是個案，很特殊。但是如果很多人都去講，他就會知道很多身障者都碰到這個問題，就會比較重視。

D28：應該是說我們不知道去哪邊找這些人出來。

D22：我們不知道有哪些管道。今天會來就是想知道有哪些管道比較大一點的。

張恆豪教授：有機會怎麼不想說自己組一個團體？太難？

D22：我覺得我們真的身心，我們會叫身心障礙就是我們的耐操能力沒有那麼強。

D28：想要組可是，在座今天都第一次碰面，我們雖然都住三峽，但是我們都不認識誰要怎麼去組人。你要有個發起，也要知道三峽這個地區有哪些人。我可以把訊息寄給那些人，可能只有三峽區的社會局才知道這區裡面有多少人領有身心障礙。

張恆豪教授：這是問題。

D28：不然我們都住三峽今天第一次碰面。如果沒碰面今天誰也不知誰是身心障礙者。不知道誰可以去溝通這些訊息。

李盈萱專員：所以你一般生活圈或生活的場合不太會碰到其他身心障礙者？

D28：我工作生活圈只有我一個身心障礙者。

D26：我看新聞看到一些身心障礙議題，可是我要跟人討論的時候，身邊都是正常人，也沒有身心障

礙者的交流圈，可以討論這種議題。

李盈萱專員：網路上也不會去設一個群組？

D28：網路上我是有參加一個小兒麻痺症候群的一個論壇，有的人會談到一些福利阿或怎麼樣。但是那個論壇社員是分布在全台灣的。像你說要組一個的話，你如果沒有辦法聚集在一起分布在全台灣的話。有些人行動不方便，全台灣要把社員聚集在一起也是很困難。除非你從一個點慢慢擴大。我們在生活圈中要碰到身心障礙者是會有但是機會非常少。另外除非就是社福機構，像比如說伊甸或是其他社福機構，才會有一般身心障礙者聚集在一起，要不然我們一般工作場合上要碰到很少。我覺得連我讀書的時候，也是跟常人一起上下課，我也是一個人。

李盈萱專員：如果這種公開的身心障礙一起聚會討論的場合活動訊息，如果你們知道的話，會想要去參加嗎？

D28, D22：會阿。

李盈萱專員：但是你們以前沒有收過這樣的訊息？

D28：沒有。

D25：伊甸基金會都有在辦。

D28：但是伊甸基金會可能是我們要上去看伊甸基金會有什麼訊息出來。

D25：他們沒有寄給你？我們都有收到。

D28：可能都是要去登入或是怎樣。

D22：他的活動都要跑到永和去。

D25：不用，他都有寄給我。

D28：可能是你有資料在哪邊。因為我們是都沒參加過，所以就沒辦法聯絡到我們。

D24 母親：看能不能透過你們，國民年金要繳不能繳，讓我們也可以繳。看訊息讓百姓繳一繳。

張恆豪教授：拍謝，我們就是沒法度。

D24 母親：我就是想說你們比較有法度。我是41年次。

李盈萱專員：你就打電話跟立委說阿。

D24 母親：我就不會打。

D25：你去問公所看看，有什麼可以補助萬把塊。

D24 母親：可以嗎？

D25：有很多補助，我們不知道的，要去問公所。

D24 母親：還要寫什麼單，我不會寫。

D22：我問過了，你直系親屬有房子的話．．

張恆豪教授：津貼的限制很嚴，但是長照的某些服務是脫鉤的。長照的服務、要付費的，不付費他還是會去調查一些，只有低收入戶才有辦法完全不付費。但是你要不要長照服務就是一個個人的決定或是你有沒有需求。我一直試著講，申請很麻煩我非常同意感同身受，因為我們覺得身心障礙的各項鑑定真的是太複雜了，所以常常跑好幾次醫院又針對不同的部門，這部分我們有努力向上反映，雖然我們學者沒有什麼用。我一直試著講就是說不是所有現行福利制度都一定要祖宗三代的資產調查，有一部分是不用的。可能真的有需要真的去問公所去問個管員，他可能可以給你一些比較實際的建議。(台語)你(指 D24 母親)頭家如果不要用，你要反映你凍不條你要用。喘息服務你休息半天一天，有人替你帶她你就卡爽快。像我弟弟沒辦法走路需要人抱，我媽媽 7 8，我抱一天，半天就請長照機構的人來，因為我沒辦法整個禮拜去。

D24 母親：阿你還要花錢。

張恆豪教授：他(弟弟)每個禮拜回來，我們要花錢。我們花 6 0 塊很便宜，政府補助我們部分負擔，我們覺得可以啊。你如果一小時 2 0 0 塊，一次來 4 小時，1 0 0 0 塊我們也受不了。但是 6 0 塊半天可以，我就不用每個禮拜兩個禮拜回去替我媽媽帶我弟弟。我的意思說不是都沒有，我沒辦法拿現金的補助，不可能。身心障礙津貼國民津貼都有，我弟弟的那一部分。你要去問，請公所的社工，替你看，看你有什麼需求，有時候要去溝通啦，你如果帶她很累，需要有人幫忙，不要怕人去家裡幫忙，你頭家要跟他講，沒辦法這樣一是人帶她。你要慢慢開始有人替你看替她洗澡、替你用。因為我也是帶到整個人受傷腰痛，運動復健，用到沒辦法，我沒辦法每禮拜去帶我弟弟洗澡，他 3 8 歲要抱，不是自己可以走。很容易受傷。所以我們輔具可以申請都去申請，有的有部分補助有的沒有。我都知道，但是你要去試。有一些制度在改有比以前好，有一些還是很不好用，所以你要開始從不好用的跟不同的單位講，看能不能修得比較好。

D28：有些訊息我們會用電腦 OK，但是像是阿姨(指 D24 母親)是不是社會局有沒有，如果能寄一些訊息資料給她，讓她知道可以辦理申請。

張恆豪教授：對數位落差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我們花很多時間覺得說，好的區公所好的個管員可以部份解決這個問題。

李盈萱專員：周媽媽你待會兒就問這邊幾位比較熟的，他們比較知道怎麼跟公所討論。

D28：公所那邊就是你申請一項就跟你講一項，不會跟你說其他項。像這個阿姨的話，公所就一個專門人員跟她說她有哪些福利可以申請給她辦。如果有一次的跟她說有哪些權利可以辦。她也不用跑很多趟。

D22：那就是諮詢了。

張恆豪教授：其實有時候找伊甸問問看，有些NGO的社工員比較有經驗。

L：那個姊姊你可以給阿姨伊甸電話。

D25：伊甸電話上網去找就知道了。

李盈萱專員，張恆豪教授：人家不會上網阿。

L：你如果有認識伊甸的人介紹給她認識。

張恆豪教授：時間已經超過了，變成很多在討論政策，拉回來我們知道台灣的身心障礙政策很不好用很不方便。但是我們有這個機會想聽聽大家的經驗，當政策不好用的時候，我們會透過那些管道那些方式去處理這個問題。或是參加一些相關的活動或組織的組織的時候，你們面對什麼樣的困難。剛剛王小姐說出門就很困難，我們希望資訊管道多元，透過網路可以解決很多人的問題。但是除了這個我們也看到其他的問題，除了出門不容易，碰到相似處境的身心障礙者不容易以外，大家還有什麼東西想要跟大家分享？最後一點時間。我先抱歉說我們能做的非常有限，只是在試著處理身心障礙者參加公共事務時公民參與這一塊，我們沒有能力影響國家政策的，當然有些場合可以講，但是其實我們聲音是有限的。身障盟可能比較有聲音。

D28：身障盟可能曝光度沒很高。

D22：可不可以請你們跟社會局講說如果我們去辦什麼，可不可以把你們的網址什麼的這樣的機構告訴我們，我們也才能夠去加入。我們不可能在路上，像有人也看不出來是身心障礙者，像我就看不出來，我不可能說你是不是（身心障礙者），不可能。讓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管道，像社會局常要去辦東西，她可以主動告訴我們或家屬。

李盈萱專員：我覺得應該把新北市的一些諮詢給你們。因為你們跟我們說，我們也是跟新北市政府

反映。電話也是轉到那邊去，他們可以馬上處理就可以馬上處理。

張恆豪教授：其實團結力量大，所以 CRPD 國家報告裡面，很多國家看到身心障礙者參與的困難，她的做法是補助身心障礙者去成立團體，所以這是我們也可以做到的地方，可不可以坐道我們不敢講。

D22：所以我說能不能有一個公眾的聯盟，是國家出費用，裡面的人是身心障礙者，我們也可以參與，我們要活動起來也比較實際一點。

張恆豪教授：還有其他建議嗎？

L：還是你聽完有什麼想法嗎？

D27：沒有那個經驗。

張恆豪教授：今天就到這裡．．．

D28：謝謝你給我們發聲。

張恆豪教授：不敢。我們真的很希望大家出來，因為我們能做的只是蒐集資訊整理出來做成報告，向上提出不同的意見，希望能有實質的改善。